

重刊海宇奇記

墨珠樓主人著



還珠樓主著

雲海爭奇記

第一集

正氣書局印行

前 提



煙水蒼茫雙槳凌波人似玉

風塵奔蕩扁舟剪燭夜如年

佳麗關心亭中卜卦

鴿原在念湖上廻航

駭浪挽危舟江女酬恩施絕技

粗心驚失錯蘇翁臨難託遺孤

聞變哭良朋山館傷心風定後

踐言携淑女馬蹄亂踏月明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4 8701B

## 武俠名著 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著

僕自客歲，以病家居，杜門却掃，經卷藥爐，自安禪悅，匪惟無心世事，卽筆墨生涯，亦擬拋棄，顧以新北京天風兩報主者，均爲多年朋友，拙著蜀山青城兩小說，同未完卷，欲罷不能，延至今邇，僕旣病且懶，初意此二報而外，不復肆爲筆孽，再有寫作矣，上月實報主人，以某君之介。囑撰小說，以拚欄尾，辭不獲允，迄未報命，頃又一再敦迫，詞意慇懃，若欲必待，勉草斯篇，用圖塞責，竊思武俠小說，久成濫觴，僕更槍荒，何當俊賞，明知巴里之言，難爲實報增重，第幼隨宦轍，性適嬉遊，長更旅食四方，頻年流轉，足跡所經，實半國內，茲者志事弗應，意復慵散，未了中年，幾類枯僧，獨於山水癖嗜，結習難忘，登臨莫遂，猶存遐想，每當風雨晦明，烟晨月夕，輒復坐溫舊夢，神往竟日，以是道里山川，時榮胸臆，每藉小說，寄其幽情，雖筆致庸凡，學殖未逮，不足以狀邱壑林泉烟雲變態之奇，然景因實踐，記類寫真，篇中道里山川之所由涉，風土人情之所由履，以及草木鳥獸蟲魚之微，多半聞見身經，非盡響壁虛構也，行李孔艱，蜡屐何從，以供同嗜，其視此爲臥遊之資乎，江南爲吾國文物富庶之邦，而兩浙山水之秀麗，又復由於東南諸省，江山毓秀，人才輩出，巖壑幽樓，儘多奇士，惟以此輩英男俠女，大都

遯跡林泉，遊神物外，襟懷淡泊，性慕沖虛，卽有任俠尚義之行，亦多是我行我素，不喜世知，鄉里老儒，標榜性理之學，偶涉奇蹟，便認爲怪力亂神之言，子所不語，誌怪談鬼之人，大都坎壈終身，我何人斯，敢犯時忌，偶有聞見，往往掩耳疾走，若將挽焉，匪惟不敢言，且亦不敢聞，筆之於書，更無論矣，其身受者，又多無告窮黎，寡識編氓，以故敢言者不能傳，能傳者不敢言，豪情勝事，祇在民間，終不達於士大夫之耳目，文人筆記，間有載列，亦以忌避孔多，語焉弗盡，冠帶之人，尙且謂其非情，譬之寓言，甚或目爲邪說，多所詬病，歲年淹沒，於是乎其傳者寡矣，作者漫遊四方，喜聞異事，登臨之頃，每就山僧野道，村老逸民，促坐清談，詢以所知，而於遊俠蹟事，尤多嚮往，廿年塵跡，聞見殊多，本篇所紀，白嶽十四俠士，卽昔年江南之舊聞也，本書結局，雖在黃山，而諸俠事蹟，都散在江浙一帶，這裏先從浙江省金華府永康縣，一個姓虞的開始寫起，金華府舊轄八縣，如東陽永康等縣，多有縣治，而無城垣，這姓虞的，家住在離縣街二十餘里的河上村內，附近有三個大鎮，一名西市口，一名百集，一名下大路，當地爲前明顯宦應氏宗族聚居之所，子裔繁昌，族人甚多，村民姓應的，差不多要佔十之七八，所以當地人，都叫他作十里應，姓虞的却是前三代，才從鎮海遷來，地介西市口百集二者之間，祇有五六家同族，不過虞家。也是江東望眷，詩書世裔，每家督屬人口，都不在少，虞家田產又多，加上附

居的幾十家傭僕佃戶，無形中也自成了一個村落，本書所紀，乃是虞家第二房子孫，家主名叫虞舜民，年已半百過去，世以耕讀傳家，同胞老弟兄四個，老大堯民，老三聖民，都在外省做官，老四德民，是個小京官，嘉慶初年，病故京寓，祇他一人，性情淡泊，樂善好施，兩試春官不第，便即無意進取，祇在故鄉納福，力田課織，好行善事，鄉里都稱他作二善人，他又長於經紀，善於享受，治理得家中田業，日益富厚，起居飲食，雖不專做排場，窮極奢侈，却也實際講求，務極適美，虞氏弟兄分家過度，並非出於自動，乃是上輩祖人，明白事體，長於慮遠，知道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子孫的賢愚不肖，難為預料，天下沒有長聚不散之局，便是張公百忍，同居也僅九世，況世上能有幾個張公，子胤一繁，爭端易起，與其徒慕數代同居的虛名，啓子孫閱牆之漸，反不如及身之存，早為平停分配，並以讀不廢耕，耕不廢讀，著為傳家典則，雖不必親事躬耕，至少占晴課雨，歲時收成，必使聞知，違者即是不孝，勿使或背，如此既免異日戈操同室，箕豆相煎，而子孫分家以後，自立門戶，各不相賴，互有觀摩，即或不肖，多少也保得一點田業在手，決不致完全蕩敗，盡棄耕讀，同倫餓殍，遂廢蒸嘗，所以三世分家，友於相親，始終弗替，連妯娌姊妹之間，都無間言，對人又極厚道，真是一人雍和，全村上下，都是祥淑之氣，人生最難得是境遇舒適，受人尊敬，家族和美，不生閑氣，舜民處到這樣的環境，又是個會享福知足

的人，還有什麼不稱心的，誰知天公慣使人添上缺陷，大三四三房，都是人多丁旺，惟獨舜民，年逾四旬，子女猶虛，他又篤於琴瑟之好，不肯納妾，雖然兄弟子姪輩中，頗多賢者，不難擇一過繼，畢竟錢要自有，子要親生，舜民祇管達觀，終覺有些美中不足，虞妻人本賢淑，因見係大家資，這般極好境遇，自己四旬開外，將近七七陰絕之年，尚無生育，丈夫又堅持一夫一妻的成見，不肯納妾，心中難過已極，婦人家見識，急得無法，便瞞了舜民，求神許願，又知舜民夫妻情長，多半由於青年時生得貌美，種下愛根的原故，屢次所說的十九中人之姿，所以不能當意，要是真能物色到一個佳麗，再和他日夕求勸苦磨，也許能夠心意轉，改了成見，論起丈夫年紀雖然大些，但他生活優裕，看去不過三十五六年紀，就給找個二八佳人，也不致便有老夫少妻之誚，使所納之女，受了委屈，於是暗中派人，到處物色佳麗，又向當地最著靈跡的胡公祠，許下求子心願，主意雖好，做起來却非容易。第一樣永康是一個四境多山的小縣，不似杭嘉湖一帶，文物富庶之區，水麗山清，慣產佳人，全縣祇有限十來家紳宦巨室，人物語言，都較質野，因地貧瘠，村姑少女，經歲耕作，習於勞苦，多是手脚粗大，身子健壯，貌在中人以下，即便有那生得清麗一點的，面皮先晒成了紫黃顏色，有什麼好看，這類女子，嫁作農婦，全都是勤儉持家的上選，如以金屋藏之，未免和那嬌字，相差懸遠，同為越女，要打算在此中，尋出一個苧蘿村

頭，淙紗溪畔的人物，真是萬難其選，虞妻又是大家的眷屬，祇可命近身僕媼代辦，不能遠出物色，因他爲人厚道，本着千金市骨之意，是以少女來相看的，不問醜惡，總是多給相封，於是來者日衆，常致應接不暇，白忙了兩年，終未物色到一個中意的女子，虞妻依然志念堅誠，終不灰心，誓欲必得，鄉里皆知此事，不由傳到舜民耳裏，一問便推說是買一近身使喚丫頭，並非爲丈夫買妾，舜民先是不悅，後見問過兩次，都是潛然欲淚，心中老大不忍，再經虞妻幾次三番用言婉勸，漸漸心活，暗忖大家都是四旬外人，自己何嘗不盼兒子，怎能怪他，看這情景已是不容堅拒，莫就勢答應，也省得他日爲此事酸心勞神，便答道，我並非不想生子，祇爲事有定命，命該絕嗣，終是無有，常見許多大人家，因無子息，納上三四房側室，結果不能如願，精神身體，到吃了大虧，這還是個好的，甚或本來好好家庭，鬧得終年爭吵，百事不舉，身前身後，鬧下無窮笑話，兒子仍沒養下一個，你我恩愛夫妻，何苦好好日子不過，自找苦吃，我知你性情忠厚，情切子息，必然諸事優容，遇見性情溫和的，還可將就，要接一個性惡的人到家，使你暗地生氣，又不明說，我怎對得你過，所以這事你說了多年，都未答應，現既一定要我納妾，照你在此地辦，是不行的，待我明春，往杭州走一次，那裏有不少老親老友，也不必怎樣費事，祇揀那乾淨點的大家丫頭，或買或要，帶回一個，我雖生有潔癖，不喜醜人，此舉全爲子息，與納妾享



樂不同，祇要懂得規矩，性情溫良，人有宜男之相，再乾淨一些，便足中選，並不要那絕色女子，一去卽能尋到，就便還可看望他們，你該不要着急了吧，虞妻見丈夫居然聽勸，好不容易，心雖喜歡，總怕明春之行，是寬慰自己，敷衍搪塞。到時又復變卦，立即催促速行，說時方九秋，明春還須好幾個月，不如就走，帶着新人回家，吃團圓年夜飯，明年下半年，也許就有兒子了，多年老夫妻，何苦使我又眼巴巴的多盼上幾月，舜民知愛妻欲早了心願，笑答道，你怎如此心急，西湖數年未去，明春前往，正好借此載酒湖山，遊散遊散，今已寒秋，轉眼冬天，到了又趕回家，豈不虛此一行麼，虞妻得了口，那肯放鬆，不但卽日要走，並說自己許有靈隱寺的燒香心願，還要相隨同去，連勸了兩次，舜民知他不甚放心，不欲過拂其意，反正不納妾，決難交代，祇得答應，將家事交給兩個近人，夫妻二人，帶了一僕一婢，一同起身，前往杭州進發，比時當地到杭州，本應取道望馬頭港，經過全川，葛府，下時，東陽，七里寺，婺港頭，蘇溪，八里橋，紅廟，牌頭，諸暨，臨浦，西興等地，再由西興，渡過錢塘江，方能到達，全程有好幾百里，山重水複，路頗難走，單是由永康到諸暨這前半段，論路程不過二百五六十里，沿途舟輿，就要換上好幾次，舜民恐怕女眷同行，道途勞頓，決計繞遠，改走桐廬水路，取道金華府，由蘭溪泛舟，過桐廬富春，直下錢塘，就便遊玩嚴灘，觀賞桐君山色，由永康到金華，祇有百餘里路，舜

民夫妻僕媼，都乘着竹轎，想當日趕到，特雇用了兩班轎夫，這條道路，又甚平整，僅經過兩處山麓，轎夫全是土著，知道虞二老爺，是鄉里有名的善人，帶着女眷，不願投宿旅店，貪得賞錢，一個個抖擻精神，腳底加勁，抬着人和行李，往前飛跑，由破曉前起身，路上祇吃了一頓午飯，打了兩次小尖，時光不過申酉之交，便趕到了金華江邊，府城就在對岸，略爲歇息，便由江邊木船，載着人轎行李，渡過江去，這時斜陽西墜，雲淨當空，江中波濤浩瀚，趁着天際一輪紅日，餘輝幻彩，燦若錦霞，紅光反射，倒影入水，若有萬千道金蛇，騰翻跳擲於銀濤碧浪之間，越顯得江容壯闊，晚景奇麗，舜民坐在船上，迎着江風，破浪前行，見江景如此好法，不覺心神大爽，高興非常，愈認此番水行之爲得計，正和乃妻談說，船已抵岸，當地虞家戚友頗多，舜民事前沒有通知，因明日動身，還要渡江，上岸以後，隨意投了一家姓劉的親戚，劉家也是當地紳富，城外別業，就在江邊不遠，明日啓行甚便，舜民轎子未到，早有家人趕向前面通報，主人劉子炎，恰好正在城外別業收糧，聞舜民夫妻赴杭，便道經此，自己每年往永康方岩進香，都宿在他的家內，備承禮待，又是中表之親，多年在家鄉納福，難得路過，慌不迭率了老妻，和長子劉安仁，次子劉安信，接將出來，迎向裏面，雙方見禮落坐，子炎要代開發轎錢，舜民知他爲人算小，婉言推謝，說雇用未完，明日還要過江，往蘭溪去，祇給他們準備食宿好了，子炎

先說每年我去永康，老表弟總是來接去送，連上山轎錢，都一齊開發，今日什風吹來，就不容我盡點心麼，嗣見舜民堅辭，又說我每去永康，見那裏轎錢要貴得多，難得到此，總要多聚兩日，這裏轎子，又便宜，又穩快，用不着兩班人，莫如還是開發了他們，等走時在本地雇好，舜民力說都是鄉人，雇用已定，不便中道遣回，況且這般粗人，多講信義，沒我的話，你就給他加倍的錢遣走，他也不收不肯，內人杭州心願，急於早了，盛意心領，不妨歸途再聚，明早必行，子炎方無話說，舜民夫妻，坐了一日轎，未免飢疲交加，頗思早食早寢，偏生劉家省儉，事前不知客來，通沒準備，又不好意思草率待承，一切均要現往城中購辦，還算相隔城市不遠，挨到亥初，才行齊備，客固餓極，主人也是內心不安，忙得滿頭大汗，好容易擺上接風酒，來請入坐，仗着金華府，是個大邑，又有金腿等名產，席還豐腴，席罷，舜民夫妻，人已倦極，略坐片時，便即告寢，暗忖這般投親，雙方受罪，轉不如借宿旅店，還方便些，又省擾人，次早起身，子炎父子，直送過江去，別時又說起金華北山雙龍洞之勝，回時務請多住兩日，同往遊觀，另外又送了些路菜，和兩條煮熟去骨的上好茶腿，才行別去，舜民見他兩個兒子，安仁相貌猥瑣，人極庸愚，年已三十，祇買了一名秀才，來壯門面，雖然不濟，還無什麼大不好處，次子安信，生相既是凶惡，性情又復暴厲，仗恃身列武庠，家有資財，專一成羣結黨，持槍掄棒，打街罵巷，欺壓

善良，乃母是個側室，待寵護短，子炎年老，祇知吝嗇聚斂，不能約束，早晚必要闖出禍來，不料姑父母爲人一生忠厚，竟會有這樣兒孫。真可慨惜，可見君子澤，不及五世，自己此番納妾，即便生下兒子，但是年近衰老，能否教育成人，實不敢必，要似這樣惡子，不如無有，反倒省心，路上問起僕人，又得知了劉氏弟兄許多劣跡，越更心煩，由金華到蘭溪，風景甚佳，雖在暮秋時節，依舊是平疇綠野，水碧山青，舜民心中感喟，也無心觀賞，六七十里的路程，比昨日到得還早，船是早在期前，派人到蘭溪包定相待，一到便即登舟，開發了優厚的轎錢，轎夫們俱都踴躍歡心而去，當有隨行下人，鋪開行李，端整好了酒食，舜民夫妻飯後，略停片刻，便即安臥，因連日勞乏，吩咐下人，明早祇顧開船，不須再來請問，這一覺直睡到次早辰巳之交，船已開出老遠，才行起身一看，祇見江水滔滔，清波一碧，兩岸青山綿亘，黛色如染，晴旭烘窗，山光入船，映得人眉宇皆碧，目遊佳景，甚是賞心，這一晚足睡之後，精神復了原狀，下人進過早點，又將帶來的明前旗槍，用江水泡上一壺，佐以兩碟茶乾瓜子，細巧糖食，清風吹蓬，茶香泛甌，輕舟一葉，容與中流，耳聽江水湯湯，柔橈疑乃，山巔樹杪，常有人家隱現其間，雞鳴犬吠之聲，不時飄落雲外，若相應和，益發令人意遠心逸，神志蕭然，虞妻王氏，初出遠門，更盛道江行之樂不置，舜民笑道，這一段祇是桐江上游，並且還是秋天，你看下半日，到了桐廬，

船行至桐君山，和嚴灘釣台一帶，你還更要叫絕呢，這些好水好山，難得路過，我也多年舊遊，左就沒什急事，船到那裏，天已近黑，率性停上一晚，明早和你登岸，上山遊玩，一回好麼，虞妻笑道，你說不是急事，我却恨不得今天就把他辦成，才稱心呢，也不想我們都有多大年紀啦，舜民笑道，事有定數，那在耽擱這有限兩天，這次同你出門，一半是爲你常年操勞，又爲子息焦心，給你解解悶兒，我這些年，在家鄉也待膩了，你我還是順着便道，同玩一玩吧，虞妻笑道，老爺既然動了遊興，好在耽擱日子不多，我定奉陪就是，說時，下人端上午飯，夫妻二人用罷，又談了些時，帆飽舟輕，順流而下，行甚迅速，不覺到了桐廬附近，推蓬凝望，桐君山已橫在北岸，臨江聳秀，綦紫迴青，山麓下面是岸闊江深，波平似鏡，晴日光中，望向前面，風帆點點，直向天邊，時見漁村蟹舍，參差位列於兩岸之間，三五漁人，據岸板舂，臨流垂釣，山容水色，盡態極妍，宛然一付富春江長圖卷子，端的風物清麗，美妙絕倫，正觀賞得有趣頭上，忽聽船右側，打槳之聲，轉向右面船窗一看，不點大一隻小船，船頭上放着兩個篋篋，後半艙坐着一個小姑娘，雙手起落不停，身子一仰一合，打槳如飛，在廣闊的江面上，疾如箭射，急駛而來，那小船又輕又快，眨眨眼的功夫，已駛到大船旁邊，眼看撞上，舜民剛喊得一個噯字，小姑娘條地把左槳，朝前反手一推，同時右手向後一划，雙槳便橫成了個一字，浪花捲處，那小舟立

即輕巧巧橫了過來，緊貼船邊，順流並進，一點沒挨碰上，小姑娘更有主意，緊跟着放了左手的槳，由船內拾起一隻上帶鐵練的搭勾，向大船舷上拋去，唳的一聲微響，便即勾住，隨用左手的槳，支住大船邊壁，於是借帶同行，連一點力，都不消費了，轉眼停當，這才輕吐嬌聲，喊了聲賣蟹，舜民見那小姑娘，年約十六七歲，穿一身灰布短袂祆褲，腿捲齊膝蓋，露出一雙細圓有力的粉腿，白足如霜，祇嫩指尖上，微沾了一點濕泥痕跡，腰繫一條藍布帶子，兩手略紅，想常是常做粗活之故，身材甚是苗條，舟中祇他一人，和兩隻螃蟹，幾根草索，別無長物，暗訝此女，小小年紀，孤身掉舟，於大江之上，穿波戲水，舉重若輕，身子靈活，動作熟練，宛如兒戲一般，却少見，不禁又去諦視，正趕上小姑娘，做完手脚，抬起頭來，兩下一照面，不由大為驚異，原來那小姑娘，雖是霧鬢風鬟，荆釵布衣，却生就是一張白生生的清水臉兒，一雙秀目，黑白分明，澄如秋水，耳鼻眉口，無不滴粉搓酥，瓊粧玉砌，青山遙橫，紅櫻欲破，真個是容光照人，秀骨天生，休說荒江漁舍中，無此麗人，便是自己半世閱歷，也祇僅見，那小姑娘，看見他的是一個官老爺神氣的壯年男子，不禁把臉一紅，低下頭去，低聲說道，老爺可要買點大活螃蟹，玉頰春生，已增嫵媚，珠喉款吐，更顯嬌柔，舜民正要答語，船稍上的老大，已走過來說道，小妹，你的娘呢，怎今天一個人出來，這些日生意好麼，小姑娘凄然答道，我娘病了，昨晚

乘娘睡着，捉了這點螃蟹，隔了一夜，都不甚肥了，中午賣了兩回，沒賣成，還算張老板船走過，賣了他五斤買藥，別的不夠用了，正盼你們船走過，在江邊望見，流來一隻紅船，連忙趕來，果是你們，如若不要，你勸坐船大老爺，隨便給多少，遷就點吃，都買了吧，省得明天更不好賣了，船老大應了一聲，正要往後稍去，尋舜民僕人商量，舜民忽聽虞妻在身後說道，老爺快喊王升，叫那小姑娘上船來，我買他蟹，還有話問呢，說時，王升正從船舷上走來，接口應了，隨喊道，小船上大姐，我家太太，喚你上船買蟹呢，船老大也蹲俯着身子，低聲向下說道，小妹你運道來了，我從來在江中載客，也沒遇見過這樣厚道的老爺太太，把你船勾往後稍，省得碰壞了，快些上來，把你母女苦情，對太太說一說，非但做筆好生意，說不定老爺太太一發慈心，還須周濟你呢，小姑娘聞言，略微遲疑才答道，謝謝你幫忙，說罷，從船洞裏，尋出一對草鞋，套在腳上，雙手持槳微一撥弄，便往船後划去，舜民夫妻剛剛回身坐定，話沒說上幾句，那小姑娘已從後稍上船，隨着虞僕王升，走進中艙，手中提着兩個篋篋，望着舜民夫妻，福了兩福，各叫了聲老爺太太，虞妻使命王升，把蟹簍先拿往後面，叫那小姑娘坐下說話，小姑娘謝道，太太在此，我那敢坐，我還要趕早回去，服侍我娘吃藥呢，這一對面，虞妻越覺他麗質珊珊，不同凡艷，偏生在這等貧苦人家，方代惋惜，聞言答道，我因見你小小年紀，獨駕小舟，出沒波濤，

又有老母生病，甚是可憐，意欲和你談上片時，幫你一點小忙，再叫人送你回去，看看你娘，或者還能代你想個法兒，打個長久主意，你如此心急回去，想必你娘病重，也不知你離家多遠，不便強留耽擱，這裏有十兩銀子，算買蟹的錢，另外有兩盒點心，可帶回給你娘吃吧，我們本是杭州進香，歸途走不走這條路，還說不定，你不妨把住的地名留下，要是回來路過，也好尋你，如有什麼爲難之處，也不妨實話實說，我定幫你忙的，那小姑娘已從船人口中，得知船客是個善人，慌忙拜謝答道，那兩隻蟹，並沒裝滿，還值不了串來錢，太太給這多銀子，分明行好周濟，又好點心給我娘吃，真是感恩不盡，難女家離桐君山不遠，地名黃港村，本當侍候太太一會，無奈娘病在床，剛睡一會，怕醒來喚人不在，急着回去，我母女每日江邊打魚，船老板好些熟人，太太要從此路過，我自會尋上來的，有這十兩銀子，足夠我娘養病，無須再要了，我受太太這樣大恩，無法可報，太太家住在那裏呢，虞妻喜道，我家住永康河上村，一打聽虞二老爺家，全縣誰都知道，適才你說家離桐君山不遠，想就在前邊了，我們明早正要上山遊玩，少時就在山下停船，你回家看完你娘，如有閑空，不論今晚明早，都可隨便尋我，有件事兒，也祇管和我說，不要客氣，祇是明早要來，切莫過午，過午船就開走了，小姑娘忙又謝了，跟着拜辭，虞妻先想，命僕人隨往，查看他家景况，多給一點銀子，繼一尋思，停船之處，相隔他家甚近，等他



明早不來，再作計較不晚，便即作罷，又見他喜憂交集，神色匆迫，忙着回去，忙命人取了十兩多一錠銀子，連同兩匣點心，又分出一些路菜，用碗盛了，交他一併帶回。行時再三叮囑，至遲明早，務必到前途泊舟之所，再見一次，好爲他母女二人打算，小姑娘危難之中，遇到這樣善人，事出意外，自是感激拜謝而去，不大一會，便聽小姑娘，在向船老大致謝，和雙槳打波之聲，虞妻憑窗一看，小舟已自大船後划出，直向江岸，小姑娘回顧虞妻望他，將頭連叩幾下，遙遙致謝，雙槳不住手的划着，貼波飛駛，真和箭一般，朝橫裏駛去，眼看船影越來越小，隔不一會，便停在一個釣磯旁邊，僅剩一個小白點子，蹤上岸去，隱隱前移，晃眼沒入敍陽叢樹之中，不知去向，呆望了一回，和舜民二人談起，又慨惜稱贊了一陣，虞妻猛想起晤面匆匆，竟忘了問他姓名，好生後悔，舜民笑道，也沒見你這樣好心人，他不是還要來麼，虞妻答道，老爺你不會留意，我看此女，秀外慧中，生得那般美麗，人却十分端重，全無半點輕狂，心憂病母，行時何等匆忙，却在細心，聽問我們家鄉住處，查他語言容貌行選，起初決不是什麼賣魚人家之女，他受我蟹價，雖然聲謝，因應急用，並不謙辭，再問他還須幫，與否，却又不受，祇問我們居處，行時未說定來的話，分明含有深心，明早來不來，真還說不一定哩，舜民又笑道，此女固非庸流，你說得他如此深沈，未免看得過重了，就說他無多希冀，照你那麼叮囑，就送行也該來一趟，難

道就好意思，置不理，虞妻笑道，這話難說，且等明早再看吧，舜民問是何故，虞妻答道，他沒回以前，我還沒想到他有點藏頭露尾，後見他走，才行發覺，請問他既住家桐君山下，小村以內，明在前途，他行舟又快，理應朝前，怎麼回舟時，反到逆流，向着後面斜渡呢，我想船上人雖常經過這裏，與他母父相熟，也未必會真知他的姓名來歷，不妨喚王升去問問試試，舜民聞言，也覺乃妻心細，所論頗為有理，又想起那小姑娘的身子矯捷輕靈，迥異尋常，自家江南，所見漁人也多，却從未見過這等人物，試命王升，往後稍一問舟人，少停回話，果不知那姑娘住處，母女二人，前年才在江面出現，正當四五月間，鱒魚上市的時候，富春江魚蝦，遠近馳名，每年有大宗出產，鱒魚更是時鮮歲貢，官府設有常課，每值魚季，用八百里快馬馳驛，入京進貢，視為重典，起初漁人貢魚到官，差役勒索規例不遂，故意挑剔攔滯，一天不給起運，漁人不能交代，便不能將魚出賣，這類季魚，到了時候，大批成羣，乘潮應時而至，號稱來鱒去鯊，過了端陽，便一天比一天稀少，就有肉也老了，漁人因為官府責索歲貢，受那萬惡差役勒逼，往往鬧得傾家蕩產，賣兒賣女，遇到產魚做好，生意的季節，反到民不聊生起來，受苦不過，經幾個聰明漁人，呈明官府，設下牙行，所有江邊漁人，打來魚蝦，都歸當地牙行經紀出賣，取些佣錢，漁戶按年輪值，應付官府貢例，既免差役徇私，以金錢定去取，任意指派，又劃了行市，用

意原來甚好，可是利之所在，日久弊生。魚非經行不賣，經紀人掌了漁人得失大權，又因歲貢應官之故，不能不與官府差役接納，漸漸勾結一起，狼狽爲奸，常借官差勢力，欺壓良善漁人，無形中成了一個土棍，橫行江漕，妄自尊，衆漁戶又受逼不過，良善的甘受壓榨，飲泣吞聲，倔強一點的，便歸合起來，相與對抗，也不知打了多少回羣架，結果經人調處，漁戶也因非有這行不可，雙方讓步，重定公平規例，才得勉強相安，這一來，變成了兩種勢力，所定規例至嚴，不是本段漁人，休想在當地打魚販賣，見他母女二人，用一小舟，在江邊打魚，因是女流之輩，便和他好言理論，說事犯漁規，不可如此，老婆子道，你們一網就是幾百斤，我們一付手提的網兜，每日不過打十幾條，混碗飯吃，礙你什事，問他的是一個老漁戶，名叫馮阿保，便答道，話不是如此說，大家都是苦人，並不是在你打多打少，我們打魚，都有地段，此例一開，明日大家都來，這魚就不用打了，這是遇見我，你們又是女人，要遇上那皮氣暴，不講理的，怕不連你這隻小船，都給拆了，那少女聞言，陡的秀眉一豎，冷笑道，你們有地段，這條長江，須不是你們的，管得着麼，誰不服，祇管叫他來拆一回船試試，阿保吃他母女搶白了一頓，雖是不快，並沒想告知行裏，和別的漁戶，給他母女利害，祇氣着回答道，你當我要攔你的財路麼，我也不對人說，日子長了，遲早總有人給你顏色，那時就知道我是好心不是了，少女聞言，便對他娘

咬了幾句耳朵，笑對阿保道，你老人家好心，我已看出，不過天下事，總要有個了斷，我們非此不能度日，早晚是個麻煩，何如今日辦完的好，要怎樣我們才能打魚呢，阿保道，小妹妹你不知道，這裏漁戶，因有衙門年貢規例，上下游七十八里以內，共有三百多條漁船，一百四十三座漁營，靠江吃飯的，有上萬人，各有各的行頭，外人休想插進一個，你們打來自吃不賣無關，魚一上市，便須經過牙行，你沒魚帖，如何肯代你賣，這個簡直無法幫忙，就往他處，也是如此，不如另打主意，免惹是非，少女道，照此說來，是沒商量的，無奈我魚是打定了，請你早把他們叫來，早些講好，也了一樁事兒如何，阿保見他母女，執迷不悟，轉眼就是禍事，還不自知，嘆口氣道，你母女不聽好話，祇好由你們去，我偌大年紀，也不能打我身上造孽，去喊人來害你，不過你那些話，祇好和我說，如換別人，一個話說不好，僵了，就許種你們的荷花呢，客氣一點的好，打不成魚，莫要再闖了禍不是玩的，說罷，頭也不回，竟自去了，走時還聞得母女二人笑語之聲，好似全不在意神氣，第二天果見兩個不好說話的漁人，兩下言語失和，罵了他娘一聲老潑婦，吃那少女，伸手一掌打倒，第二人上去，又照樣跌翻恰值旁邊走過幾個漁戶，趕上助拳，又還沒怎近身，會打了個七顛八倒，於是事情鬧大，行頭和附近衆漁戶，聽說有人鬧江，甚是強橫，一個個拿着漁叉棍棒，一窩風趕來，他母女二人，也準備廝打，挺

身立在當地，面不改色，衆人見是兩個女子，益發看輕，正要打上，幸而那行頭。久闖江湖，見多識廣，見他母女二人英勇氣概，人已有七八個被他打倒，估量不是好相與，稍一處置不善，便有多條人命好出，連忙挺身上前，先攔阻了衆人，然後和他母女理論，不料他母女打人，不過示威爲久居之計，胸中早有成竹，少女先說挨打的，不該張口罵人，倚多爲勝，欺壓女流，再拿話擠話，給行頭和衆人一個下台地步，擠到行頭說出，祇魚不上岸，不使漁網，便許你賣的話，又問明大家，全無異議，然後笑道，你當我離了網子，就不能打魚麼。你們都在江邊立好，看我下江，捉幾個魚兒你們看看，說罷，向他娘手中，要過一個小包，裏面包着薄薄兩件水衣，也看不出是什料子所製，顏色灰黑，又亮又滑，套在衣服外面，向衆人手裏，要過一條麻繩，脫了鞋襪，笑吟吟站在江碼頭繫船石樁上，喊聲你們看好，身子往下微微一蹲，也沒見怎用力，便和箭一般，平空十幾丈，往江心裏竄去，祇稍微有點響聲，連浪花都沒濺起，待有頓把飯的光景，踪影全無，衆人正等得沒什動靜，忽聽江邊呼隆一響，那少女和人魚也似，從水裏竄上岸來，手裏頭提着一串七八條活鮮鮮的銀鱗硃尾大鱈魚，那魚每條都有六七斤來重，在江時力量甚大，性子又靈，滑溜異常，多大水性的人，也休想空手捉得住他一條，這多大魚，單說份兩，就不下四五十斤，也不知怎麼被他捉到的，衆人本已驚異，同時又有人發覺他縱時所立石樁，還留下

兩個足印，深到半寸，石頭都碎成了粉，這樣大本領，衆人那得不怕他，就硬佔碼頭，都不敢攔，這母女二人，却是得了彩頭就完，一點也不狂傲，祇說承蒙諸位大量，讓我母女吃飯，從此一言爲定，我是女流，家無兄弟，也不便挑魚往城市上販賣，就在江中，捉些魚蝦，等那過路客船，做點生意，想必總可以吧，行頭好容易沒出事，掃了自己和大家面子，壞了行規，自然知趣答應，並見好於他，說我們本不多你們母女二人，無奈行規難破，我說不許用網，是指的搬罾大網，像你們這小網兜，但用無妨，就有別人來此循例，我們也有話說，他要有小姑娘的本事，祇管學樣好了，少女又向行頭和受傷人，說了幾句好話，一天雲霧，立時都散，他母女人又十分本分，少女更是孝母，對人和氣肯幫忙，日久是江邊漁人，沒一個不說他好的。從此便在江中打魚，向過往客船販賣，船上人多認得他，都知住在桐君山下，黃港村，一片冷僻樹林裏面，他總不說準地方，也不和外人交往，自從那年鬧事之後，永沒見他再顯什手段，打魚也是用網兜撈，輕易不見他跳進江裏去捉，除了一二日來一趟江邊，打些魚蝦，賣完就走，難到有人遇見，習久相安，衆人也不在話下了，他母女形影不離，每來江邊賣魚，總是先去馮阿保家，那裏存有他的打魚網兜，和那隻小船，照例是老的划船，小的打魚，賣時却改由小的划船，老的出頭來賣，憑他本事，儘可打不少魚蝦，可是他每次所得，夠二三日的用度，算是最多，永不多打，前

一二年，船上人多聽說過他母女本領，人又端莊大方，說話和氣，再划船時那點功夫，誰也沒敢輕視他。祇有一次，也是他娘犯了老病未來，恰巧一隻貨船走過，船老大雇了一個新的幫手，年青不知究竟，欺他是孤身女子，說了幾句風涼話，付錢時，又摸了他一下手，他立時跳回小船，指着那船夫，說了幾句，並動手，等船老大得知，趕來陪話，船已划去，等三日早上，那船夫便覺胸脅隱隱作痛。由此日重一日，臥床病倒，那船老大是個曉事的老江湖，覺着可疑，便問和他交過手未，這才想起，那日被他指出，脅下似乎被小石塊打了一下，當時覺着微微一麻，沒有在意等語，船老大知道吃人用內家氣功，點了重穴，偏生這隻貨船，又是應了客人緊急日脚，走上水，往衢州交貨的，誤了一天，就要吃大賠帳，路上阻了兩天風，趕還來不及，怎能回船桐君，討饒求救，再說人家一向和氣氣，既在暗中下此重手，求了去，也未必認帳，湊巧船離蘭溪不遠，那裏江邊，住有一著名的內家好手羅鵬，以為就近可治，也容易求些，順路抬往求救，羅鵬一見，面上便改了顏色，說是傷在死穴，受傷的當日還可得活，你們不是行家，點的人又叫他二日後發作，分明成心要他死命，照理這種死穴，出於正家傳授，不是深仇大恨，決不輕點，必有大不對處，如今發覺太遲，無救的了。船老大說了實話，幾經代他苦求，羅鵬方說道，照船夫這等刁頑無禮，隨便調戲女人，欺凌孤弱，本當受此重報，既是再三苦求，答應我兩件

事，我破例多費手脚，讓他多活上半年，好回家鄉安排後事，要復原，除非神仙下凡，誰也無能爲力了，那兩件事，一是不准到家張揚，並不許和病人實說，問起，祇說自生的病，事出疑心，與人無干，二是下次路過，見了這位小姑娘，裝着不知，更不許向他理論，如不聽話，保不定還有禍事臨頭，再來尋我，就不管了，船老大見實無法想，祇得應了，當下將人留在那裏治愈，恰好船回載走，這時那船夫，已病得昏迷不醒，羅鵬先用積年陳尿和藥，將他人半身，浸在盆裏，又給開刀破氣敷上靈藥，第三日才得回生，養了半月，方能起坐，貨船已走回路，行近蘭溪，遠遠望見一隻小船，剛從江邊羅家門前開出，船上坐着兩人，跟飛一般，往下流頭駛去，晃眼剩下一個小黑點，就不見了，連船帶人，頗像他母女，本船老大，此時正做這隻貨船的下手，同到羅家，謝了羅鵬，將人載走，偷偷一問他徒弟，那小船上人是誰，答說連日并無人來，詞頗顯支吾，後過桐江，向人打聽，都說那幾日，未見他母女賣魚，雖疑和羅鵬是一路，這類事誰也不敢十分究問，受傷船夫，不久死去，就此拉倒，以後未再出事，船上人有時問他姓名，祇指着江水說姓江，沒有名字，都把小姑娘叫小妹，他母叫小妹的娘，老的今年常犯老病，便由小妹一人，採舟出來做生意，他不但水上下功夫好，眼力更強，他說馮阿保人好，小船總停在他碼頭旁邊，隔老遠望見來船，便能看出來船主人是誰，跳上小船，雙槳一划，橫穿過來，



真比馬跑還快呢，舜民聞得小姑娘，如許奇跡，虞妻所料，果然不差，大爲驚訝，暗忖風塵中儘多異人，半生渴想，不獲一見，不想於荒江魚舍中得之，看他妙年麗質，奉母江村，家無壯男，形影相依，駕一葉輕舟，出沒洪濤闊浪之中，獨禦衆侮，視險若夷，輕薄小人，犯之立斃，求諸鬚眉英傑，尙所未聞，何況女子，此女言談行逕，處處內剛外柔，歛鋒藏氣，委實令人可敬可欽，料他身世，定有難言之隱，這等曠世難逢的奇女子，豈可失之交臂，便和妻室商量，乘他母病方危，周濟一番，既可結交英俠，又是好事，明早桐君之約，如不來赴，率性尋到他家中去，既有地名和那馮老漁人，想必不難找到，虞妻別有深心，自是願意，說着說着，船已泊近桐君山下，船人都忙着拋錨下帆，搭板諸事，憑窗四望，夕陽在山，歸鴉陣陣，晚潮始升，清波欲上，映着落照紅霞，水面上翻滾起千萬片金鱗異彩，順流捲去，直到天邊，閃幻變滅，無休無盡，停錨之處，正是一行垂柳，下面陽光，吃柳樹遮住，陰影在波，江水深清，無數小魚，在柳影中，往來游泳，穿柳如梭，時或游遊水面，昂頭懸尾，聚噉落葉，船上微有響動，立即撥鬢掉首，悠然而逝，深投水底，俄頃漸出，看去意境閑適，殊得靜中之趣，等到船人下了帆蓬，整理停當，天際夕陽，祇剩大半輪，出沒浮沈於遙波之上，暝色初凝，炊烟四起，已到了漁家飯熟的時候，下人來請開飯，舜民覺天時尙早，繼一想，看今晚月色必佳，何不早些吃完了飯，趁天

未黑，先上岸去，遊散遊散，看看江村景緻，就便順路尋到馮阿保家中，打聽那奇女子的踪跡，再循江岸，步月而歸，豈不是好，想到這裏，便命開飯，飯罷告知虞妻，率了家人王升，攜了點銀子，一同上岸，那地方名叫金沙埠，緊傍桐君山麓，對岸就是桐廬城邑，原是一個大市鎮。上下客貨，都在此停泊，時當太平，民殷物阜，兩岸帆幟，如林如幟，對岸尤盛，舜民因愛妻，喜靜惡喧，特地命船入避開正碼頭，將船開向前面僻靜之處，相隔市街，有里許多路，雖然比較清靜，可是要去馮阿保的碼頭，還得穿過那片市街，走好幾里途程，才能到達。舜民本是臨時起意，上岸以後，向人問明路徑，一聽相隔尚遠，又聽說當地磯頭，各有地段，漁人十九另外住家，有遠有近，至多磯旁，附着一兩隻小船，中住一二漁人徒夥，主人不到黃昏，便即歸去，尋人須在早晨等語，去了也是徒勞跋涉，好生掃興，祇得回了王升，在附近閒踱，見道旁祇稀落落十幾戶人家，每家都是白板爲門，竹籬繞舍，屋旁菜畦，屋後水田，小溪如帶，引着山泉，繞屋而流，水聲潺湲，入耳清柔，殘照欲收，暝色昏黃，水色天光，似晦還明，倍增幽趣，又是已涼未寒的氣候，村舍人家，有的飯罷洗碗拾掇，有的飯才初熟，時見三五村童，捧着一碗水淘飯，夾上些菜蔬，跌坐在籬畔石邊，且吃且說，再不就賭着誰吃得快。笑語如珠，純然一片天真，大人們却在籬內天井中，撮上一個自製的矮竹方几，三兩矮腳木檯，手裏都是尖尖一大土碗

米飯，圍着几上一大土碗菜蔬，有的面前，還有一把酒壺，一個酒杯，一堆花生豆乾之類，各自食飲，互話家常，不論老少男女，全都熙熙和和，有說有笑，沒有半點愁容，宛然又是一付江村民樂畫卷，舜民暗忖畢竟還是江南諸省富庶，記得那年進京，並非荒歉之年，可是一過江北，沿途鄉間，都是黃牆土坑，輕易見不到一間瓦房，人民所食，多是黑麵粗磨，和鹽而食，偶以黃醬加葱捲餅，便謂美食，窮鄉僻壤之中，有終身不知米味者，菜蔬更無論矣，由渡江起，直達京師，除通都大邑而外，稍有旱澇之災，民便不能聊生，甘新道上，更是往往赤地千里，鹽貴如金，連柴火都是寶貝，那有這等優裕景况，同爲黎庶，而南北之差，相去若此，正尋思間，那些村童，看見這素來冷靜之區，忽然來了一個衣冠華美的人，有的交頭接耳，互相指說，有那年長胆大一點的貪得賞錢，笑嘻嘻挨近前來，問道，這位大老爺，可是到山裏去麼，要不要我領你去，舜民素來和氣，笑答道，謝謝你們，今日天晚，明早上山，再找你們好了，這一答話，衆村童見來客好說話，身後跟人，也都那麼張牙舞爪，漸漸合湊上來，七張八嘴，搶着自薦，又問老爺，船在那裏，一會大人們也跟了出來，舜民應付大難，見不是路，祇得說道，這桐君山，我曾遊過，不用人引，我給你們幾個錢，明早自去鎮上，買點心吃好了，說時，恰好準備送人帶出來的，除銀子外，還有串許錢，硬命王升，散給衆村童，吩咐不要再跟了，衆村童得錢大喜，大

人在旁，又催着道謝，這一分錢，益發亂做一片，舜民想起麻煩，由於自找，不禁發笑，好容易脫出重圍，天色又晚了下來，遙望市街之上，燈光耀如繁星，人語喧闐，不時隨風送到，回顧來路，却是暮色沈沈，月兒還未上到天中，長江祇剩一條極長白影，在那裏閃動，江邊漁火明滅，畦隴間村犬吠聲，此和彼應，汪汪不已，點綴得暮色十分幽靜，兩下相去不過里許，景况迥不相同，有心回向衆村童，打聽黃港村的路徑，和江氏母女踪跡，恐又惹下麻煩，追憶昔年，兩過桐廬，再遊嚴灘，都在對岸停泊，這鎮還未來過，市街不遠，何妨觀光一回，於是信步朝前走去，一進街口，便見兩旁店肆櫛比，酒樓茶館，有好幾家，人們熙來攘往，絡繹不絕，熱鬧已極，舜民想找個地方歇腿，便擇了一家隣江的茶樓，走了上去，憑江而坐，王升也在別一桌上坐下，堂倌過來，問過茶名，泡上一碗上等明前，打了手巾，端過茶食，便自退下，樓上茶坐甚多，還有一個說三國的先生，尙未登場，正和一位老者談論，相隔舜民最近，衆茶客本是笑語喧嘩，見舜民眼生，品貌衣著，不似常人，俱疑是城中官府過江私訪，都怕多言惹事，聲音漸漸低了下去，祇鄰坐老者，仍與說書先生自在談笑，舜民先是憑窗品茗，以待月上，喧聲一息，隣坐言語，入耳分明，祇聽老者答道，照我給小妹所測之字，他娘目前病雖凶險，還有救星，應在今日，不致便死，可是明春舊病重發，決難活了，說書的問道，聽阿保說，小妹甚是孝娘，按說每

日賣的魚錢不少，老伯伯前天給他娘看病，可憐他母女兩個近來日子好過麼，舜民一聽，所說之人，正是日間江中賣蟹的奇女子，正中心意，忙即寧神聽去，老者又道，什麼好過，他平日積有幾兩銀子，無奈他娘的病，非參不可，前日就用光了，昨日我看他可憐可敬，意欲送他點錢，他却說我錢得不易，又破例給他娘看病，怎好受我的錢，再三推却，後來想是自知無法，才答應收下，我又給他測了一字，應在今日，有一貴人救星，千萬出去做生意，才能相遇，如若錯過，便糟透了，他自從來到這裏，最信服是我老頭子，其次阿保，但能往他家去的，仍祇我一個，知道不會騙他，我又叫蘭珍，去代他服侍娘，才連夜捉了點螃蟹，今日午前相遇，說是賣了一半，未得好價，心怯着娘，想要回去，是我再三勸他，才勉強答應，賣完回去，偏生今早客船不多，他碰了兩回，賭氣不見熟人不賣了，我陪他等了一會，又拆了個字，斷定無差，他因上月與人動了回手，幾乎鬧到官裏，我嘴又敞，由不得要對人誇他，知他會幾手的人漸多，早想奉母他去，我因算我女兒終身，應當靠他，才能成就，再三勸阻，仍說過年必走，想起還在爲難，誰知這次所拆之字，主於不但他的救星就到，我女兒同他，都應在月內他去，請想我這大年紀如何會往他鄉，蘭珍也頗孝順，怎肯捨了我去，休說是他，幾乎連我自己，也信心不過了，剛想重拆，他便看見一條熟船，忙划小船趕去，因等了大半日心焦，原想遇見熟人得錢就賣，不

料船上一位女客，發了善心，給了加上好幾倍的錢，正好去買一支好人參來保命，事已應了一半，你道奇也不奇，我又同去他家，他娘日裏本來見好，我進門那一會，忽然危極，幸而昨日我配的藥，還有一半，忙給他服了，我又同了蘭珍，拿着錢，匆匆回到鎮上，向人家勻了枝好參，配好了藥，由蘭珍與他送去，有這一付吃下，定可轉危爲安了，底下便轉了別的話頭，舜民留眼看那老者，身量高大，鬚髮如銀，趁着一張紅臉，善氣迎人，言談舉止，似非俗流，那說書的，却是拱肩縮背，貌相猥瑣，正想撇開他，和老者說話，恰好說書的時刻已到，堂倌來請上場，說書的先拿起水烟筒，飽吸了兩袋，喝了兩口濃茶，然後慢條細理，站起身來，就堂倌手裏，遞過來的藍條紋灰布面巾，搽了搽嘴，咳出一口酸痰，將桌上手巾包扇子拿起，向老者道得一聲停歇再講，然後笑嘻嘻，向衆茶坐一路點着頭，緩步踱上台去，這時茶客便走去了十之三四，剩下的俱是專爲聽書而來的主顧，另一個堂倌，一手拿着小籬，一手拿着一串燙有火印的竹書籌，挨桌上走來，每人面前，放上一根書籌，有的當時掏出幾個制錢，往籬裏面一扔，堂倌口裏直說，替老板記上好了，現會作啥，人却往別桌走去，有的得了籌，連理都未理，可是堂倌對這些不給錢的客人，格外恭敬，滿面陪笑，捱過去放下籌，一恭身，撥轉屁股就走，彷彿深怕那人給錢似的，有時也向客人，低聲囁咕幾句，意似述說當晚所說節目，宣揚說書人的本領，有的堂倌未

到便先和他含笑點頭，堂倌却裝着和別桌客人答話，沒有看到，始繞走過來，且不給那人茶籌。開口先說，客人你這碗茶都泡成白水了，阿要再泡一碗，那人連說還好，我等一個人，停歇就走，你不用管我，忙你生意去吧，堂倌冷笑道，謝謝你，便走開去，這類茶客，約有四個，堂倌一會繞完別桌，又過來問，兩個知賴不過，祇得要了把手巾，嘴裏念着天到陰辰光，還不來，我今天又不喜歡聽書，還是回去吧，訕訕走去，另兩個一是和堂倌陪笑，要了根籌，却未給錢，堂倌走後，連咳嗽幾聲，撥回頭去向隣坐茶客，談論昨夜所聞書中關子，一會吐沫橫飛，放言高論，一會拿眼偷覷肆主堂倌，聲音忽又低了下去，好似難關已過，心安意泰，中間又略含着一點顧忌之狀，全樓茶坐，約有百人，堂倌待遇，因人而施，臉上神態，也是陰晴百變，各有不同，那說書的，早已坐到台上，二次接過手巾，擦完臉，打開手巾包，取出醒木，琴馬，銅指甲，將桌上橫着的三絃上好，再取水烟筒，一袋跟一袋，呼嚕呼嚕狂抽一陣，一面覷定下面茶客人數，眼先跟着堂倌亂轉，外表還裝着毫不介意的神氣，向近台諸熟茶坐，點頭招呼，此應彼答，直到堂倌完了書籌，回到帳桌，將小籠中錢，晃瑯瑯往錢筒一倒，餘籌打好了結，往牆釘上一掛，才把水烟筒放下，伸出蘭花手指頭，端起把自備的小茶壺，吸了一口，又乾咳了兩聲，然後套上銅指甲，定了定絃，高舉醒木，向桌上拍了一下，交代完過場，彈唱一套篇，緊跟着說

起書來，舜民一聽，乃是隆中三顧的後半面，起初見那說書的，人物酸俗，無心聽書，滿意向那老者通談請教，因見堂倌發籌，形形色色，情景可笑，同時老者又起身往台旁小門走去，歸途走向別的茶坐，與人閒話，未得接談，及至老者回坐，已然開書，台上三弦，丁冬幾響，立時滿堂寂然。悄無聲息，再看老者，更把雙目閉上，大有專心靜聽之狀，又是大衆聽書時節，素味平生，自然不便驚擾，祇得耐心等待到書說完了，再行通問，偶然耳邊聽到幾句開篇，覺着音節美妙，彈唱均佳，試再靜心一聽，這隆中三顧本是三國演義中，一段好節目，經說書人口裏一粉飾，更把一代梟雄，曠奇才的君臣，得失遇合，抱負心期，以及風雪歲寒，草廬春暖，諸般景致，說得來繪影繪聲，活靈活現，彷彿玄德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與孔明羽扇綸巾，抱膝高臥之狀，如在目前，不禁大爲贊賞，暗忖荒江小鎮中，竟有這等好的說書人才。適才真小看他了，猛又想起全堂茶客，收錢的收錢，記帳的記帳，獨自己主僕和老者三人桌上，也沒收錢，好生不解，正尋思間，頭段書已然說完，醒木拍案。說書的仍去搽臉抽烟，台下立時烏烟瘴氣，添水的，要青條皮絲的，打手巾把的，亂做一團，再看那老頭，睜開眼睛，正望着自己，似乎欲言又止，舜民知道歇不多時，又要開書，恐出來久了，妻室懸念，忙欠身問道，老先生可以請到這邊桌上一談麼，老者道，不敢，晚生正要討教，說罷，便走了過來，舜民讓他上坐，命堂倌添了碗



茶，兩下互問姓名，才知那老者姓蘇，名半瓢，江蘇元和縣人。少年遊幕，中年改行，以看風水爲生，父女二人，別無親丁，十年前，受一個姓蔡的富家之聘，來到桐廬，心愛富春山水之勝，居停主人生前，又爲他置了頃許地，便在當地落戶，準備老死於此，起初原不叫這名字，祇因昔年孤身一人，遊太白山，發現一條龍脈，追尋入川，在藏邊大雪山麓，得到半枚周玉，形如半瓢，血沁銀腕，古色古香，愛不忍釋，數十年來不曾去身，由此改名半瓢，以誌奇獲，年時既久，真名字反到忘了，舜民這一接談，越覺那老者，豐神古秀，道貌岸然，料是假名避地的高人，所說的話，也是半真半假，耳聽絃索丁冬，重又響起，見衆茶客，好些朝已偷看，知道當地談話不便，朝半瓢道，小弟由永康家鄉，往杭州進香，船行經此，停在前邊不遠，如不嫌晚，可能恕我冒昧移至舟中一談麼，半瓢道，我正是許多話，要和舜翁說，同往尊舟，再好不過，祇是夜間驚擾，不好意思罷了，舜民便叫堂倌算書茶帳，半瓢忙說無須，連尊管的，小弟都付過了，舜民心想與王升上一樓，便分作兩起，主僕二人，並未說話，露出痕跡，他是如何知道，並連帳也候過，無怪堂倌不來收錢，心中不解，口裏正在遜謝，半瓢已然看出，笑道，舜翁覺着奇怪麼，你的行跡，我已早知，便是此番過訪尊舟，也是爲了江家孝女之事而去哩，些須小意思，何必客氣乃爾，實不相瞞，先他們還當舜翁，是當地官府，來此訪案，經小弟說了，又有人來說

舜翁散錢村童之事，知道舜翁，祇是一個尋常進香客人，才了心，不然今晚夏先生的生意，還被你耽誤了呢。語聲先時頗低，末兩句聲音甚高，舜民爲他豪爽之氣所奪，又想起錢都在王升身上帶着，客氣反不合適，見衆人都聞聲回頭，頗覺半瓢說話，過於隨便，不願停留下去，祇得道謝，揖客同行，半瓢也不作客氣，起身便走，行經適才立談之處立定，對那兩茶客說道，我說如何，回去對東家說。這事他弄錯了，我和他見面再說吧，舜民主僕聽得畢真，以爲另一件事，也沒在意。三人一同下了茶樓，見街上月光在地，燈火漸稀，舖戶多已打烊上門，祇有幾家茶樓，紅燈高挑，弦管之聲，時起時歇，行人也都少見，半瓢獨自當先，步履甚快，不時向前凝眺，也不和人說話，舜民兩次想問他話，半瓢祇是回頭擺手，舜民也不明白他是何用意，一會行抵街口，舜民見路側牆角裏，似有兩條黑影一閃，半瓢也似特意繞到牆角，嘴裏低聲咕咕兩句，等到近前，並不見人，神情頗爲詭秘，細忖半瓢貌相言談，決非壞人，也就不去管他，直到過完街口，行抵適才散錢之處，半瓢才立定相待，並肩緩步同行，舜民故意問他，爲何走得這急，半瓢道，我也受人之託，少時到了尊舟，再奉告吧，舜民不便再問，再行數十步，便到船上，虞妻因舜民久出不歸，正在懸望，見有人同來，忙即避開，舜民揖客就坐，王升去至後艙，端上茶點，客主二人，客套幾句，舜民便向半瓢詢問江小妹的來歷，半瓢先請屏退從人，說道，小妹

行踪，本極隱諱，除當日賣魚，便是家居奉母，無人識得他的來歷，祇因前年冬天，下着大雪，他娘犯了呃逆老病，危在旦夕，他聽馮阿保說我會醫，求我前往他家診治，才得相熟，漸漸和小女成了知己之友，此女事母甚孝，又有一身驚人本領，每日打魚所得，足可度日，這裏地方上雖有個豪紳，仗着財勢武力，見他美貌，想打主意，因我和他上輩，都有交情，經我出頭一說，也就拉倒，叵耐他娘，窮人得了一個富貴病，一年之中，至少要犯三四回，每當舊病重發，非上好參茸等貴藥不治，而且一回比一回重，平日縱有一點積蓄，那裏買得起參，今日因聽我勸，在江中賣蟹，得遇舜翁賢梁孟，贈他銀兩，回來對我說起，嫂夫人還約他今晚明朝，在桐君山下相見，他因母病甚重，萍水相逢，又不便受人恩，來否尙未定，身世來歷，他因諱莫如深，我也近半年來，才知一二，以舜翁爲人，本可奉告，無奈他以前曾再三叮囑，莫向人前提起，不便再爲洩露，看他感激稱譽情形，和所占卦象，舜翁明是他的福星，相見當不止此，早晚自行明告，暫且不要說他，舜翁祇當他是一個大有來歷的風塵奇女使了，至於此番造訪，乃是舜翁未到以前，小妹忽令小女蘭珍送話，送他賣蟹回時，彷彿看見尊舟舵後，釘有墨魚圖記，當時情切病母，匆匆歸來，忘和我說，回家一會，才得想起，恐恩人有什變故，他又不能分身，請我代爲留意，我忙命人往碼頭上查問，並無永康蘭溪來船，歸途遇見這船老大，才知停泊在此，向他盤

問，他說舜翁是永康有名善人，最是厚道，他們素來敬重，決不敢勾結惡人暗算，並且他們從開船起，也沒見人打什記號等語，我剛得了回信，小女又趕回來，說他恐小妹錯看，也到了舜翁停船之處，尋見那塊墨魚圖記，釘在舵後船稍隱僻之處，如非小妹那雙慧眼，又是在船稍下看，決難發現，我一聽那形相，果與船人無干，也並不是當時就要發難，乃是向這裏頭子送禮，由他派人尾隨進省，或在歸途，或隨到永康府上再行下手，並且含有搪塞那頭子之意，特地把圖記釘得隱不易見，如能混過算你運氣，他也算向頭子交了一次差，看此情形，這人與舜翁必有瓜葛，事非得已，不像安心害人神氣，難得舜翁船停僻處，船人既非同謀，或者還未被賊黨發現，忙命小女，乘夜來此，設法將那圖記取走，小女去後，恰好賊黨有人上樓聽書，我用言語探聽，賊頭並未得信，可知不會發現，尙來得及，正覺高興，不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如非舜翁爲人樂善好施，幾乎又惹出事來，舜民聽到一半，已是驚心，聞言益發駭異，自思並無致禍之道，忙問何故，半瓢道，舜翁勿驚，如今事已過去，祇是府上多財，遠近都知，現有奸人在側，難保不無後患，小弟既有所知，不能不說出來，好讓舜翁作一防備罷了，適才所說賊黨爲首之人，姓金名鵬，他祖父原是魚行經紀，到了他父親手上，吃喝浪蕩，把家業敗盡，魚行也盤與別人，中年落魄，所生止此一子，在家鄉立足不住，仗着從小學會

一點水上功夫，帶了兒子，跑到北五省去謀生，終於投到陝西華陰縣，著名大盜小金龍白冲手下，先祇代他在風凌渡口，管着一隻半黑船，沒有幾年，便因心辣手狠，結下強敵，被仇人弄死，此時金鵬年才十一二歲，從小隨了乃父，流落江湖，學會滿嘴切口，一身水裏功夫，不久便被白冲看中，收爲義子，大來又把一個獨養女兒，許配給他，夫妻二人，水旱兩路，都着實來得，在黃河岸上，稱雄了一二十年，白冲忽因劫一官船，失了風，吃保鏢能手，打成重傷，當場雖然逃走，回家自知無救，又料官府搜拿必緊，自己在黃河岸，縱橫數十年，從未吃過人虧，仇不能報，活也無味，況且不能，生平祇此愛女，恐遭連累，忙對女兒女婿說了後事，將畢生劫盜所得，是珍貴易於攜帶的，給了女婿，餘剩金銀財帛，全從地庫內取出，連夜招集徒黨，當衆俵分完後，便命女婿，攜了妻子，回轉江南故鄉，不得遲延，身後葬殮，由衆徒黨料理，埋在華山穩秘之處，祇許在江南遙祭，不過十年，不許省墓臨奠，乃女再三哭請送終訣別，執意不允，立促起身，并令衆人散後，各去洗手謀生，若不相識，不許隨意來往，白冲立法素嚴，令出必行，衆人自是不敢違背，金鵬夫妻一走，白冲便即自殺，他夫妻到了河南，又販些貨物，到江浙兩省，賣了一次，這才裝着經商發財，回轉故鄉，按照乃岳所貽留給他們的資財，又給他們斷了後患，在這裏是可稱得起是個財主，無憂無慮，謀幾世的溫飽，偏生他妻白鳳娃，從小隨

父出沒驚濤駭浪之中，殺人越貨，跳迸慣了的，初到江南，見着到處水綠山青，風物清美，比起黃沙漫漫，濁流千里，相差何止天地，手邊又有的是錢，到也覺著事事可心，處處適意，日子一久，由漸覺無奇，變而爲靜極思動，先祇不耐清閒，還沒想到重理舊業，僅僅招些年青人，去往家中，隨他夫妻，練習武藝而已，誰知第四五年上，山中出蛟，發了大水，他夫妻還鄉之時，因爲金鵬幼小出門，故鄉變成生土，祇會躍馬行舟，不懂求田問舍，經人慫恿，把沿江的水田，都買了去，這些田土，多半是江邊淤起來的沙洲，照例是過些年，要淹沒一回，也有水退以後，地形不變，或是淤得更好的，終是被水冲刷壞了的居多，叫作靠天吃飯，地雖肥美，向少人要，他初回那知究竟裏，遇田就買，見每年收成那多，還在高興，一旦發水，全數精光，偏這一年水又格外大些，竟見不到田的影子，不知不覺，把家產傾了多半，他又豪爽成習，養得人多，食用奢侈，眼看不能持久，又不願縮小門面，暗中一商量，知道江南太平已久，人烟稠密，稍爲出點命盜案子，便要轟動一時，不能似黃河口岸上做法，於是用下極細密的心思，把長做改作短做，化零爲整，化近爲遠，遇上一水好買賣，總是老遠尾隨下去，要劫便是大的，連人帶船，一齊弄光做絕，不留一個活口，出事以後，祇當客船遇風沉沒，看不出一絲盜劫痕跡，稍差一點，決不下手，似這樣做過幾年，漸漸挑選徒弟出道，江船常時失事，謠言漸多，爲避風聲，斂跡了

些時候，最後又改了方法，命手下徒弟，四出躡訪，專向遠處，做些生意，自己一面頂着富商地主牌號，專一結交官紳，手下徒黨，也分作爲幾代，除第一代明徒，偶然得見外，餘者多是奉命行事，輕易見不着他的面，就有要事得見，也在舟山附近，一個荒島裏面聚會，輩分小的，竟有始終沒見過他面的，不過一二十年的光陰，居然成了當地首戶，仗着規條嚴密，又喜作些善舉，本地都當他是個豪俠好義的富翁，休說無人知他踪跡，便是江湖上，也祇知舟山碧螺島內，有一本領高強，徒黨衆多，行踪飄忽的水上英雄，黑飛魚金本白，誰也沒想到他會家居此地，他閒來無事，仍然收徒習武，他妻白鳳娃，生有一個兒子，今年才十九歲，取名金庭玉，水旱功夫都不錯，十六歲上，就入了武庠，獨子嬌慣，未免格外特強胡來，近來名聲，臭了些，他那門下徒弟，上自紳富世族，下自五行八作，那等人俱有，一共分成兩等使用，第一等是先說那些在水旱兩路，做強盜生涯的，第二等便是這些好人家的子弟，借傳授武藝，來給他壯門面的，兩下雖是同門，從來不通問問，前者更是諱莫如深，就明知所遇是第二等的同門，暗中祇管照應，當面決不吐露隻字，可是這些少年執袴，也有被他看中，選爲心腹，加入盜黨的，都負有一種使命，他知這些門徒，全有身家，而與富貴場中，多通聲氣，並不令其隨同爲盜，祇命他們，隨時留意，做個高等眼線，遇上可擾之船，祇要經過這條江面，給那人船上釘下一塊，寸許見方的黑飛

魚圖記，經他手下發覺，報信上去，或是就船上下手，或是派下徒黨，尾隨到了地頭，再行乘便打搶，這類盜案，多發生在遠處，尊舟圖記，便是由此而來，連日因賊子金庭玉，在鎮上新惹了禍，連傷三命，仗着老賊財勢，苦主雖然忍痛和息，可是新任官，甚是精明，聽說已有耳聞，賊子怕官過江私訪，城鎮兩處，都派有耳目，準備官府一來，便誘迫到他徒黨家裏，軟硬兼施，不令過問，說好交個朋友來往，不好便下毒手做掉，舜翁之來，剛巧趕上，幾乎把你錯成了是地方官，弄出事來，多虧上岸時，散了兩串錢，在場有兩個村民，也是書迷，上樓時看見舜翁，說起散錢之事，那兩賊黨，已分一人，前往報信，一聽說是過路客人，小賊性情剛暴，恐錯報受罰，知我與老賊相識，有點情面，小賊也還知點敬重，求我說情，我幾面推詳，斷定舜翁是小妹所遇貴人，會罷茶賬，便值開書，後來正想請教，不想青眼先施，此時舜翁，已然無害，即使得知此事，老賊的規條，祇會尋我算賬，也不與你相干，小弟前助小妹，打消了小賊妄念，今晚又趕去他的圖記，倘若知道，未必與我干休，但小弟也決不怕他，祇那釘圖記的賊徒，知機密已洩，難免陰謀陷害，舜翁異日還鄉，對於令親友輩，須要多多留意才好，舜民聞言，好生驚疑，祇自己素無仇怨，想不起那釘圖記的人是誰，想了想答道，多蒙半翁答救，小弟得免大禍，感謝不盡，此番攜眷遊杭，祇爲進香還願，不料生此非災，雖蒙大力化解，異日吉凶尙自難



定，聞得半翁，精於占卜之學，可否賜教，以便趨避呢。半瓢道：舜翁不說。我也有此意思，我那測字，祇占眼前，度卜一卦，看看如何。說罷，要了三枚銅錢，就手內搖放六次，按易理占了一卦，乃是雷澤歸妹，細一推算，不覺大驚，舜民見他面容失色，疑心自己有什麼禍變，驚問卦象如何，半瓢愀然拱手道：恭喜，舜兄，卦象於你大吉，祇是此次杭州之行，必無所得，到後三日，即有急足催歸，至於金屋藏嬌，自有異人送上門來，明冬定生賢郎無疑，於我却大不利了，舜民因船人僕役，祇知杭州進香，買妾之事，都不知，却被半瓢初見道出，益發心折，剛要問話，半瓢略爲定了定神，又排出一卦，祇自己細詳了詳，連卦名義解，都未說出，便對舜民道：你我萍水班荆，便成知己，可算有緣，明日桐君之遊，可以中止，小妹母病，未必能來，如念他窮，他住桐君山後黃港村，一片梅林後面，那裏有一危崖，上有飛泉，下有茅蓬五間，倚崖而建，即是他家，離此有十來里，地雖隱僻，說明了却極易尋，明早開船時，可着尊管，與他送些錢去，小妹奇女，必不拒却，尊管回時，可在鎮上茶館中，尋謝阿二，向他租匹快馬，不消兩個時辰，就趕上尊舟了，歸途最好仍走水路，務請駕臨黃港村，小妹家中一行，決保舜翁無恙，小弟或者在彼相待，尚有相煩之處，此時天已不早，恐小女一人在家久候，且告辭罷，舜民見他兩番卦卜，面色沈憂，語言失次，迥非初見時安祥爽朗之狀，料非無故，尙欲留談片時，半

瓢已自站起，再四叮嚀，叫舜民不要遊山，明早速行，舜民留他不成，問他住址，又是搖頭，連道無須，祇得送他上岸，殷懃訂了後會而別，夫妻見面，談說經過，覺着事雖不經，不由不信，到底慎重爲是，虞妻又是胆小，恨不得當晚開船才好，好容易挨到天明將近，舜民斷定半瓢，也是個異人，決非江湖術士一流人物，仔細尋思一過，安心要結納，這個風塵朋友，便命王升，拿了一百兩銀子，前往黃港村，照他所言行事，尋着江小妹，就說舜民夫妻，本定今早和他相見，因有事一早開船，不及應約，昨晚鎮上閒遊，得遇蘇半瓢老先生，聽說他許多孝行，甚是欽敬，又知他母病待醫，家况清寒，待命人送這一點銀子，請他收下，爲老母醫藥之資，如另有相須之處，可往永康見訪，當能爲力等語，行時虞妻又叮囑王升，留意觀查小妹家况，銀子務要留下，王升領命去訖，舜民便命開船，前行不遠，卽是嚴灘，上有漢嚴子陵的釣台，舜民夫妻因一夜耽着心思，沒有睡好，開了船好一會，心情略寬，都有點倦意，無興登臨，命船祇管開行，到了釣台，不必來喊，逕和虞妻，和衣睡去，直睡到午後被船身顛醒，夫妻相繼起身，天已夜西，釣台早已過去，王升也在午後回轉，喚來一問，說是到了黃港村，江家小妹應門時，面有淚痕，神情頗爲愁苦，對於主人贈銀之事，似已前知，見來人便讓了進去，那茅蓬共是五間，依着山崖建成，並不一排，外觀雖是茅蓬竹架，內裏却極堅固整潔，石地上連一點灰都看不見，傢俱

全是竹製，小妹的娘，睡在裏間，外屋三間，兩明一暗，甚是敞亮，大約小妹，就住在緊靠他娘房的明間之內，牆上掛着琴和寶劍弓袋，另外掛有兩枝鐵簫，竹架上堆了不少書，竹案上筆墨文具，無一不備，如非房子簡陋，看那陳設，直似一個士族家中的書房，那像個江邊打魚女子所居，交了銀子，小妹立即收下，毫無客套做作，王升因見小妹容顏愁苦，順便問他，老太太病禮，可曾痊愈，小妹答是回去上覆主人，家母的病，昨晚服藥，業已轉危爲安了，隨說隨去暗間內拉出一個，比他身材略高，年紀略大兩歲的大姐，品貌比小妹生得富泰一些，不知因何傷心，兩眼俱已哭腫，小妹指着那位大姐，對王升說，這是我結拜姊妹，姓蘇，下次再見，總不致不認得吧，王升也不知小妹是什用意，含糊應了，當即告辭回來，行時，那大姐已跑進暗間，彷彿聽得裏面，有一老人，微微呻吟了一聲，別時小妹請主人休忘却蘇先生之言，歸途最好來此一行，剛走出那片梅林，馬夫謝阿二，已牽了兩匹好走馬，在林外相候，說是奉了蘇先生之命，來送王升回船，當下隨他各騎一馬回趕，可是走的却非原路，先以爲他本地人路熟，定是抄近而行，容到繞向江邊，走了好久，才看出離昨晚泊船之處，不過七八里，算起來至少也多繞走了一半多路，上船，下馬相別，給他馬的顧价，堅執不受，說蘇先生的朋友，不能要錢，竟自騎上一匹，牽上一匹，揚鞭飛馳而去，回船正趕老爺睡熟，沒敢驚動，如今過完富春，已離錢塘江江上

遊不遠了，舜民一聽，原來船行順水，又是順風，已入了錢塘江，正值晚潮時初起之際，無怪乎船身顛動得緊了，一面點頭，吩咐打面湯水，跟着開飯，王升出後，夫妻談起小妹，和蘇翁之事，互相推詳，覺着小妹受銀不謝，定有深意存蓄，那姓蘇的結義姊妹，定是蘇翁之女蘭珍無疑，祇不知何事悲淚，哭得兩眼都腫，如說爲了江母之病，小妹又說母病漸愈，况且小妹也那般愁眉苦臉的，是何緣故，小妹母女相依，家無男丁，王升行時所聞，暗問中老人微呻之聲，又是何人，好生不解，一會，王升端進面湯水，舜民二次盤問，王升說行時所聞暗室微呻，聲極微細，比時風吹林木正響，許有誤聽，但看蘇女含淚出進之狀，室內必有人在，並且決非江母，舜民先因蘇翁昨晚卦後神色，頗如倉皇，疑心因爲洩機，受了凶人暗算不成，繼思蘇翁言談舉止，證以茶樓見聞，在在貴人尊敬，好似一鄉耆宿，他和小妹相識，也祇近年，不會無家，小妹寡母孤女，家復寒素，縱有不測，萬不會在臨危之時，棄家就養於人之理，再聽小妹所說，緊記蘇翁之言，分明盼已歸途往訪，蘇翁如若遇害，怎會出此，况還有馬夫謝阿二奉命送人之言，越想越覺自己所猜，蘇翁不會有變，王升雖然從小相隨，精明強幹，也許一時誤會，就此放過，夫妻洗嗽進食之後，天已昏黑，船人因錢江夜潮浪大，將船泊在隣近西興的小鎮上，第二日一早，開船到了西興，渡過對岸，開發船錢，雇了轎和挑子，往預先約定的親戚家中走去，那親戚家姓

陳，字葦村，也是一個鄉宦，家住杭州城內碗兒巷，西湖邊上，建有一所花園，背山濱湖，取名適園，頗具亭榭花木之勝，本地人因園主人姓陳，都叫他做陳莊，葦村科甲顯宦，告老才祇兩年，與舜民既是通家世交，又是至戚厚誼，因舜民家居無事，屢次寫信邀他遊杭小住，均未前來，頭一晚接到舜民由航船上寄來的信，說舜民夫妻日內來杭相晤，以爲總還有兩天才到，沒有就派人接，不料舜民船快，路上毫無耽擱，已自到來，聞報忙同內眷出來，將舜民夫妻，接了進去，互相寒暄敘闊，一一見禮落坐，葦村飲食起居，無不講求，自有一番豐厚的款待，知己交親，久別重逢，暢談到了夜深，方始各道安置，第二日葦村又遍召親友，設宴洗塵，歡敘了一整天，舜民老惦着蘇半瓢的神卦，恐怕留日無多，第三日一早，便催着虞妻，同往靈隱天竺諸大寺進香。葦村也率眷陪了同去，等把香燒完，舜民提議歸途就便雇舟遊湖，葦村笑道，今天弟夫人必已走吃力了，日子還長，老弟心急則甚，舜民不便和他說舟行所遇種種奇事，祇說內子夢想湖山，業已多年，願意先覩爲快，葦村聞言，忙命人去雇了湖中畫舫，定下一桌上等船菜，準備快遊一日，夜分再散，兩家眷屬，坐轎到湖濱上了畫舫，天已申未之交，江南地暖，氣候溫和，陽鳥始斜，雲淨天高，湖波清淺，因風起皺，映着斜陽，幻成一片片的金鱗，散動不休，水底游魚，往來可數，掉尾撥頭，近舟而嬉，兩舷船娘，雙漿輕搖，船過處，把湖底的香灰泥，攪成一

團團的淡霧濃烟，泛上湖面。隨着一圈圈的水漩，由小而大，盪散開去，遙望保俶雷峯二塔，相向矗立於湖山斜照之中，浮頂耀金，剝碑映日，塔角殘鈴，迎風微晃，時作啞響，端莊靜穆，古意蒼然，濱湖諸山，曳紫縈青，嵐光欲活，湖堤草木，尙未凋落，可是蓼花紅透，楓葉已丹，沿堤望過去，翠葉青竹行裏，時有三五紅樹，點綴其間，道旁更是野菊盛開，秋花繁豔，趁得秋光十分明麗，舜民心想雖然西湖是個熱鬧名勝，儘管湖濱車馬，遊人絡繹，湖中畫舫笙歌，往來梭織，被這些水色山光，古塔秋容一點綴，會心人置身其間，一樣能靜心領略，神遊物外，轉覺鬧中之靜，別有佳趣，連這些遊人車馬，畫舫笙歌，一樣都少他不得，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正凝思間，忽聽葦村笑道，老弟台，你想什麼，我們去湖心亭，坐一會好嗎。弟夫人想看三潭印月，我說等月上再去，其實人爲之景，有名無實，白日更沒個看頭，轉不如平湖秋月那裏，還多幾分清趣呢，舜民此行爲了愛妻遊湖之願，無所不可，答道老大哥湖山嘯傲，已非朝夕，小弟雖是舊遊之所，多年不至，面目依稀，道路全非，那似你這識途老馬，自然惟命是從，休來丁問，我不過見這秋色清明，比起春遊，一味穠豔，還要有趣，一時出神，那有什麼心事，葦村便命下人，吩咐船娘，搖往湖心亭去，那湖心亭，祇是湖中心一個土堆，廣才數畝，地並不高，與湖堤差不了多少，因地面山懷湖，四面皆水，地勢絕佳，堆上面建有一所房子，供着蘇白二

公，粉牆朱柱，曲廊石檻，到處都是名流題識牌匾，建築頗爲端雅。墨客騷人，固嘗遊止，達官富紳，更是常在此中讌集盤踞，遊人無論男女，不分等列，均慕名往訪，雅俗咸臨，臬鸞並集，把這土堆，成了一個最出風頭的所在，有時題壁步韻，詞新句麗，卽古憑今，悲歌慷慨，雖然無病之呻，頗有幾分像是雅處，還不過於糟踐湖上，有時則是附庸風雅，借題大嚼，肴蒸酒熟，席散蠅喧，甚或勢利酬應，攜娼挾眷，粉膩脂香，追騷逐臭，大宴之後，往往數日之間，猶有餘腥，舜民昔年在杭州住過數年，飽嚼此中况味，當時隨口答應，船行後想起，葦村自命雅人，怎賞識這個地方，好在隨意閒遊，多年未來，去看可是昔年微逐之景也好，便不再題，當年夏秋間，雨量特大，亭岸相去水面僅有尺餘，烟波浮渺，越顯乎闊，遙望湖亭，和鄰近的白公墩，直似千頃平波中，靜靜的浮着兩張大荷葉，一會搖近亭前，舜民見石步旁邊，停泊着幾隻遊舫，裝繪均極華麗，岸上散立着許多官府隨從，料定又有達官貴人，在此讌集，不禁眉頭一縐，葦村已看在眼裏，笑道，老弟喜靜惡喧，這裏不宜遊賞，你可知我此來用意麼，舜民間故，葦村答道那白公墩，地勢卑濕，號稱蛇窟，毒蛇甚多，素少遊人足跡，近兩月，墩上忽有一異人，結茅其中，起初白天在湖心亭賣藥，窮人問症給藥，得價卽賣，不爭多寡，藥頗奇驗，什麼病都能治，漸傳到富貴人耳裏，向他買藥，他却三百五百，千八百銀子的胡要，並且一還價就不賣，解

事的買了回去，那病立時就好，有那慳吝不曉事的，認他是詐，以勢力欺壓，他也不怕，也不着急，祇幾句話一出口，來人便自找台階，含愧回去。衆人都料所說必是對方穩事，可是在旁諸人，一個也不明白說的是些什麼，有時對方不肯輸氣，意欲設計中傷，令官府驅他出境，總是鬧過一陣，事便陰消，官差從未和他對過面。後來再有請託治辦他的，連官府那裏都通不過了，縣令朱人駿，是我年姪，偷偷告訴我好些異跡，官場中暗地傳遍，民間僅知他樂善好施而已，前月，內人有病甚重，親去尋他，果然一藥而愈，見他也和常人一樣，無什可異之相，每次得了重價，十有九散給窮人，偶而也擋了藥箱，到湖堤上叫賣，自稱姓韓，人都叫他作賽韓康，他也居之不疑，我有兩個同年子姪，一名許成，一名吳啓禎，多是少年好事，常往湖亭，藉口買藥，和他攀談，日子一久，覺出他人並不在湖亭居住，可是從未見他坐過船，行踪飄忽，來去都無人知道，存心候他，却又久等不來，稍一轉臉，人已擋了藥囊出現，去也如此，有一天，許成和廟祝借宿，隔夜歇在亭內，藏身門洞裏面，目不轉睛，看定外面，這日恰值連陰了好幾天，湖面上烟籠霧約，宿雨未收，甚是清靜，等到辰巳之交，忽瞥見他從白公墩，那一面從容踏水衝烟而來，許成也沒給他叫破，好在別無人知，仍就出去，和他同在廊下避雨閒談，午後有人駕船，賣了些藥，賽韓康忽對許成說，你到是個有心的，可惜不是我輩中人，我住對面土墩上，等一樣



東西，此來專爲救這湖上生靈，再有月餘即走，我還帶有兩個徒弟，他們皮氣不好，今天的事，不要對人說起。將來自有好處，許成由此更加禮重，常尋他問些休咎，均有奇驗，他那兩個徒弟，俱是花子一樣打扮，日前我又有一點疑難事發愁，許成背人對我一說，才知他真是風塵中的異人奇士，第二日同許成前往求教，照他所說去辦，果然迎刃而解，今早我聽內人說起賢梁孟的心事，豈不正好前去，求他給藥指點，近年湖亭風氣已變，官場中多改在紳富別業宴客，湖亭內祇有一個司香火的老廟祝，偶有遊客，多自外來，不似以前熱鬧了。這些船多半是些買藥的主顧呢，舜民夫婦聞言，俱甚心喜，連聲道好，正說之間，船已泊岸，那些隨從各擁隨着自己主人，各往下走，各上已船，一會便即開走，散了一個淨，舜民見亭中人靜，甚是心喜，那老廟祝送客出來，望見葦村上岸，原是熟人，忙即趕過趨待，葦村便問韓老先生呢，廟祝道，老爺來得真巧，滴才許少爺來過兩次，還送了一包東西，聽說韓先生就在明日要走呢，葦村舜民聞言，忙命廟祝持帖趕前先容，一行人等跟踪而入，進門一看，那藥案就設在湖亭頭門天井裏面，借了廟祝一張條桌，一條板凳，向陽而坐。一頭放着一個粗黃麻皮製就的藥囊，長約三尺，虛疊案上，看不出有什麼藥料，賽韓康是瘦長有鬚的人，布衣芒鞋桌旁橫着一枝鮮紅如血的竹杖，舜民首先觸目的便是那雙眼睛，啓闔之間，寒光炯炯，彷彿如射，葦村拉着舜民當先，未及說話，賽韓康

已將身立起，對着舜民道，居士遠來不易，還沒有回去麼，舜民觸動舟行所遇，心剛一驚，賽韓康又道，山野之人，偶應一人之約，來此辦一小事，棲避數日，都是自己不好，想給一般苦朋友，幫個小忙，略博微利，不料有人饒舌，平添了無數麻煩，早已厭倦湖山，打算離去，恰巧今早事完，等個有緣人到此，送幾粒丸藥與他，又耽擱了大半日，不想等了，難得居士到來，即以奉贈，了却我這賣藥生涯如何，說罷，便喊徒兒，將那餘剩的幾粒丸藥拿來，舜民入山時，早瞥見廊階下，兩個花子，一倚一坐，聞言便有一個走來應聲道，師傅那粒丸藥，現在囊內，這幾丸藥，不是給徒兒了嗎，如何又都送別人，賽韓康哈哈笑道，沒出息的東西，你要人幫忙，不會等他長大成人，再尋了去，如今人還未生下地，樂得現成人情，都不會做，怎這般小氣，那小花子一張臉，半紅半白，齊鼻中分，已經異相，又是個凹進去的扁臉，襯着濃眉大眼，闊鼻掀唇，下邊赤着泥足，衣衫破舊，甚是骯髒，直和畫兒上的鬼怪差不多，細看過去，已是成人，並非幼丐，聽乃師之言，將藥丸從懷中取出，神態頗為勉強，舜民原是拱手聽語，疑他想酬謝，剛一回顧從人，葦村已自覺察，暗扯了舜民一把向前說道，韓老先生，這是舍親虞舜民，從永康來此，聞得大名專誠拜訪，就便買一點延嗣的藥，還望不吝賜教為幸，賽韓康連理也未理，逕對舜民道，你我這一面之緣，實為不易，藥早備好在此，第一丸服後，自能如願，尊夫人賢德，不要負

他好意，無論歸途多忙，對自己人，更不可失約不赴，他年家人如有傷病，餘丸備用，每服一粒，祇這藥價，說是奉送，實則甚大，你願出麼，舜民本有先人之見，加以一見傾心，雖然先後言之相符，並未在意。脫口答道，無不遵命，賽韓康道，此時我並不要你的，永康方岩，花子甚多，我欠了他們的情，須你設法代還，他們頗講信義，決不輕擾，每年有二十擔老米，便足用了，舜民忙道，些須小事，晚生遵命，老先生請放心就是，賽韓康笑道，很好，我也該走了，借你們來船渡到白公墩，取點東西回來，送我上岸吧，葦村一旁插口道，老先生在此，博施濟衆，肘後千金，爲我杭人造福，如何便走，賽韓康道，這也沒法子事，你船上現有家眷，我師徒三人，風塵骯髒，祇說肯不肯借渡吧，葦村道，我等求之不得，那有不借之理，賽韓康道，我知你們就要回船，反正就便，不然也不阻你遊湖清興，既然如此，快走，免得尊管，又多一番苦尋，說罷起身，葦村舜民也未求甚解，賞了廟祝二兩銀子，匆匆陪他師徒，一同登舟，賽韓康師徒，祇向船頭上坐定，不肯進入艙內，讓過兩次，祇得任之，問他兩個丐徒名姓，搖頭不答，白公墩相去不遠，一會搖到，賽韓康師徒三人上去，不令衆人隨往，葦村舜民往他去處一看，墩上盡是樹木，茅蓬已然撤去，賽韓康走到一株垂楊老木之下，伸手拾起一面形如古鏡的東西，揣向懷內，精光躍目，一閃既隱，同時瞥見樹下稀糟糟爛着一堆東西，似有皮鱗，尙未化完，奇腥之氣

，不時隨風吹到，賽韓康搖了搖頭，從身畔取出一個玉瓶，往地上倒了倒，隨行一個跛脚的小花子，便將樹側茅草取來蓋上，戟指怒目，意頗忿恨，賽韓康兩手合攏，搓了兩搓，往下一放，茅草立即發火，燃燒起來，賽韓康再虛按了兩下，丈許方圓一片地面，立即往下自行陷塌，連同那堆爛腐之物，沈入地面，火光隱處，地方由分而合，相隔三兩丈，看得畢真，賽韓康師傅，仍就回到船上，對於前事，一字不提，葦村知他皮氣古怪，問也不答，意欲請他同往家中，少聚一日，話才出口，賽韓康便止他道，我和居士，緣法祇此，這裏人都道我會法術，水面來去自如，不用舟楫，爲請居士代我釋疑，才行借渡，有人提起，務望轉告，說我祇會賣藥行醫，不會妖法，足感盛情，卽此一渡，尙且不肯白擾，怎敢下榻尊府，再叨盛宴，說完又對着船娘，嘴皮動了幾動，船娘立時面上失色，諾諾連聲而退，舜民葦村，離得那近，竟未聽見說些什麼，自他師徒上船以後，並沒見船行怎快，可是由湖亭到堤頭，照例也得搖上些時，可是衆人才幾句話的功夫，不知不覺，船已停岸，舜民葦村連同艙中女眷，都有好些事想請問，各人正在伺察神色，相機發問，竟沒等張開口，便自到達，賽韓康祇向舜民說了兩句勿忘前言，俟再相見，逕率兩丐徒跳上岸去，時方垂暮，岸上遊人多賦歸去，下船雇轎，人語喧呶，甚是繁亂，一晃便閃入人叢之中，不知去向，葦村知他不願人知，剛囑咐隨行諸人，今日之事，不要對人說起，還未吩

咐回船夜遊，舜民忽聽岸上有兩人在雇划子，一人語音頗似王升，探頭一看，誰說不是，還同了陳莊一個下人，心中一動，王升也自看見主人，急匆匆搶步跳上船來，朝葦村舜民先請了一個安，垂手侍立，對舜民說道：「適才永康專人前來，說大老爺已然還鄉，請老爺即日回來，有要事商量，舜民久知乃兄堯民，得罪權要甚多，常時替他耽心，近年外放福建臬司，做了外官，方覺好些，忽然還鄉，事前一封信都沒有，必有變故，不禁大驚，舟中不便細問，忙和葦村說了，一行人等，立即登岸，回轉陳莊，堯民派來的家丁，因是起早，連夜趕來，正在歇乏，聞得二老爺回轉，忙即入見，舜民屏人一問，才知堯民雖居外官，依然不減鋒鏑，督撫是個執袴貴胄，兩下勢如水火，勾通朝中權要，連參奏了兩本，幸而聖眷未衰，又有正人維護，絕大風波，平安渡過，堯民見羣小積怨已深，再不急流勇退，定難免禍，隔了些時，便即辭官告老，雖得原品休致，可是對頭仍不甘心，時思陷害，並有遣人行刺之舉，多虧堯民，有一幕友魏良夫，機智多謀，事前早代他將交代辦好，廷旨一到，辦完手續，用李代桃僵之計，家眷行李，和本人分兩路去，等奸謀發動，堯民和魏良夫主賓兩人，早已輕騎滅從，還鄉多日了，恐對頭行刺未成，又生別計，加以跋涉艱勞，犯了老病，渴思兄弟，專人來請舜民回去相見，商量一切，來人並說起蕭山一帶，出蛟發水，道途難行，起旱反到更慢，歸途最好仍走水路，舜民聞言，心才略放，多

年手足，難得聚首，又在多事之秋，那有不回之理，想起半瓢和饗韓康之言，果然靈驗，好生贊服，立向葦村辭別，葦村知留不住，一面命人雇船，明日起身，一面設宴送行，席間笑對舜民道，那位韓先生，真有妙處，適才他走後，老弟忙着回來，內人在他座下，拾起一付風籐竹的手鐲，還包有一張紙條，大意說鐲代船價，賢夫婦回家，明年必有夢熊之占，并有歸途之約，不可不赴等語，老弟初來，適才又未見他寫字，他却事事前知，真可謂爲神仙中人了，他從來對人，不修禮貌，藥價不論多少，更是必須無缺，却對老弟台如此客氣關切，緣分不淺呢。舜民要過紙條，看了說道，風塵之中，頗有異人，我們不留心罷了，於是又把富春江舟行所遇，述了一遍，虞妻雖因此行匆匆，祇留三日，千金選妾，又成虛願，幸見半瓢之言已驗，饗韓康又有仙人之名，所說當然不虛，但盼到時應驗，自沒話說，祇囑舜民，無論如何，中途必赴蘇翁之約，以免自誤良機，舜民本是打算回家，見過兄長，再去赴約，繼一想順路的事，葦村虞妻再三相勸，葦村與堯民，更是同榜同官，至戚至好，聽說告官回來，執意同舟前往一聚，並不以禍福牽連爲念，又買了許多禮物，俱是杭垣名產，明前金腿綢緞茶葉之類，送他弟兄二人，和別的親友，連買帶包裝，結束行李，直忙了大半夜，舜民見他古道熱腸，親交情重，不便深攔，祇得任之，次日上船，陳家好些人，俱送到江邊，方始回轉，因添了葦村主僕三人，雇的是一隻頭號官船，

爲了求快，另加了一班繹夫，每晚均有酒肉犒勞，人人賣力，風頭又順，雖然船行上水，走得並不甚慢，日裏三個主人，前艙坐談，明窗几淨，茶香酒熱，眼望大江雄闊，水碧山青，江水蕩蕩，自動起千萬片縠紋，在晴光激盪之中，平鋪順流而來，打得船頭汨汨作響，時而片帆高穩，映日輕颺，時而繹夫爭途，齊唱山歌，突臂俯身，首足相啣，盤轉上下於山巔水涯，危崖瞪道之間，榜人一舵在手，時作微動，若不將意，上流頭更有貨船輕舟，木排竹筏，不時揚帆趁流而下，遠望水天相接，帆影參差，不消一會，帆影漸大，急駛有至，彷彿快要撞上，兩船上榜人，口裏一聲招呼，手中舵微微一偏，船身略盪之間，便交錯過去，此東彼西，各奔去路，俄頃已在十多丈外，剩下一個白點，逐漸消沉，葦村盛道江行之樂不置，虞妻一心爲夫置妾生子，那日看見江小妹，一想漁村茅舍中，竟有這等絕色女人，心便動了一下，先後又聽蘇半瓢養韓康二人之言，益發留了點意，料定舜民納妾，應在小妹身上，知舜民爲人正直，已然周濟過小妹，決不肯乘人之危，又愁他心急見兄，不肯赴約，葦村至戚，無話不說，同行正合心意，乘着舜民離開，重託了兩次，葦村自然應諾，船行了兩日，將近桐廬，天色尙早，方要叮囑舜民到時，停舟赴約，就攔半日，江上忽然起了風暴，船人一見天色不好，加急搖駛，繹夫也一齊努力，剛剛船到金沙埠，離泊處還有半里來地，天色已愈變愈惡，岸上是飛沙走石，大風揚塵，屋瓦驚飛，樹

折木斷，人家屋外，晒着的衣被，多被旋風捲起，在暗雲低迷的天空中，恍如白鳥翔翺，上下翻飛。到處搶着關門閉戶，拿進東西，籬圈斗笠兜籃之類，被風吹得在田岸街路上亂滾，江面上是驚濤壁立，駭浪天掀，小山一般的浪頭，一個跟着一個打來，江聲澎湃，宛若雷轟，趁上又尖銳，又淒厲的風聲，濃雲層裏，時發一兩下金線般的電閃。真彷彿有萬千水怪夜叉鬼魅，在那裏奔突叫囂一般，江中船隻，早都泊岸，被風浪打，東斜西歪，沉的沉，碎的碎，隱聞哭聲，隨風吹來，看去觸目驚心，甚是該人，幸而舜民坐的是隻頭號官船，工料堅實，船人又甚在行，老早放下帆蓬，離岸又近，却也被浪顛得七上八下，人倒物翻，站立不住，船人仗有繚天多名，先還打算強掙扎到埠頭上去停泊，舜民見滿船皆水，情勢危急，一眼看到前面丈許，便是舊日停泊之處，自己不能起身，連喝幾聲停船，人聲風聲喧嘩，亂做一團，船和撥浪鼓似的，那聽得見，王升恰在關窗，周身都被浪頭打濕，跌跌搶搶，連滾帶爬，搶向後艙一說，船老大道，我們不是不知道性命交關，先前不料風暴這樣利害，繚夫多已上岸，準備搶到埠頭再停，如今他們都在岸上拚命，和風鬥，喊也喊不應，又是上水，要把繚繩解斷，人跌傷不說，這船順流淌去，還當了得，除靠天菩薩保佑，掙到埠頭，真無法想，說時，王升一眼瞥見離身兩三丈的江岸上，風沙影裏，站着兩個白衣短裝女子，手中俱持有發亮的東西，天色昏暗，未辨何物，心想這樣大風，居然不



怕，敢來江邊閒立，也不怕吹下江去。念頭才一轉，江中風浪益發險惡，船老大又被浪頭掃着一下，幾乎跌倒，手中的舵，失了平衡，往側一偏，船身就勢歪向一邊，舵身軋軋作響，似要斷折，跟着又是一個兩丈來高的浪頭打到，當時形勢，危險已極。如被打中，那船不碎，也必翻轉，爲巨浪捲去，船人齊聲急喊天菩薩，船老大臉上已是面無人色，幸而浪頭來處較遠，強弩之末，來勢雖甚凶猛，眼看白浪如山，離船僅有兩丈，快被打上，船側水面上，忽然起了一個漩渦，浪頭到此，餘力已盡，往下一壓，船老大就勢拚命搬舵，已側的船身，立時平轉，就這樣船身還被浪激盪起丈許來高，起落了好幾次，當這驚惶駭亂之間，吶吶一聲，船頭上那根繃柱，突然折斷，船身再也吃不住勁，順流便要倒淌下去，風浪太大，舵樓中人，尙且立脚不定，如何再能搖櫓，同時帆蓬船舵，全都軋軋亂響，又似要折斷，當這危機瞬息之間，彷彿聽得風浪吼嘯中，有一女子嬌叱，跟着前船頭上，似有白光微閃，隱聞扎的一聲，船人疑心有了鬼怪，紛往前艙嚇退，船已倒退了兩三丈，忽然停住，船也斜順過來，頭向着岸，一任江中大小浪頭，左一個，右一個，橫掃順打，船身祇管起落顛盪，船却似被什東西牽住，並不往下流淌去，船人俱疑其天神降佑，紛紛歡呼跪禱，因離岸雖祇兩三丈，水深浪急，仍是靠攏不易，又不知船身因何停住，正待設法攏岸，船頭一人，瞥見船頭上，亮晶晶一樣東西，先還不敢走近，定睛細看，乃是一把鋼

抓，抓在船頭，暗影中彷彿抓上，還有一根長索，筆也似直，通到岸上，心中奇怪，船舷無法行走，不顧客人見怪，逕由中艙通過，奔向後稍一說，船老大聞言，才知船被岸上抓住，心中一放，不管人是神，且先救命保船要緊，忙喝船人，一齊動手，篙櫓並用，祇要再略近岸丈許，即可脫險，船人有了生機，俱都踴躍從事，無奈風勢惡而不定，近岸處浪力更大，漩渦時起，一不小心，便有沉碎之虞，船老打招呼衆人，嗆風呼號，兩手緊握舵柄，左迸右轉，兀自欲前又却，祇在原處，搶進二三尺，又被浪打了回來，近岸不得，方自焦急無計，船頭忽然漸漸一點一點的，斜行向岸，緩緩移動，這祇不多一會的事，艙中葦村舜民夫妻，連同所帶下人，不慣風浪之苦，俱都暈吐，各在牀上，抱定牀欄杆，隨了那船身偏側滾來滾去，艙中遍處水濕，舜民和葦村並臥前艙，祇知風浪險惡可虞，還當官船甚大，不會出事，虞妻却已駭得哭喊神佛了，舜民聽見人聲嘩噪，由前後艙風浪聲中，隱隱傳來，不覺心驚，兩次想喊人來問，葦村勉強說道，以你我爲人，絕無凶折之虞，否則蘇韓二公，也不會那樣說法了，事有命定，着急無用，我們顧命，船人也要顧船，決不甘心，聽其沉沒，我們都是外行，相助不得，問了徒亂人意，不如聽他，自行設法的好，正談說間，王升忽從後艙爬來稟道，恭喜老爺，船已脫險，少停便可靠岸了，舜民忙問原因，王升道，這船纜繩已斷，本已快被風浪打沉，岸上忽然來了兩個白衣女子，用鋼抓將船抓

住，繩頭繫在大樹石上，把那兩班繙夫尋回，相互同拉，內中一個，又縱向船頭，帶過兩條繙繩，繫在繫船樁上，人仍縱回，一齊下手，現在離岸，祇有丈許遠了，還是上次靠岸的地方，舜民問那兩個女子是誰，王升答在後梢，沒有對面，天黑看不真切，一言甫畢，船忽停住，艙門啓處，穿進兩個白衣女子，前面一個，正是上次舟中所遇賣蟹女子江小妹，後面一個，貌略豐腴，沒小妹秀美，却也生得端麗溫文，饒有福相，俱都背插單劍，白布包頭，忙和葦村掙起，正要謝他解救一船之危，小妹先張口道，尊公新遭風浪，身體欠爽，請不要動，有勞王管家，引我們去見夫人好了，舜民和葦村，俱已精神委頓，祇得拱手答道，愚弟兄委實疲困，不成禮數，請二位俠女，先至後艙，與內子相談，等少時收拾清楚，再請二位俠女面謝吧，小妹聞言，也不答應，祇朝着同來女子，嫣然一笑，便同往後艙走去，人仍不能上岸，艙中到處水濕泥淤，又滑又髒，加以舜民一行人等，十九暈船嘔吐，狼藉滿地，下人個個臥倒，祇王升一人，還能勉強支持作事，知道主人急於和兩俠女相見，忙又扶到前艙，喚來幾個船夫，取來茗帚簸箕，先將船艙打掃乾淨，汲些江水，將船板用拖布帚洗淨，船已停泊，拋了大錨，畢竟好些，等一切舒齊，人們也漸漸緩過氣來，舜民葦村命人打了面湯水，從新洗漱，結束衣冠，剛命王升去請太太，陪了二位俠女，到前艙來坐，以便船人打掃，虞妻已由二女，一邊一個，扶了出來，賓主重又見禮落坐，二女初

上船時，舜民見他周身全白，昏暈中沒有在意，及至坐定一看，二女所穿，竟是孝服，不禁大驚，因所服雖重，尚不似父母之喪，未便明詰，忙向江小姨道，那日因蘇老先生，再四促行，不敢久停，未及登堂拜母，僅令小价趨謁，略伸微意，近日令堂老太太的病狀，想已痊愈了吧，小妹答道，尊公顧恤孤寒，義薄雲天，家母全仗贈金調治，不特病愈，且有除根之望，大德不言謝，况以後還有相須之處，小女子也無庸再作俗套了，舜民見他救了一船生命，行所無事，毫無德色，舉止安詳，談吐文雅，與那日江行郊遇，又自不同，越料他出身必非等閒人家，益發心折，答道，舍間尚非寒素，祇是客中帶得無多，自問不是吝人，如若須用，明言無妨，即以此次而論，全船生命，皆出二位俠女所賜，我又何常言謝呢，這位俠女，想是蘇老先生令媛了，他老人家，今日未來，身體尚還康健麼，二女聞言，俱都淒然淚下，仍由江小姨答道，這正是蘇老義父跟前的蘭珍姊姊，實不相瞞，義父那晚別了尊公回去，行未中途，便遭狗子暗算，怪他不該洩漏機密，拔了他的飛魚圖記，受了內傷，還算賊父得信趕來，念在舊日老交情面上，沒有當時處死，並把蘭姊，也喊了去，背回寒家，勉強活到第三日，囑付好了一切後事，與蘭姊的終身，才行撒手而去，義父卜算如神，據說那日與尊公相遇，便算出卦象於他本身大凶，所以再三約請尊公回船，務必往寒家一行，便是爲此，那晚，先還自恃狗子和手下賊黨，均非他老人家對手，

祇要當晚能夠躲過，次日見着賊父，把理認明，即可無事。誰知賊黨中，新到了一個內家能手，專用陰手殺人，這廝名叫小鐵猴侯紹，外號一掌三辣手，當年與義父，還有一點交情，事前如知是他，必不下手，偏生義父隱姓埋名，已廿年，留着很長鬚鬚，熟人乍見，都難認出，這廝年前又被仇人傷了雙目，祇剩半隻眼睛，又在黑暗之中，看不真切，見狗子衆賊黨要吃虧，暗下毒手，事後好生後悔，老賊父子，肯順風轉舵，答應義父，永不許再與尊公爲難，尊公回家，終身不得再提，雙方作爲沒有此事，各不相擾，未始不是看重這廝的情面，否則連蘭姊，也未必能活了，經過情形，已對尊夫人說過，少時自知，義父臨危以前，又卜一卦，算出今日海洋中，有大颶風，要颶過此地，雖是風尾，爲時無多，但那風力，却甚猛惡，行船遇上，決少幸理，尊公必在風浪最大時經此，吉人天相，自不會出什災變，虛驚實所難免，臨終遺命，愚姊妹持他老人家，昔年恃以縱橫江湖的百鍊鋼抓，到江邊相機相助，到時正趕風力絕猛，恐一發不中，徒費心勞，剛等風頭略減，將抓順風擲出，縴繩突然中斷，幸而事先將抓上較筋長繩，緊在一株合抱大樹椿上，否則以愚姊妹二人之力，恐還拉不住呢，想是尊公對待苦人恩厚，這樣險天，那兩班縴夫，依然拚命賣力，縴斷時跌傷了五六個，無一人出怨言，蘭姊恐力氣不夠，去喚他們來相幫拉縴靠岸，依舊人人踴躍，力疾從事，富貴中人，能使苦人，到了危急，真正自願出力賣命，毫

不敲索。最爲少見，休說他們，便是船上人們，都會水性，像先前那般危急，離岸又近，雖說船也要顧，恐怕對於船客生命，早不在話下了，那有這樣心安理得，同共安危，毫不別打破船逃命主意的呢。舜民聞得蘇翁，因救自己而死，早已泣下沾襟，見小妹言詞爽朗，仍往下說，祇得等他說完，方始慘慘淒淒起身，朝着二女，正要下拜，小妹連忙起身攔道：「死生有命，多禮何益，不消再作禮套，也無須乎表白致詞，愚姊妹俱都明白，此中還有曲折，未便卽爲明言，但盼尊公能應義父遺言，拜託之事，就足安泉下老人之心了，舜民聽出蘇翁，必有安理託孤之舉，心仍不忍，仍要望空謝過，風定以後，還要親去弔唁，料理喪葬和身後一切，小妹祇得任其望空遙謝，二女在旁跪拜相謝，禮畢起坐，大家又傷感了一陣，舜民忍不住想問小妹的話，被虞妻暗使眼色止住，舜民見他以目示意，又極口稱讚饒韓康，是個活神仙，面上時露歡喜得意之狀，對於蘭珍，更是接待謙沖，溫語如春，慇懃備至，較諸小妹尤甚，暗中窺查蘭珍，雖然身遭大故，說時一樣掉淚悲苦，但對動手殺父深仇，並不見得十分痛恨，談過之後，漸漸斂了悲戚之容，詞色舉止之端詳，轉不如江小妹那般激昂悲壯，颯爽飛揚，好生奇怪，情知此中必有原因，祇得住口，又過些時，風勢稍小，船老大牽了船人，請王升先容，進艙叩謝二女救船活命之恩，舜民方喚任他入艙，小妹與船老大們，原都熟識，忙卽攔止，獨自走向後梢，再四叮囑，我這拚命

出力，本心不爲救你，無須感謝，我母女孤苦伶仃，不願無事生風，祇要代我隱秘蹤跡，不向人提說此事，就算報德我了，否則今日之事，因風太猛，無一外人在場，如若傳說出去，莫怪我不客氣了。繹人自是紛紛應諾，小妹問起受傷的人，除七名繹夫外，尙有四名船夫，傷勢輕重不等，船老大搬舵時手一滑，右手指甲，被剖翻，頭腿也各受了點磕傷，便把身藏金創靈藥一瓶取出，吩咐斟酌分用，如不敷時，等夜來風住，回家取藥再治，舜民葦村，又命王升，取了二百兩銀子做犒勞。船人三謝而受，又謝了二女，歡喜已極，入夜以後，風勢漸止。下人才端上酒飯。船老板也命人上岸，到鎮上去買酒肉，來犒勞大衆，去人歸報，鎮上受了這一場風災，房屋吹倒了好多處，家家關門閉戶，店舖早已上板，路絕行人，澡堂和書場，俱未挑燈，無處購買食物，舜民得信。又命下人，將杭州帶來的金腿家鄉肉，各取了四隻。給他們煮吃。船人見客人這等體貼，益發感激，俱都印在心裏不提，舜民夫妻葦村三人。因二女一個新遭大故，一個是死者的義女，全不肯飲，大家把飯吃完，天已亥初，舜民正說起明早要往祭奠蘇翁。並爲料理喪葬，小妹笑道，義父身後一切，早有遺命，由我經營。並且連錢都有了，尊公此時急於回家，明早正好開船，這到不勞費心了。舜民自然不安，再四堅持，非盡一番心不可，小妹道，義父靈棺，將來還要葬在貴地，大約過月餘，便要由我運去，那時儘可盡心，何必忙在一時，如真非到靈前

一奠不可，今晚風定無人，最是相宜，不知意下如何，舜民知當地有兇徒盤踞，小妹如此說法，必有原因，又想起多年未見的兄長，想了一想，答道，既然這樣，蘇老先生身後一切，盡以奉煩，須用若干，由我奉上，今晚就隨二位俠女，同往靈前弔奠，明早開船，回轉永康，先代他將佳城卜好，靜俟扶柩到來安葬便了，小妹道，義父臨危以前，有人送來千兩銀子，足可從豐備辦身後，不消尊公破費，既欲今晚臨弔，待愚姊妹先回去，着人來接好了，舜民本意和二女同走，二女力說天色昏暗，風未全住，道途不近，同行反而更慢，轉不如用轎馬來接的快，並問舜民會騎馬不，如不會騎，好用山轎來接，舜民原會騎馬，便問風天黑夜，那有轎馬可雇，小妹道，這裏的人，有好些都受過義父的好處，我們全是相熟，一呼即至，天已不早，先告辭吧，說罷，逕和蘭珍，向葦村虞妻，一一別過，走向船頭，拾起那柄飛抓，腳微點處，凌空數丈高遠，雙雙往岸上蹤去，晃眼沒入黑暗之中，這時風勢漸住，江波漸平，僅剩細浪發發，擊船作響，月影又漸出現，昏沈沈的，孤懸在暗天浮雲之中，烟籠霧約，彷彿明燈之上，霧以重紗，祇露出半規白影，通沒一點輝光，天邊時有一兩點星光閃滅，也是黯淡無芒，若現還隱，江面上看去，一片渾茫，除兩岸遙舟，微有兩三星火光外，什麼也看不見，方與舜民談起，風災可怕，夜景淒迷，比起前兩日秋江夜月，景物幽峭，相去不啻天淵，虞妻已先回轉艙中，等得不耐，命人出來相



請，二人連忙進去，虞妻先笑道：「人還沒走，你偏想問細底，這時人家給你勻出說話功夫，又不進來了，舜民才想起，小妹來時所說，頗多曲折，便問二女後艙所談何事，虞妻笑道：「蘇韓二位，真是妙算如神，想不到在這裏，居然遂了我的心願，真是一件喜事，葦村聞言，知二女之來，果與舜民有關，甚是高興，問道：「聽弟妹所說，莫非前日之言，應驗了麼，虞妻便把二女來意說出，原來那晚蘇半瓢，匆匆別了舜民回去，因所占卦象太兇，並與日裏測字關合，暗忖自從洗手時節，受了異人傳授，學會卜筮堪輿之學，雖然靈應如神，但中間也有兩次兇險，均仗本領和細心預防，躲避過去，這次的卦，一再推詳，好似沒有生路，自己殺孽過重，並未傷一善良，祇有一事，愧對死友，至今想起，汗流浹背，引為終身之恨，死原不畏，祇亡友留下這一點骨血，尙未安排，偏他命賦小星，祇宜側室，年來各處相攸，均無成就，好容易等到今日，巧遇這個姓虞的，積善大家，年紀不算甚大，而有壽徵，品貌才情，心地家室，無一不好，連占兩卦，均與以前所占相合，姻緣已然前定，叵耐有橫禍臨身，難於避免，細想生平，仇家死亡迨盡，祇有今晚，爲救舜民，毀了金鵬飛魚圖記，狗子因想圖謀江小妹，屢被自己作梗，早就懷恨在心，禍根想必在此，但乃父深知自己利害，極爲敬畏，即便知道，也必裝聾作啞，不會輕搖虎鬚，他父子尚非已敵，別人更不用論了，自遇恩師點化，改業洗手，偶濟飢寒，全憑勞力心思所得，

不肯再作馮婦，也沒再傷一人，況且年老貌變，迥非疇昔，就有仇人到此，也不認得，越想越覺同舜民回船之時，曾遇兩個金黨，圖記難保不被賊黨，事前發現，除了金氏父子而外，別無致禍之由，便留了神，半瓢回家，鎮上乃是必由之路，如繞田陌小徑回去，遠要出好幾里地，先時算計賊黨，如欲發難狙擊，必在鎮口廣場左近，繞路回去，躲過兇時，大難或能解免，繼一想生平行事，磊落光明，怎到畏懼賊黨，避道而行，今日沒有拔他圖記，怎走都行，這樣豈不明顯心虛，貽笑鼠輩，倘若兩頭都伏有人，遇上時吃他挖苦兩句，固是不值，再要尋上門去，越更丟臉，自問本領，尚不難制伏他們，還是理直氣壯，行所無事，多留點心，仍走原路爲是，主意打定，一路觀察前行，半瓢也是連數該終，才有此失，當時如繞小路回去，或往江家，待上一夜，賊黨規條，所劫之家，祇有人強行出頭，便丟了本主，先尋出頭人算帳，或言和，或對敵，事情不完，決不再尋本主晦氣，明早舜民開船一走，賊黨守了一夜，不見半瓢走回，必去半瓢家中尋仇。他和小鐵猴侯紹，原是二十年前老朋友，半瓢並還幫過他的大忙，感在心裏，雖然目光不利，白日裏總可辨別出一點聲音形貌，侯紹更是生具異相，半瓢雖然相隔多年，一望而知，兩下祇一認出，憑侯紹一人，就能強制羣賊，永罷干戈，那有這場殺身之禍，半瓢走出里許來地，忽覺心裏怦怦亂跳，暗忖當年久經大敵，孤身出入龍潭虎穴，視爲兒戲，今晚不過有幾個鼠輩爲

難，憑本領足可開發，怎這等心情不寧起來，莫非賊黨中，新請來了什麼能手不成，連想當世水旱兩路有名人物，最好的也不過和自己打個平手，並無過人出奇的英傑，當時並還想到小鐵猴侯紹一身童子功，本領高強，彷彿比己差勝一籌，但是有恩於他，友情甚厚，斷無棄友助敵之理，想過也自拉倒，覺着無慮，打起精神，加速前進，不消片刻，行近街口左近，那地方是背山面江，隣近鎮集的一片大草原，一邊是大麥場，靠江一面，是木行碼頭，成抱大木，橫積如山，再過數十步，便是鎮上，半瓢正走之間，看見道旁木垛上，影綽綽聚有多人，知道所占之事應驗，暗中雖在戒備，仍裝無覺，轉把氣沉下去，從容前行，眼看越走越近，忽聽一聲斷喝，蘇老先生，暫留貴步，接着便聽颼颼連聲，從道旁木垛上，蹤落下二十多條人影，穿的俱是急裝密扣的黑色短衣，身佩兵刃暗器，阻住去路，爲首一人，正是賊魁金鵬的狗子金庭玉，半瓢知賊黨慣例，不是身臨大敵，或是大舉搶劫，對方有扎手的人物，不會出來多人，穿上這黑一色的打扮，料他此來，一爲記恨前破婚姻之仇，二爲拔棄飛魚圖記，犯了他們大忌，頗有拚命情勢，決難善罷干休，也自有些心驚，定睛一看，所有賊黨，均曾相識，金鵬幾個得力的手下，到有一半在內，却無一個生人，方要問他何故攔路堵截，狗子已先發話道，蘇老先生，恕過晚輩驚擾，我等俱是明人，不用細說，家平日，對於你老先生，何等禮重，至於手下叔伯弟兄，更是恭敬尊崇，

無微不至，任他天大的事，祇你出頭相攔，立即一笑拉倒，自問相待不薄，從無失禮之處，適聽人報，賢父女所行所爲，你與豬仔，一不沾親，二不帶故，爲何強自出頭，壞我事規，未免欺人太甚，我趕到此地，久候大駕未來，本心想尋到豬仔船上理論，因這事既爲足下攬去，照例應向足下答話，與豬仔本身，已無關係，何必再去打擾人家，樂得使足下，做一個整人情，賣賣你的威風殺氣，故仍在此苦等，足下果然慷慨駕臨，並未繞避回去，令人可佩，我想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事非目覩，僅憑傳報，真假暫時難定，不過以愚父子相待之厚，和足下之爲人，似乎不應有此類事兒發生，現向足下請教，毀掉我家飛魚，是否賢父女所爲，祇要你說聲並無其事，立時拉倒，還向足下謝罪，我自責問那妄報之人，不難水落石出，如是你老先生主謀，少不得要請你還出一個道理，半瓢見狗子，其勢汹汹，聲色俱厲，說話和迸豆一般，一大串，連珠不斷，說將出來，料難免却爭鬥，不禁把多年未發的火氣，提了起來，適才路上盤算好的一套說詞，全都無心再用，祇冷笑一聲說道，我蘇老頭子，素來行事光明，敢作敢當，今晚此事，自然有個道理，狗子忙搶口道，有什道理，快請說來，我等洗耳恭聽，說時適有一大片濃雲，飛過碧空，將月光遮住，清輝明晦之際，暗影中窺見狗子，一手按住佩刀，一手搭向鏢囊，面帶猶笑，目閃兇光，咄咄逼人，手下人等個個神情躍躍欲動，斷定不懷好意，必出不意一擁下手暗算，忙

把氣功運足，以備萬一，仍答話道，那個自然，我與船客乃係至戚，今晚茶樓相遇，才得知悉，本想向令尊說情，看我薄面，放他過去，後來一想，那留記的人，將圖記釘得那般隱祕，分明與船客非親即故，祇緣受命久了，無法交代，不得已以此搪塞，祇要今日過了這一關，一方領了親情，一方也可交代，用心甚是油滑，泊船恰又在隱祕之所，料他未被你們發現，樂得暗中拔了，既解舍親之難，同時又省得令尊知道此事，難以處置，看了薄面，是壞島規，此例一開，以後再有朋友請託，不便應付，不看薄面，愚父女自然無顏在此安居，又傷朋友，不告而行，異日再圖報答，兩無傷礙，最是妥當，還要往下說時，狗子早已怒不可遏，大喝道，好個昧良無恥的老賊，大家做他，跟着舉刀就斫，賊黨也紛紛各舉兵刃，一擁齊上，此時月黑天陰，雙方都是練家，全憑心靈眼力取勝，稍差一點，便吃大虧。半瓢早有防備，見賊黨以多爲勝，不可理喻，哈哈一笑，身子往後斜倒，脚根用力，便一個飛箭穿雲的身法，一縱三四丈，出了圈外，隨手解開衣紐，等狗子賊黨追蹤過來，又是一個斜飛乳燕的身法，縱向側面廣場之上，就這接連兩縱之間，身子長衣已自脫掉，手持衣領，當作一件短兵器，掄將起來，羣賊也殺上前去，刀槍並舉，暗器齊施，半瓢身懷奇技，內外功俱臻上乘地步，那把羣賊放在心上，雖是手無寸鐵，那一件長衣，舞動起來，竟比什麼兵刃，都顯利害，昏雲冷月之下，祇見刀光閃閃，鏢弩星飛，丁丁錚錚

暗器兵刃觸石墜地之聲，響成一片，數十條黑影，圍繞着一團灰色影子，旋動如飛，在廣場中，馳突往復，滾來滾去，殺了個難解難分，不分勝負，半瓢因金鵬，不會在場。滿擬後來和平了結，不願將事鬧大，先祇利用長衣，用落賊黨的兵刃暗器，並未傷人，繼見賊黨不知進退，定欲置己於死，一味猛上，苦戰不休，心想照此下去，直非傷人不可，要顧全雙方顏面，絕難辦到，擒賊擒王，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打定。正趕衆人趕殺過來，半瓢喝道，你們這羣廢物，再不知好歹，我老頭子，就要得罪了，說時，條地一個黃鵠冲霄的勢子，拔地直上，起到空中，衆賊黨欺他身子凌空，無法閃躲，各將手中暗器，紛紛打出，半瓢早覷定狗子金庭玉的所在，手中長衣一舞，使一個大鵬展翅的解數，將賊黨暗器甩開，就勢運用平生真力，往下一沉，變一個飛鷹捉兔之勢，斜降而下，手持長衣，照準金庭玉，當頭打去，就這一個起落的功夫，連變化了三個解數，端的是疾逾鷹隼，迅速非常，金庭玉那裏能是敵手，初見半瓢起勢，似要落在西北方面，他人站在西面，恰好掉單，正欲趕過追殺，手中一鏢，剛剛發出，萬不料半瓢凌空改招換勢，忽往西面斜飛而下，瞥見人影當頭飛落，未免心裏發慌，忙一刀斫去時，半瓢手中衣衫，已自臨頭，手微一抖動，便將金庭玉的刀裹住，往外一抖，金庭玉虎口，立時震裂，手一抖，刀先被半瓢抖去，甩落地上，心剛失驚，暗道不好，半瓢身法何神速，跟着平橫左肘，由金庭玉右腋之間

斜着往上一擋，先將他兩臂閉住，失了效用，再緊跟着一翻左腕，駢伸二指，照他腦下氣眼點去，狗子刀才脫手，敵人的手便到，兩條左肘背一碰之間，覺着其硬如鋼，骨痛欲裂，力量更是大得出奇，一個立脚不穩，身才往左微一倒退，連蹤身逃走都未想到，負痛驚急慌亂中，口剛喊得一個曖字，已被半瓢點中要害，立即閉氣倒地，雙方都是身手矯捷，迅速非常，衆賊黨一見半瓢落向狗子頭上，知他不懷好意，狗子身側無人，決非其敵，不由大驚，忙即趕過齊喊老蘇休得傷人，一擁齊上趕來救護，半瓢也是一時疏忽，見賊黨無一出奇人物，自己又善避兵刃，容易取勝，所愁祇在傷了狗子，明日與賊父相見，不好下台，沒有顧及眼前禍患，天又陰黑，縱然練就目力，畢竟比日光下差得多，當決計制伏狗子，壓伏羣賊，飛身蹤起之時，彷彿瞥見人羣中，有一矮子，衣服與賊黨不似一律，恰好賊黨中，頗有幾個矮的，因那矮子，隨衆亂趕，身法甚快，心中雖動了一動，偏生事機瞬息，身已飛起，急於擒敵，沒有十分留意，這時點倒狗子，見羣賊已追臨切近，心想祇把狗子當兵器，一舉起來，老賊夫妻，祇此獨子，令又嚴，心腸又狠，相隨作事，全都担着干係，誰敢碰他一下，這一來立時可把羣賊制住，一心想擒狗子，手才抓住人，還未提起，猛覺身側微風颯然，知道有人暗算，心還在罵該死的東西，你們小祖宗，已落我手，還敢放肆，當時一面禦敵，一面更着重在擒狗子，左手的人，並未放下，祇把身子往側一

偏，打算避開來勢，再拿人來，和賊黨理論，誰知中了敵人聲東擊西之計，半瓢明覺敵自右來，方往左一閃，頭忙迴轉，不見有人，身後羣賊，相隔尙在丈五六間，沒有追到，心方一驚，忽覺左脇氣眼要害一麻，中了敵人三指，情知身重傷，已落人手，性命難保，心中忿怒，拿出當年本來面目，忽然一聲長嘯，百忙中勉強提着真氣，仍然提了人，蹀身躍起，正待拿狗子洩忿，將他抓死，眼前一閃，倏地一條瘦小人影，彷彿連了線似的，跟着蹤落身側，猛的想起一人，脫口喝道，侯老弟，是你麼，那矮子見一下重手，未將敵人點倒，仍被捉人蹀出，又聽出嘯聲耳熟，雖然跟蹤追過，心已遲疑，未再下那毒手，再一聽喊侯老弟，不禁大驚省悟，通體汗流，悔喪無及，忙答道小弟侯紹，恩兄傷得怎樣，跟着翻身跪倒，半瓢已舉狗子，伸手要抓，見來人果如所料，忽又想起兩個義女，忙即停手放下狗子，盤膝坐在地上，答道，愚兄還有三四天活，這些後事，都交給你辦吧，事出無心，你也不要難過，話才說完，忽然陰雲展盡，清光大來，依舊現出大半輪秋月，照得廣場衢路，銀敷玉漫，如被霜雪，一干賊黨，都把侯紹敬若神明，畏同鬼物，見他祇一照面，便將敵人點中，雖未倒地，行家眼裏，已看出受傷無疑，忙跟過去，不料侯紹這等情形，俱都看得呆了，有兩個不知時務的粗人，見狗子還倒在敵人身旁，不能言動，意欲搶前查過，剛想輕輕繞過，侯紹誤傷恩人，下的又是死手，華扁不救，方自愧悔傷心，無地



自容，二次話未答出，忽聽身側聲息。已知來意，不由觸怒。倏地猛伸右手五指，側身回臉，大喝道，我恩兄，雖是蓋世英雄，人極善良，決不多事，都是你們這羣王八羔子，累我闖此大禍，死活都難贖罪，還不去把老賊夫婦喊來，誰敢近前一步，我便將你活活抓死，越說越怒，把手一揚，雖是虛比，不覺把真刀發出，那兩人離得稍近，內中一個，適當其衝，頓覺勁氣如鐵，打中肩頭，嚇得紛紛後退不迭，衆賊黨知道利害，連聲答應，着人飛跑回去報信不提，侯紹喝退衆人，又膝行到半瓢面前，手撫膝蓋，淒然說道，恩兄，弟原爲受了人家暗算，揉傷雙目，仗着當時心還明白，暗運真氣，勉強保了半隻左眼，如今十步以外，便看不真切，全憑兩耳去聽，差得多了，最可痛恨是仇人當時不將我弄死，揉瞎雙眼，還叫我尋他報仇，爲此到處尋訪恩兄下落，一年之中，南北五省，差不多跑遍，這裏已是二次重來，始終打聽不出下落蹤跡，算計恩兄，必已改名易姓，隱去行藏，但那女孩耳後，有一硃痣，雖然見時是個乳嬰，有這一點，或者能夠尋到，於是又打聽耳後有硃痣的女孩，也未遇上，今春忽聽人說有一江湖上陳人，在富春江上與你相遇，祇沒說出行藏細底，老白，原是朋友，知他女兒嫁與金鵬，在此做賊，必然認得人多，兩番到此，託他打聽，他夫妻定要將那沒出息的兒子，拜我門下，我見他們對我恭敬心誠，沒法推却，祇得答應徒弟不收，傳他一點武藝，這次來沒幾天，住他花園靜室以內，日出夜歸，昨

日島上人來，我懶得見這些賊崽子，推說要用靜功，沒有入席，黃昏後來人回島，因當日未出門，聽說鎮上茶樓，有兩個帶弦子說大書的，不但說得好，那一套開篇，更妙不可言，說大書的照例不帶弦子，這樣却是少見，因此想到恩兄當年，吹彈歌舞，無一不精，生平最喜看三國，心中一動，打算飯後，去碰碰看，偏生這一席酒，吃到亥刻才散，等我趕去，書已說到末場，那先生果然名不虛傳，祇是有些欺生，完場時，滿樓茶客，都打招呼，祇賄不起我，連問他兩次話，都吃碰回，同去的還有一個金家手下，幾乎和他爲難，我念他是個指身爲業的可憐人，沒許和他計較，他始終仍未過來陪話，拿了弦子，佯長而去把我兩人，疆在那裏，樓主人却嚇了個面無人色，再三請安陪罪，說那先生性情古怪，熟了個個恭敬，生人照例不理，求我不要見怪，回去更求美言幾句，却沒說明早叫那先生陪罪的話，我一口答應，回至中途，正想起那說書的，明知我是金家上客，竟敢得罪，形跡好些可疑，恰值金庭玉，帶人趕來，見面說起，恩兄壞了他家飛魚圖記，貪一富紳酬報，洩他機密，要去理論，請我同往助威，我也真是糊塗該死，上次來，住了月餘，他父子並未提說，本地隱有一位能人，直到昨天，獨坐園內，金庭玉這廝，進來陪侍，才談到恩兄，屢次壞他的事，因和他父相熟多年，他父母素不肯欺本鄉人，容忍至今，近來恃有一點本領，行爲益發可惡等語，我當時心又動了一下，復問他和恩兄交過手未，他說一對一，

勉強打過平手，打了個把時辰，被他父趕來喝往，吃虧了事，又說恩兄在此，強抽江邊漁人常供，無惡不作，我知恩兄本領，像他那樣膿包，那配相對交手，再照所說情形，明是江邊水棍一流，與恩兄爲人，相差太遠，姓名又無一點相似，就此忽略，這時一聽恩兄行事，直犯了江湖大忌，又因這廝，自從上次別後，頗能用功，想想，他臨敵如何，並看對頭，是何等人物，跟了同來，先在木堞上等候，以爲這廝，帶了多人，來打一個，不問曲直，都是太差，本沒心下去相助，這廝詭詐已極，欺我不能看遠，故說對頭結黨甚多，今晚必有埋伏準備，恐難免一場大門，若打不過，師父須莫袖手旁觀，雖是記名徒弟，也休丟了顏面，我生平剛暴狠辣，成了習性，竟爲所動，吃了眼睛大虧，等到半夜，恩兄到來，我目雖失利，兩耳極靈，分明聽出，來的祇是一人，後來雙方一陣亂打，天又太黑，我在上面，一點也看不見，祇聽有數十人，往來追逐，敵人使的，是一件極奇怪的軟兵器，打落了好些兵刃暗器，彷彿佔了上風，心中奇怪，覺與這廝所言不符，暗忖海內還有何人能有此本領，金氏手下這一夥，也頗有幾個能手，怎會衆不敵寡，打了這半天，對方全無敗像，竟沒想到恩兄身上，記得當年恩兄，威鎮江湖之時，每遇敵人，總有一聲聲如鸞鳳的長嘯，適才又自稱姓蘇，益發大意過去，忍不住跳落場中，還想看明家數，再行下手，才轉了兩個圈，祇一次與恩兄相隔尙近，天偏陰黑，也沒看真，祇知是個有髯瘦長人，一晃

眼功夫，恩兄已將這廝點倒，我雖看不起這廝，終算記名弟子，又是朋友心愛獨子，平相待，那般恭禮，有小弟在場，怎能看他落在人手，一時情急，無暇顧忌，不想闖下這大亂子，恩將仇報，傷了我至親至敬的多年好友，休說此後不能做人，叫我如何問心得過，初本想死在恩兄面前，繼而想起恩兄這些年來，隱姓埋名，撫養遺孤的一番苦心，身後起必還有事未了，這付担子，須在小弟肩上，如何死得，此事起禍根苗，全在我這記名孽障上，此時無以自解，百事惟命，恩兄有何心事，祇管說出，小弟如一息尚存，任何艱險爲難之事，決無二言，半瓢聽出他不惜拿狗子爲己解恨，哈哈大笑道，侯賢弟，所說的話，足見義氣，不枉你我相交一世，但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既承盛意，如此深摯，祇要你能代理身後未了之願，愚兄已是心滿意足，死而無憾了，我此時已不能起動，你快將庭玉代我救轉，免得他父母到來，顯我量小，有話隨後再說，如要殺他洩忿，休說先前，此時也祇一舉手罷了，侯紹深知此老性情，連忙應諾，一句虛話不說，過去祇一捏按，逕將狗子救轉，衆賊黨才把一顆心放下，侯紹喝道，今天性命，是白揀的，你知道這位老前輩，是什麼人，休說是你父母，連你外公當年提起他，也聞名喪胆，他便是二十年前，在山東天門島，一劍斬三雄，對梭對弩，力敵天門三老的，那位吳，言還未了，半瓢已連聲急出道老弟老弟，你說這些什用，先聽我談正經事，此乃定數，愚兄早已算準，也勿須教庭玉，

向我陪話，我一會便須回去，會短離長，你不能到我家去哩，候紹忙應走過，半瓢低聲說道，實不瞞賢弟說，當年愚兄，把事做錯，丟了一個生平沒有的大人，幸遇異人點化，洗手歸隱，撫養兩個遺孤，男的已被那位異人帶去，自今無有音信，可是照愚兄屢次卜卦，此子煞氣雖重，異日成就，却不可量，又得明師，自可安心，獨這女孩命太孤薄，早夭折，經我用盡方法，費了無數心力，人定勝天，居然將他幼年兩次兇折難關避過，但他只宜與人爲妾，沒有正妻之命，此事叫我多少年來，煞費躊躇，後來卜他婚姻，應在富春江上，恰好這裏，有一富紳，請我看地，旋即在此隱居，爲管一閒事，與金家父子相識，日前卜得此女，紅鸞星照，好容易遇着命中佳婿，却又發生此事。當我傷了好友夫妻，第二日，明白過來，憤不欲生，祇爲此女，苟延至今，雖然尋着佳婿，但他此後麻煩事多，急切間還難卸責，初受傷時，我本恨怒已極，一見傷我的是你，事出無心，已想將這擔子，給你代挑，難得出諸盛意，真比我照看，還好得多，早知是你，坐以待死，俱所心願，也就不再事前打算，想避此劫了，金家老夫妻來，你可與他說，先命人去將我女兒喊來，這便是那遺孤，名叫蘭珍，一面對他說明，我還有一義女江小妹，昔日與庭玉，結此宿怨，也由他起，當時我固強作解人，但此母女二人，均有來歷，雙方如若真正過手，他母女即或衆寡不敵，也必被他殺傷多人逃走，我這三日殘生，便在他家苟延，暫時你不能去，也

由於此，死後必有一信與你，賢弟俠氣干雲，一諾千金，請你日後照書行事，不特存沒均感大德，還代賢弟，解了一點宿怨，真是快事，還有金家飛魚圖記，是我棄掉，照例出頭人死，又尋客人晦氣，但船客是我女婿，祇想消息無形，於理無差。終場也未傷他顏面。本可拉倒，無如舍親，有了家賊，難保日後，不出花樣，務請金氏夫妻父子，和衆門下高足，看你我薄面，以後永康虞家，不得再動一草一木，那釘圖記的小人，行事居心，太不光明，也須稍動家法，以儆效尤，並將這人名姓，由賢弟暗中轉告小女，言盡於此，諸事費心吧，說一句侯紹應一句，說完剛要答話，金鵬白鳳娃夫妻二人，聞得警報，急痛攻心，已慌不迭起身，情極敗壞，含淚趕來，白鳳娃更是撒潑，老遠人近前，先帶哭聲，拿出當年關中語調，高喊道，任是侯老爹，多好交情的朋友，要傷啦我的娃，我也拿命跟他拚了，我老公就這（音至）條根，你們這羣驢日的狗娃，站這遠作啥，怎（音嚙）啦，我娃在那，（音啊上聲）搭，一邊喊一邊罵，披頭散髮，直趕了來，小鐵猴侯紹，見不慣這等潑相，早一個箭步，平躍十幾丈，攔在鳳娃前面，喝道，都有我呢，你撒潑給誰看，稍不聽話，叫你夫妻父子，一個也活不成，狗子也怕將侯紹弄翻了臉，立時是場亂子，連忙趕上，白鳳娃知他利害，心中雖然害怕，仗是女流，口裏還想發強，一見狗子隨後奔來，連忙抱在懷裏。心肝亂叫了一陣，見着活兒子，心中一寬，又想起侯紹的可怕，仗着臉厚機

智，用手一推金鵬，說道，侯四達，不跟我們婦女一般見識，都交給你啦，有什麼話，家說去，我不管啦，一面抹着稀泥。一面拉了狗子，開步想走，侯紹何等精靈，知道大權，操之於他，如不將這隻雌虎制服，仍不當數，又知他雖是女流，頗有乃父之風，說一句，算一句，祇要答應，決不更改，當下捨了金鵬，輕輕一躍，早到了他母子身前，雙手一伸，攔住去路，喝道，鳳姑娘，你先慢走，我不問什男道婦道，這事仍少不得你，白鳳娃恐侯紹變臉，忙搶護在狗子前面說道，四達，你這是怎啦，我們認吃虧怕你，說怎是怎，還不行嗎，侯紹苦笑道，你放心，我姓侯的，決不會做出無理傷人的事，祇是事情總要有個了斷，鳳娃聽出他無什惡意，至多行強了事，自覺理直氣壯，假裝恭敬答道，四達，你和我們，已是兩三輩的交情了，何況我這沒出息狗娃，還算是你生平頭一個記名徒弟呢，論那樣，也是向着我們的，你老人家，有什吩咐，論面子，我們不會不依，論胆子，也不敢不從，這還有啥話語，祇是我娃雖然不好，功名有功名，家業有家業，武藝不好，我夫妻談不到，總還沾着你老人家一點威風，誰想他想要一個賣魚的娃，都吃人家硬霸住，不許行聘，這已過的事不說啦，單拿今天的事說，你四達是老江湖，老前輩，看有這規矩沒有，別的好辦，這老挨毯的，言還未了，金鵬也自趕過，侯紹聽他絮絮叨叨，已不耐煩，再一聽他口帶憐字，立即一聲斷喝道，你這婆娘，少出口傷人，你還要命不要，閒話少說，今

日聽我，是你夫妻母一便宜，你可知道你兒子闖下滅門大禍麼，我雖自想贖罪，以謝恩人，於你們却是事爲兩全，並不算是偏向一面，強行出頭，如你不聽良言，我不過稍添麻煩而已，事一傳將出去，你全家大小，連豬狗都休想有一條活命，鳳娃機警，見他疾聲厲色，說得如此情形重大，將信將疑，悄聲說道，四達說得這等利害，難道我得罪了皇帝他爸，侯紹冷笑道，你得罪皇帝他爸，即便兵馬來，好漢打不過人多，還有一個逃呢，這事要被他的好朋友知道，如無他留下的憑證，你們逃上天，也無用呢，金鵬鳳娃聽出所言不虛，好生駭異，忙問究竟，侯紹道，你們可知今晚庭玉鬧鬼，拿話騙我，與他助拳，我爲了救他，無心中用辣手，將一位隱名多年的前輩老英雄傷了麼，他雖因一時大意，夢想不到我會突然出現，至多還有三天活命，但是事不算了，休說被天門諸老得知，不肯干休，他當年那一羣乾兒乾女，內中祇要有一人知道，你們就休想再吃年飯，怎不乘我在此，事又是我所作，送他一個全面，遮蓋過去，反到不依不饒起來，真混帳透了，金鵬鳳娃來時匆匆，祇聽說蘇半瓢毀了金魚圖記，狗子約了侯紹，尋去理論，狗子吃半瓢點倒，侯紹原本趕過相助，不知怎的，又和半瓢成了一氣，喝祭衆人，不許上前救護，狗子現被半瓢點倒擒去，放在身旁，尙未回醒，二人祇此獨子，愛如性命，便急急交加，蹀身下床，披上衣服，一邊穿一邊跑。報信的人，震於積威，見他夫妻暴怒，已然起身，不問那敢多說，



脚程又追不上，所以一切的事，都不清楚，轉疑侯紹遇見舊友，吃裏扒外，敢怒而不敢言，鳳娃更記着半瓢破壞狗子婚姻之仇，滿擬他有家業在此，不令他去，暫令丈夫出面搪塞，等侯紹一走，便去尋蘇江兩家的晦氣，及至聽說半瓢，已被點中要害，三日之內必死，又提起死者，是天門諸老至交，金鵬還在驚疑，鳳娃條地想起一人，立時心中一緊，面容失色，湊近前去，悄問道，那姓蘇的，莫非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先叫無名俠士，後來真名顯露，自稱獨叟的吳老英雄麼，侯紹道，誰說不是，不但他，便是你說那拒婚的江小妹，也太有來歷，一樣是惹不起，我適才心亂，沒顧得細問，你們平日狂慣了，以爲丟下不管，就可無事，還買我的面子呢，莫做夢吧，金鵬鳳娃聞言，早嚇了一身冷汗，連忙問計道，這位老人家，已近二十年，不聽說起，不想在此隱居，今晚無心將他誤傷，這可怎好，侯紹見他夫妻惶急，心中暗喜，冷笑答道，休說你們，我雖助拳，也脫不了干係，所幸這位老前輩，早已灰心世事，今非昔比，祇你們聽話，我便將事，全攬過來，與你們無干如何，二人心胆已寒，自然連聲應諾，侯紹把半瓢所說的話，略爲增減，又命金氏夫妻，攜子前往陪罪，從豐辦理喪葬，二人祇圖免患，百依百隨，把來時囂張豪強之氣，全都斂去，一面命人去接蘇女蘭珍，親率狗子，隨了侯紹，去至半瓢面前，跪下賠罪，並謝手下留情，未傷狗子性命之恩，半瓢見行藏已洩，祇得說道，我已受傷，不便轉動，賢夫

婦快快請起，事由誤會，我命該終，誰也不怪，但盼以後約束令郎，諸事謹慎，自無後患，一切已由侯賢弟代達，如看薄面，足感盛情，一二日內，我必有信與侯賢弟，請諸位照辦便了，說罷，又囑侯紹，休往江家探看，侯紹想起前言，便問江氏母女來歷，與己有何舊怨，怎麼想他不起，半瓢道，說來話長，異日自知，此怨決由我而解，小的最聽我話，老年人性情不好，你祇聽愚兄之言就是，侯紹猛憶一事，還想詢問，月光下，照見半瓢臉上，雖無異狀，額角已見了汗珠，知他負傷提氣，說話艱難，又見看了金氏夫妻一眼，便答道，我能活到今日，原出恩兄所賜，這一來，命更不是我的，何心再論恩怨，全聽恩兄吩咐好了，半瓢重傷，不得多動，好在深宵，野外無人知道，俱在當地陪候，爲防人知，鳳娃又命手下徒黨，把住三面路口，並，兒子應用，待了些時，蘭珍得信時，因去人事先受了囑咐，祇知老父有事相喚，並不知道細底，到場一見，忿不欲生，立時要尋仇人拚命，被半瓢喝止，說你要報仇，也等我送回家去，問明再說，蘭珍才勉強止住，匆匆向侯紹見過了禮，半瓢不令別人同行，祇蘭珍一人，將他攆回到家，服了江家祕製傷藥，養息了些時候，才向二女述說當年經過，蘭珍才知半瓢並非生身之父，還是殺害父母的仇敵，當年也是無心之失，鑄成大錯，加以多年寄養恩深，祇是痛哭一場，無可奈何，半瓢等他哭完，囑咐身後一切，又對江氏母女，說出侯紹在此，請看薄面，解去前怨，江

氏母女，因受半瓢醫藥照拂，許多大德，小妹又是義女，祇得勉強應了，其中經過詳情，曲折甚多。後文舜民之子長大，另有交代，這且不言，第二日金家便派人來慰問，並以多金相贈，半瓢也未作客套，原欲轉贈江家，誰知江母性情孤僻，執意不飲盜泉，祇將王升送去百金收下，半瓢不便再退回去，祇得留作身後之用，把異日薄產變賣所得，再贈江家，隨又伏枕，寫下遺囑，與侯紹的遺書，並封下一件遺物在內，着蘭珍與金家送去，就便詢問釘圖人的姓名，和虞家是親是友，有無仇怨，蘭珍受命之後，又力疾用心，強占一卦，算出舜民歸途風波之險，吩咐到日持抓往救，二女若與舜民相見，祇略說因何致死，不可說出自己當年威望，以免傳揚出去，引來舊怨，雖有侯紹暗中維護，總以無事為佳，另由小妹，把心事告知虞妻，先命蘭珍隨舟同行，船到蘭溪，還有一點小險，也仗蘭珍解救，到了虞家，便可成禮，身後不許持服，靈柩由小妹隨後護送前往，就向舜民借地安葬等語，蘭珍知乃父卜筮如神，命賦小星，早聽說過，長兄業已出家不會娶妻，娘婆寄父，三家香煙，全仗自己接續，蘭珍性又溫和，俱都應諾，祇不許穿孝一節，於心不忍，當時應了，背地和小妹商量，此去身為側室，孝服穿到起身為止，仍持心喪三年，二女都是女中英俠，不作兒女子態，見了虞妻，慨然直陳，虞妻覺他貌雖不如小妹秀美，却是個端麗宜男之相，性情溫婉和順，似比小妹還強，起初以為納妾一事，不知費了多少心機手腕，

不料水到渠成，這等容易，不由喜出望外，因他父女有兩番保救身家性命之恩，英俠之女，屈作小星，轉不過意，風勢稍定，先起身朝二女拜謝恩德，然後力說以後決以姊妹相稱，手足相待，卽此已覺非分，萬不敢視爲側室，自增罪過，愧對死去恩人等語，二女見虞妻這等賢淑情真，也甚歡喜，虞妻還嫌不足，就着後艙求神香燭，非與二女先結異姓姊妹不可，二女爲他誠懇所動，祇得應允，自然虞妻最長，小妹年紀最幼，算是第三，小妹祇囑當着外人，先莫洩露，虞妻應了，本意風定，和舜民同去江家，祭奠蘇翁，就便登堂拜母，小妹說天黑風大，山徑崎嶇，姊夫前往，已然費事，大姊又弱，怎好前往，相親相重，本來不在形跡之間，況且小妹此番扶柩到永康時，家母也要同去，不特相見，說不定還要託庇字下，向大姊暫借一椽，何必忙在一時哩，虞妻聞言，益發喜出望外，再三叮囑，說一到了家，便卽收拾乾淨屋宇，恭候伯母光臨，我知賢妹出身大家望族，允文允武，烟波寄跡，奉母荒江，還有難言之隱，這裏與羣盜爲隣，伯母又有老病，侍奉醫藥，兩俱不便，舍間雖在鄉下，頗具池館花木之勝，愚夫婦身家性命，全出二位賢妹所賜，既然不飲盜泉，魚蝦所得，能值幾何，蘇老恩人，又復身故，此後更無一人照應，倘再像那日，犯了老病，如何是了，外子對於醫道，頗有心得，正好就近調治，老母衰年多病，賢妹孤苦伶仃，務望以能盡孝爲重，萬物拘之於施恩不望報的小節，到時又復推辭，不肯常留，

須知已然結爲骨肉之親，妹母卽我母，本不能說是報恩，賢妹也無所用其客氣，千萬定準，免得富姊姊的懸念，才不枉神前一拜呢，小妹本因蘇翁逝世，去留兩難，老母暮年多病，自己還有許多恩怨須了，算來祇有暫依虞家最妥，便是蘇翁臨命，也有此言，無奈老母性情固執，已受人恩，尙未報答，一旦因人成事，略盡心力，便舉家相託，未免有望報之嫌，老母得知，定然不許，即便借住相依，也不會久，適因虞妻情意懇切，隨口一說，並未定準，不料虞妻早有主見，明知不易請去，住，和二女結拜姊妹，本就含有這層深意在內，略露口風，更不再放鬆，立時乘隙而入，把江氏母女遲疑心意，全給道破，小妹想起幼遭孤露，隨母流浪江湖，白龍魚服，雖仗母女二人，俱有驚人本領，未受過分欺凌，可是到處都遭輕賤，無一仗義相助之人，好容易遇見一個義俠長者，又復身死，自分母女二人，相依爲命，此後更無一個親近之人，想不到虞妻如此情重關切，一時起了身世之悲，不禁感極欲泣，慨然答道，大姊出身華貴，窮途相助，使家母醫藥有資，因而脫難，今又齒於雁序，略分言情，已是感愧交縈，現在又欲使小妹奉母相依，情真意厚，便真骨肉，也不過如此，若再拘執成見，不特愧對心期，轉覺矯情太甚了，大姊祇管放心，小妹歸見家母，必將盛意婉達，家母持躬謹約，律已雖嚴，因晚年來，家遭巨變，骨肉凋零，現時膝下，祇有小妹一人，鍾愛異常，既有不願，也必不肯過拂小妹之請，祇是借居之地，

一椽已足，傷心人別有懷抱，設置萬勿華美，略供老母起居，足感盛情，尤其是地要僻靜，除姊夫二姊外，不見別一外人，更不使外人聞知蹤跡，小妹本有相依之志，起初遲疑，半由於此，今既定局，爲時無多，舟有外客，妹還有瑣事，須爲料理，少時即便送姊夫二姊回船，也恐無此閒暇，相晤匪遙，自以明言在前爲是，自於小妹的身世來歷，說來話長，也等將來，扶着義父靈柩，到了永康家中，再爲細說如何？虞妻自是欣然應諾，蘭珍巴不得小妹母女，同依虞氏，事前承了蘇翁遺命，已連勸過幾次，祇允暫留，未允常住，聞言也是喜出望外，出見舜民之時，小妹因有葦村在座，終恐洩露行藏，再三叮囑，把話隱起一半，更不可說出相依之事，並請轉囑葦村，誠語家人，不可向人提起，一切等到永康，再向姊夫明言，誰知虞妻喜極忘形，葦村乃內親至好，又是性情中人，雖未把話全行說出，並未全照小妹所說辦理，以致日後，起了無數風波，此是後話不提，舜民葦村，聽了經過，俱都拍案驚奇，又喜又佩，葦村自免不了連向舜民道喜，賓主三人，正談得高興，忽從窗隙中，望見外面，銀鱗閃閃，其白如霜，推蓬一看，風定月出，雲淨天空，頭上是星月交輝，碧空若拭，下面是天水相涵，靜影浮光，江波浩浩，渺無際涯，兩岸漁村蟹舍，歷歷若現，萬籟俱寂，惟有江聲，端的是夜景清幽，別有佳趣，把適才陰霾危疑之境，掃蕩了一個乾乾淨淨，正凝望間，忽聽蹄聲得得，由遠而近，靜夜聽去，入耳分外清

脆。料是小妹用馬來接，回向靠岸船窗一看，果是一騎快馬，上坐一個短衣漢子，在月光之下，繞着田隴村衢，急駛而來，舜民在當地，已是兩受虛驚，見來騎是一男子，馬祇一匹，二女並未同來，恐有差池，方自疑慮，來騎如飛，已至船前，下馬上船，與王升答話，一會入艙回稟，來人乃上次借馬與王升的馬夫謝阿二，持着二女一封信，說是行期太迫，手邊還有些別的事情，所以不曾同來，舜民知是蘇翁手下，才放了心，忙命人取些銀兩與他作酒資，謝阿二祇是固辭不受，舜民祇得罷了，當下命取了些金銀，帶在身旁，以備奠敬，另取了些杭州名產，茶葉綢緞火腿之類，紮成兩大包，備送江母的禮物，馬祇一匹，夜深路遠，王升不能隨去，舜民惟恐禮薄，又非多帶不可，先商量綁在馬上，人對付着騎，謝阿二從旁接過笑道，就是虞老爺好騎，這如何行，都交給我吧，舜民方自臉紅，謝阿二已將東西接過，重爲結束，用帶子一繫，搭在肩上，舜民又道，步下行走，已難爲你，如何再攆東西，還是我們先走，叫船上人，挑了去吧，謝阿二道，小妹家向例不許生人前去，再說我的馬快，他也尋不到江家，這麼幾十斤東西，再加兩倍，我也帶得了，請放心吧，舜民無法，祇得將信將疑的允了，那馬甚是神駿，性却馴良，人上馬背，雖作昂首待發之狀，四蹄依舊扎地，紋絲不動，謝阿二將馬肚看了看，走到頭前，向馬說道，阿白，我們往江家去，客人路生，你要跟着我，走得穩，不許跳迸，說罷，開步向前先走，

馬才揚蹄而馳，舜民在馬背上，覺着馬行甚速，一點不顛，謝阿二攬着兩大包禮物，上身並不見動，始終緊貼馬前，相隔不過三尺，再往他脚底一看，兩腿運行如飛，那還辨得出是一是二，雪也似白的地皮，似電一般，直往馬腹下奔來，路側草樹，似飛一般閃過，蹄聲嗒嗒嗒，密如播鼓，震盪於崇山曠野之間，靜夜傳聲，到處都起迴應，却聽不見半點步履之聲，才知謝阿二，也不是一個尋常馬夫，暗忖風塵中，果多異人，脚程能逾奔馬，本領不問可知，喜得適才沒有怠慢了他，安心結納，打算稱贊幾句，無奈馬行太速，雖沒什風，要想說話却難，才喊得一聲謝字，氣便堵住，出音不得，謝阿二似已覺查，側回臉笑道，我這不算什麼，你老先生的新夫人，本事比我大得多呢，小妹更不用說了，馬背上說話不便，且等將來再說吧，舜民見他側身答話，行所無事，雙足並不停留，馬也不少減快，距離依舊一樣，越發驚佩，方含笑點首示意，阿二又道，前面轉過山角，便是一片松林，再走五里，就到江家，大月亮底下的景緻，着實不錯呢，說罷，回過身去，一會走完田岸，轉過山角，地勢漸漸往上高起，行不半里，峯迴路轉，地形一變，所經之處，一邊是條丈許闊的小溪，清波滾滾，從上流頭山凹間，蜿蜒奔赴而來，溪中石等三五，參差位列，急流到此，激爲驚湍，雪舞花飛，珠噴玉濺，宛如霧縠烟霏，冰紈彩霧，清麗無儔，一邊是條斜長平岡，岡上松檜森森，高矗天半，小徑逶迤，依約隱現，一眼望之到底，心



方贊妙，謝阿二已領馬往松林中馳去，林木高疎，不礙月光，照得地面上，白如霜雪，陰影交披，松針匝地，有時一陣山風，吹如松濤，殘枝墜葉，紛落如雨，鼻間便聞到一股子松柏香味，頓覺馬行輕快心神爲之一爽，遙窺林外小溪，白光如帶，掩映生輝，泉聲微聞，相隔已遠，端的是景物幽絕，令人起出塵遺世之想，走不一會，謝阿二又回首說道，小妹恐山路不好走，這條路，要繞遠三里，不是那日王管家走的原路，出了松林，還得往回趕呢，隨說，隨將馬嚼環牽住，離開小徑，往右側密林中拐去，林密地黑，月光線從林隙下射，殘輝若鱗時復隱現，斷木枯幹，恍若鬼影潛伺，越顯陰森，落葉又繁，馬行其中，悉悉率率，若非阿二帶路知到無他，幾疑有人在身後追躡，路本高低不平，加以虬枝拂面，低柯叢出，阻礙橫生，甚是難走，仗着阿二路熟眼快，在前面牽住那匹馬，時左時右，高一脚，低一脚的，繞林而馳，行約片刻，前途重現光明，才將松林，走完，阿二放手笑道，就這一段松林難走些，一會就到了，一言甫畢，那馬忽然長嘶了兩聲，橫穿着林外一片平原，踏着月光向前跑去，舜民遙望平原盡處，崇山高聳，林木蒼翳，知離江家不遠，方自尋思，忽見山口一條白影，似箭射一般飛來，阿二回身笑道，小妹接來了，一言甫畢，來人已馳近馬前，果是江小妹趕到，見了舜民，略爲含笑舉手，便反身與謝阿二，比肩而馳，走邊說，阿二面上，似有怒容，語聲頗低，祇隨風颺到兩句，彷彿二

人有什事爭論，小妹說人雖死去，身後未完之事尚多，我都勉強聽勸，你更不可如此辦法，舜民料與蘇翁有關，因聽不甚真，也就沒有在意，晃眼進了山口，連過幾處極幽僻的山凹，面前豁然開朗，左側危巖高亘，宛若城障，崖下一片不甚高大的密林，廣約數頃，林外秀草豐備，起伏若浪，更有一條廣溪，由林側繞出，斜行而西，溪深水闊，離岸不過半尺，平明如鏡，微波不揚，正走之間，忽有三五棲鴉，從林內驚起，呱呱叫了幾聲，在月明之下，雙翅招招，往隔溪樹林內投去，點綴得夜景，越發幽靜，行入林內，阿二口中噓了一聲，馬蹄便緩了下來，近抵崖前，有七八畝方圓一塊空地，當中花卉雜植，兩邊都是菜畦，江家茅舍竹屋，倚崖而建，位置頗見匠心，舜民還未下騎，忽見蘭珍，由門內送出一人，正是上次茶樓上，所見彈弦子說大書的先生，遇着舜民，微一點頭，揚長而去，舜民料他和蘇翁相好，深夜到此，說不定也是一個江湖異人，方欲留請相敘，小妹搖手示阻，祇得罷了，四人一同入內，阿二把身攜禮物放下，一言未發，逕向門外走去，容到舜民落坐，想和他交談時，一問二女，阿二已然走去，半瓢的靈就停在舜民所坐的裏間堂屋以內，舜民先請祭奠，小妹去把香燭點好，蘭珍伏身幃後，痛哭了一陣，舜民祭時，也自流淚不止，祭罷蘇翁，又請江母，出來拜見，小妹持着禮物進去，半晌，才見小妹，同了一位持着拐杖，兩鬢飄蕭的白髮老婦走了出來，舜民叫了聲伯母，便即下拜，江母也

不客套，還了半禮，請起讓坐說道：適才已兩次聽小女，說了來意，這時相見，賢姪人品心地，果如小女所言，蘭珍終身有託，他兩家父母，都可含笑於地下了，舜民自是遜謝，老婦道，實不瞞賢姪說，愚母女現時雖是式微凋零，若論寒家，舊日門第，小女得與賢姪媳結爲苔岑之契，却也勉可高攀，不過老身多經喪變，中年來便兩鬢全斑，論年比起賢姪，並大不了多少，兩家又素昧平生，夙無淵雅，忝爲長輩，未免汗顏，先時頗怪小女行事冒昧，繼而一想，人生偶合，多是定數，各有因緣，本不能以世俗之見，一例而論，焉知此日之因，不是來日之果，况寒家舊籍皖江，母女二人，難中脫網，避地來此，初意母女相依，長此隱名潛跡，無如人情鬼蜮，孤弱之身，日與豺虎爲鄰，前者幾肇事端，多虧蘇翁仗義，弭禍無形，已恐行藏漸露，難爲久居，蘇翁復又身故，雖仗身懷薄技，不畏人欺，然而狼子野心，天下能手甚多，事變之來，終於難料，如說遷地爲良，異鄉蒞止，動致駭疑，前來桐廬，便費了不少唇舌，受了許多閒氣，始得安居，今仍在此，可以相見，加以憂患餘生，沉痾時發，急切間，委實無可投止，過蒙賢夫婦，高義干雲，又是江東望族，偶來戚串寄居，無人譏議，若是尋常外人投止，反致驚猜，熟計之餘，自以從命爲是，異日相處，歲月長短，尙難預計，最好說愚母女，是蘇老先生至親，小女因與姪媳莫逆，又結姊妹，但老身奉佛多年，不見外人，小女雖然人情上，難免不出見府上親族，但

決不可爲計婚嫁，每年之中，小女難免獨身出外一次，到時必然裝病，尤須善爲掩飾，老身衰病，風中之燭，或許老死貴地，小女却有要事在身，時至便卽長往，此後見否難卜，也望見允，不可強留，請轉告姪媳，爲備靜室兩間，千萬不可鋪設過豐，外有隙地一方，足感盛情了，承賜禮物，均老身素日所嗜，祇是太多一點，要談的話甚多，天已不早，蘇翁身後，已有小女，和他生前好友，趕回料理，賢姪心已盡到，相見不遠，馬在門外，就請帶了蘭珍，由小女護送，一同回船去吧，說罷，竟不容答話，站起身來讓客，舜民祇得拜辭，江母自回房去，二女又去裏間，取了兩口箱子，和三個長短包裹，一同走出，舜民知是蘭珍行李，見內有兩包，又長又重，不知何物，方愁馬祇一匹，這多東西，如何帶法，出門一看，謝阿二已同了兩個漁人，持着扁担繩索，帶馬相候，那漁人一個年青的壯漢，光頭赤足，穿着一雙草鞋，甚是健壯，還有一個，似乎是個老頭，身體微俯，月夜晴天，却戴着一頂斗笠，緊壓眉際，手握一根旱烟袋，倚樹斜立，看不清面目，舜民忙向阿二致謝，未及開口，二女已催促上馬，意似不要舜民多問，舜民便說，我還能走，讓馬駝東西大家都步行吧，小妹抿嘴笑道，人還不易挑了走呢，馬如何行，大哥不要謙虛，上馬好了，舜民也看出那些東西太重，語必有因，又道，伯母一人在家，賢妹無須去吧，小妹搖了搖頭，催着舜民，騎上馬背，將兩口箱子，一個包袱，交給那壯漢挑了先走，說道，這

三件要輕得多，你挑了抄近路走吧，到時我們也早到了，壯漢挑了自去，阿二笑問，用我幫忙不用，小妹道，這個忙，你幫不得，你先請吧，說罷，阿二領馬先行，舜民微聞二女，與老漁人在爭論，彷彿一個要抬，一個要挑，馬行甚速，迴顧已被樹林遮住，看不見了，一會出林，仍由原路繞轉，心想馬走這快，二女和行李，總要天明，才能上船呢，歸途馬走更快，一會走上松林山徑，出林之際，忽覺眼前一花，路側松梢上，猴子一般，倒掛下一個身形矮小的人影，一晃不見，向自己手中，塞了一樣東西，方自驚駭，馬已疾馳而過，落在數十丈外，前邊阿二竟未覺察，祇馬昂首欲嘶，微顛卽止，匆匆回首驚顧，松濤四起，明月在天，清輝如水，照徹林樾，樹影森森，那還看得見一絲人影，回是逆風，更難開口，覺那東西，似一小包，尙在手內，拿起一看，果然是一布包，大僅如拳，外貼紅紙，上寫賀儀雙色，聊伸微意，歸舟無人，方可取看等字，想起小妹舟中所說，小鐵猴侯紹，答應暗中保護孤女之言，料是好意，便揣在身旁，如言辦理，又行片刻，快要走上田隴大道，馬才走出山口，方自尋思適才之事，太已突兀，猛瞥見一個戴斗笠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一肩沉重東西，其行如飛，由斜刺裏田岸上，疾馳而過，越向馬前跑去，定睛一看，正是行時所見年老漁人，肩上挑着蘭珍的兩細行李，短的一細，獨在前面，漁人用手拉着一頭，以防他晃動，長的一細，却橫在後面，二女一邊一個，平站在上面，挽臂迎風，

凌虛而行，漁人脚程，迅逾奔馬，二女又穿着一身白，身形穩立其上，紋絲不動，縞衣如雪，襟袂飄飄，月光下望過去，直和畫兒上的仙女相似，才知那老漁人，也是個非常人物，好生驚奇，暗忖一個小小江村，已發現了好幾個異人奇士，何況天下之大，由古迄今，真不知有多少英雄埋沒呢，正慨嘆間，忽見謝阿二，身子往前挺了一挺，坐下的馬，便隨着加快起來，舜民因那老漁人，先時沒答理人，恐他先到走去，巴不得馬快才好，迎面風力甚勁，逼得人透不過氣來，舜民先頗難耐，嗣見那馬，始終昂頭高舉，一動不動，便把頭低下，伏身馬鞍，手抓馬鬃，任其跑去，不消頓飯光景，到了泊船之所，滿擬老漁人在馬前不遠，必可追上，到時一看，祇有葦村王升主僕等，在岸上相待，老漁人和二女，俱不在彼，又疑被馬追過，自己俯身避風，沒有看見，下馬不顧和葦村說話，先往身後凝望，並無隻影，來路平坦，一覽無遺，萬無不見之理，心正奇怪，忽見謝阿二，拉馬緩步，朝側面走去，口中自言自語道，這位老人家，真好脚勁，今夜連我也被他吃驚了，同時又聽葦村說道，新弟妹已和江小姐先到，老弟台還望些什麼，忙回身想問，江小妹已從艙中走出，嬌聲喊道，大哥不常騎馬，想必吃力，那行李走得慢些，再有半個把時辰便到，挑東西的自己人，不會出差，請上船來歇息吧，舜民見二女已然先到，忙問那挑東西的老先生呢，小徒弟，上船再說好了，上船一問，葦村說起，自從舜民一走，即凭窗眺望，也是

老遠望見一人，頭戴斗笠，肩挑兩個重物，後面坦上橫立着兩個白衣女子，近前却是江蘇二女，老漁人好似不願以面目示人，幫助二女，搬那兩網東西，放入艙內，也不令別人相助，始終低着個頭，斗笠快要壓到眼上，對面幾望不見他臉，挑來兩網東西，更是沉重非常，上時，那大官船，竟被顛動得歪了兩下，據船人說，船都多吃了兩寸水，分兩少說也上千斤，又見二女執禮頗恭，料非常人，躬親上前接待，意欲款留少憩，老漁人祇淡淡的，說了句，我還有事，便即別去，容到追出相送，已然縱身上岸，往鎮上走去，也沒見他怎樣快跑，一晃已隔老遠，問小妹祇說蘇翁之友，向來不吐真名，行踪也甚飄忽，隔不一會，舜民就到了，舜民見小妹在使眼色，不便再向他詢問，深悔失之交臂，又想起謝阿二，尙在岸上溜馬，忙着上船，還忘了款待道乏，忙着王升去請，回報也沒了踪跡，好生慨惜，小妹看他心意，笑道，大哥真個愛才，此類風塵中人，多有特性，不露相時，當作生意，還肯與人接談來往，一經識破，尤其對方是個達官紳宦，更惟恐避之不速了，虞妻笑道，照此說來，難道我們這類人家，個個都是銅臭薰天，不值交往麼，小妹笑道，這話是要分兩等說法，小妹一說，諸位就明白了，凡是這類隱於漁樵負販的畸人異士，境遇多窮，束身却極自愛，自己祇管意氣如雲，任使仗義，滿腔熱血，淚洒孤窮，從不肯輕受人恩，貧與富交，境地懸殊，不能分甘急難，何用爲友，相交一久，終難免要受到富貴人的

恩惠，即便一介不取。受人優禮厚待，也是一樣要承他情。常懷知己之感，受恩不報，他們引爲大恨，而富貴中人的金資地位，多半來路不明，禍機隱伏，不說曾受人恩，就說曾與爲友，到了事變之來，勢必銳身急難，不容坐觀成敗，這一感情用事，難免虧心鑄錯，在彼富貴中人，偶因一時聰明，識英雄於未遇之中，結此死黨，遂備緩急，以弭大禍，而自己不過得他一點禮貌，或破費他貪囊所千，萬分之一，便受僉壬象養，架犬吠堯，而使國法難伸，天理無存，生者負屈，死者含冤，酬一人之私恩，致千家之隱痛，甚或把自己也牽累在內，身敗名裂，豈不是有害無益麼，至於像大哥這等書香世裔，積善之家，未始沒有，但是本身，既無惡行，富貴安逸，由祖宗積累所致，厚德載福，神佛永佑，卽有無妄之災，亦能轉禍爲福，本來康泰，無庸交他，或是痼癩在抱，眷恤寒微，或是獨具俊眼，禮賢好士，聲應氣求，不是不可論交，無奈這類人，相待更是出於真誠，禮遇格外優厚，而其本身多屬子孝孫賢，家庭親善，終身無恙無災，常年受人厚施，其將何以報德，卽使天道無知，前生孽障，偶有橫禍臨身，既以扶持善類自任，便非素識，也應出力往救，何必交而後可，天道終是好還，善人畢竟多福，他的非災橫禍，絕無僅有，難逢難遇，英雄豪傑，誰肯以分所應爲，而出於意料之事，無故先白受人恩惠，交了前等人，是惟恐報施不易，後一等人，是惟恐圖報無日，兩俱難辦，祇有素位而行，不交富貴，到時就事論



事，既免顧忌，亦無隱憾，最爲穩妥，實不相瞞，前次小妹舟中賣蟹，收了厚值，雖當着富人偶然行善，已是中心藏之，後承專人賜金，如非母病待用，又有義父先入之言，便須三思而行了，小妹窮途孤女，尙且慎重，何況鬚眉英傑呢，葦村笑道，照江小姐所說，我們稍有田業的人，交個有肝胆的朋友，如此難法，無怪乎大富大貴人家，在台上時，人人趨奉爭先，惟恐落後，一旦失勢，立時瓦解冰消，都成陌路了，虞妻道，這就是物以類聚，薰蕕不能同器，所交往的，既都是些勢利小人，自然義俠君子，就不肯上前了，小妹道，這道理也有幾分，不過富貴中，也有好人，不能一概而論，忘形之交，不是沒有，這又是佛家所謂因緣，難得遇到罷了，說時，王升忽報蘇小姐的行李送到，舜民忙說，快請挑東西的人上船，起身便要迎接，小妹知他把來人，也當作異人一流，方要攔阻，猛一轉念，自己剛到不久，算計行李，須近天明，才能趕到，如今還在中途，怎來得這般快法，心中一動，未及詢問，王升已回話道，來人走了，舜民問故，王升答道，小的知蘇小姐，還有箱子舖蓋未到，見船上無事，同了兩個船上人，在岸上等候，不多一會，便見一個戴斗笠的漁翁，將行李挑來，放在跳板旁，說道，王管家，你們給帶上船去吧，我送你們一點酒錢，你主人要問，就說是一個年青小夥挑來的好了，船越早開越好，這話也不要對主人們說，祇暗中招呼船老大好了，隨說丟下一錠銀子，放在箱蓋上，轉身就走，小的恐老爺和

二位小姐有話和他說，喊他頭也不同，忙拿銀子追去，祇見他把扁擔在地上，往前一撐，就縱起二三十丈高遠，接連幾下，縱過人家房後，沒了影子，舜民疑是先前漁人，回到中途，又把先挑走的行李送來，小妹心知不是，問王升來人身相，王升說，來人穿着與先來老漁人，一般無二，也低着個頭，不肯抬起，彷彿先的背駝，這人却是腰板挺直，有些不同，再問小妹，說那先挑行李走的人，乃是老漁馮阿保的姪子，一個尋常漁人，蘇翁死後，奉乃叔之命，連日俱在江家相幫，祇有幾斤蠻力，並無奇處，挑着二女負重先到的，到是一個隱名奇士，但他祇助二女挑那兩件重東西，來時言明，送到即去，不會再來，此人好酒，每日得財無多，隨手散盡，當晚大風，更無錢進，還向蘭珍取去明日酒錢，更不會給下人十兩銀子，蘇翁友好徒從，祇眼前這兩三個人，除了他，又是誰呢，如不是他，何以要做形假冒，鬧這玄虛則甚，小妹想了想，斷定來人不問是誰，都是善意，蘇翁死前占卜，原說前途，尙有小厄未消，蘭溪金華隣近，正是賊黨的家，惡賊猶礙着侯紹，不敢相侵，照情理和江湖上的規矩義氣，也不致失言背信，惹火傷生，但是女賊母子，驕橫凶暴，全無人性，老賊素日約束不住，天下事出乎情理的，也正多，弄巧當地無事，前途別生陰謀暗算，先去人中途聞警，復又走向來路，迎到前面，將行李接送過來，既催速行，必有原因，忙囑舜民，連夜開船，賊倘若反汗，也無親往之理，如遇事變，有蘭珍在船，

決無妨害，祇管放心大家安睡，養息勞倦，路上千萬嚴囑一行人等，以後不可再提當日所遇之事，隨即起身作別，舜民夫妻知不能留，好在相見不遠，彼此俱都心照，船人繆夫等，因受二女保全之恩，又帶來大瓶傷藥，與衆醫治，感戴已極，早欲入艙叩謝，因值大家談話，未敢驚動，聽說要走，紛紛趕來，羅拜在地，小妹見不能攔阻，縱身一躍，飛燕穿雲，一條白影，已落到岸上，舜民見他還在岸上，立等開船，與虞妻蘭珍，隔窗揮手，淚眼相看，忙命拔錨起行，這時離天亮，已不甚晚，斜月臨江，波光雲影，上下同清，依然明如白晝，船人已把二女，視若神聖，那敢違背，船客又這般好法，雖在傷累之餘，一夜未睡，人人踴躍，力疾從事，不消片刻，船已悄然離岸，長篙點水，擊動起萬點空明，盪出波心，直往上流頭駛去，舜民等憑窗遙望，直到林樹參差，人影依約隱現，越隔越小，望不見小妹影子，方始落坐。將來人所給銀子，與衆下人平分，又進了些飲食，斜月初墮，晨曦欲升，天色晦明之際，江面上水氣上蒸，彷彿起了一層薄霧，前途烟水迷茫中，漸有孤帆湧現，兩岸鷄鳴犬吠之聲，隱隱相聞，一會天光大亮，日輪也溢出江心，其赤如火，煥彩騰輝，映射出半天紅霞，千里金波，曉景分外壯麗，衆人一夜未睡，俱都累極，無心留連景物，上人們都自就臥，餘人也分班逕去安歇，祇剩一般繆夫們，準備要在當日黃昏前夜，趕到蘭溪，貪得重賞。雖然昨晚祇打了個盹，仍自前呼後唱，沿崖登棧，

魚貫掙扎前行，連打尖都是輪流分班，購買飯團麥餅之類，揣在身上，隨吃隨走，不肯停歇，逆水行舟，把兩天的水程，縮成一天，原非容易，舜民因有蘇翁遺囑，務要當日趕到，雖會命王升，和船人商量，知是難事，並未勉強，但是這類苦人，雖爲衣食所迫，常拿勞力，去換富貴人的金錢，那感恩報德之心，到了緊要關頭，休說吃苦，連賣命都幹，覺着這好心腸，不作威福的老爺，畢生少見，越令他量力而行，越發踴躍從事，到了中午，路程已差不多趕有一半，船老大見狀，也是高興，算計到時，總要天黑，方覺美中不足，誰知天公湊趣，忽然轉了順風，船人俱都喜出望外，忙把帆升起，繹夫們也都收了繸繩，分班上船歇息，餘者跟着船跑，舜民等還不知道，午後醒來，耳聽風聲呼呼，逆浪打船，拍拍亂響，起坐外望，見船外青山田樹，似飛一般，往後退去，知是順風，好生高興，葦村也相次睡醒，喚下人進艙一問，船已過了張亭，相隔蘭溪，祇有三十多里水程，照此大順風頭，黃昏以前，定可趕到無疑，洗漱更衣之後，蘭姑和虞妻，也由後艙來會，說道，如照卦象，要在戌初以前趕到，連虛驚都可免了，俱稱天佑不置，大家補用完午飯談了一會，天交酉初，船離蘭溪，僅有數里之遙，蘭姑便住後艙，從新結束，暗藏應用器械，準備萬一，外面仍置上一件尋常衣服，悄對舜民等說道，船到蘭溪祇管押運行李上岸，有人詢問，不可說出真姓，尤其不可過江投宿，既省明早渡江跋涉，又免生事，船到如早，或

可平安無事，上岸時我一人步行在後，萬一中途有事發生，各走各的，不可迴顧，到了落宿之處，我隔些時候，自會回轉，先父僅算出有警，事憑臆測，難以逆料，又問舜民，江這邊有什麼戚友可投之處無有，舜民說出有一家姓周的遠戚，是個寒儒，僅有幾畝薄田，日子甚苦，自己雖會常年周濟，却不願去擾他，並且所居又是僻遠村落，飲食起居，俱不方便，蘭姑喜說，這家最妥。一夜工夫，總可將就，至多再坐上一晚好了，我們帶有不少吃的東西，主人飲食都無須購買，祇消把船上的飯米勻些帶去就好了，舜民等自然惟言是從，下人們因一到碼頭，要人和行李，一同上岸，紛紛忙着捆東西，打行李捲，船人也來相幫，人多手快，一會停當，舜民葦村，因此行多受風險勞碌，除預定犒勞之外，給了很多酒錢，船人繙夫們，皆大歡喜，俱都稱謝不置，舜民又命王升，照蘭珍所說，教了他們一套言語，以防有人打聽。到蘭溪時，天才酉正，夕陽在山，黃昏將近，爲求迅速，早命岸上隨走的繙夫，先將轎子挑夫雇好，船到人便啓身，到時，蘭珍留神查看碼頭旁，客貨船停泊甚多，帆檣林立，炊烟四起，夜航船正在準備開行，官船後還跟有兩隻大船，隨同停泊，俱是些正經商客，岸上貨物雜置，賣零食糖果花生的担子。沿江一字列開，此呼彼賣，與船人起貨上下之聲，嘈雜相應，人語喧嘩，看不出一點異狀，因蘇翁占卜如神，終懷戒心，仍照預定行事，舜民夫婦，欲令王升，和一女僕，隨行相伴，蘭珍力說無須，最

好似同行非同行的，隨後單身走最好，舜民夫婦，知不是客氣的事，當下舜民夫婦葦村，連同女下人等，坐轎先行，王升等男僕，押了行李挑子，隨同往舜民遠戚周于渭所居紅蓼村中走去，蘭姑離衆人丈許，尾隨斷後，蘭溪金華甚近，劉家又有莊田別業在此，當夜趕到金華，或是往劉家投宿，均極方便，這一改投，周家村居山凹之內，地既偏僻，相隔又遠，要走兩個來時辰，才能趕到，蘭姑沿途留意，先還見有人家村落，幾個山灣一拐。不是平原蕪蕪，曠無人烟，便是山徑紆仄，草樹縱橫，天色又黑了下來，月被山頭擋住，到處都是靜蕩蕩暗沉沉的，景物甚是幽寂，暗忖如出什事，應在江邊，和劉家附近才對，看這情景，似乎不致有事發生，難道爹爹臨死占卜，神智不清，故爾毫不應驗麼，還有那小鐵猴侯四叔曾答應永護孤女，如影隨形，直到婚後若干年，看出永無後患，方始他去，並還託我有事，怎自爹爹死後，乘小妹他去，江母臥病，偷偷乘隙一祭外，未露過面，適才碼頭上，也不見他影子，此人不輕然諾，斷無不來之理，怎自己那樣細心，會觀查不出一點影子，經行之處，乃是一條山崗，一面是大片窪地，水草泥澤，沮洳雜列，一面是條闊澗，上下相隔，壁立兩三丈，岡路三尺寬窄不等，前途岔道四歧，中通夾谷，兩崖矗列，宛如門戶，左行數步，即達澗邊，右邊是片曠野，雜草高逾人肩，矮樹森列，經秋尤茂，時有蛇獸之類，潛伏其中，鄉人視爲畏途，平日多繞道而行，當日王升因見時晚，又恃有俠女

同行，百凡無慮，力催抄捷徑走，轎夫們見是官紳，不敢違抗，蘭珍脚步稍慢，相隔衆人漸遠，想着心思，猛一眼望到前面，山形甚是險惡，忽然心中一動，暗忖起岸碼頭，人多熱鬧，自應在後尾隨觀變，現來到這深山曠野之中，又這般月黑天陰，現應在前開路才對，卦象虛驚，並沒明指仇敵伏伺，自己落在後面，倘或有什野獸衝出傷人，驟不及防，如何是好，念頭一轉，忙越過行李挑子，往前趕去，因爲路仄，轎和挑子，魚貫而行，拉開十多丈長一條，葦村的轎，在最前一乘，蘭珍還未趕到，忽轎前乘轎夫，一聲驚呼，嚇得往後倒退，後肩沒有留意，幾將葦村跌出轎外，蘭珍原在留神戒備，料知有警，忙將腰中軟鞭掣出，雙足一墊，一個孤鶴冲霄之勢，由第三乘虞妻轎前，飛身縱起五六丈，連越兩轎，落到爲首轎夫身前一着，這時衆人，已將火把燈籠點起，轎前頭也插着火把，從對面山谷中，狼奔豕突，飛也似跑來一隻比牛不差彷彿的怪獸，暗影中望去，生相與豬相似，周身漆黑，兩隻怪眼，其大如拳，火也似紅，兩根獠牙，白森森掀出唇外，其行如風，相隔轎前，已祇有十來丈遠近，恍眼卽至，蘭珍知道這東西雖是個野豬，但他力猛絕倫，能敵虎豹，口中獠牙利如刀鋸，尺許粗細的竹木，被他性發時，一咬一擻，立時就斷，尤其兇野異常，遇上仇敵，一味橫衝直撞，全不畏死，憑本領雖鬥得他過，無奈踞仄人多，毫無退路，勢非傷人不可，心中一發急，猛生急智，忙喝快將轎子靠右邊放下，不

驚慌，跟着一手掄鞭，一手拔下頭乘轎杆上，插的兩枝火把，縱身迎上前去，落地先大喝一聲，將火把朝前擲去，說時遲，那時快，那野豬全是餓極，從谷中見人奔來，蘭珍這微一尋思之際，跑離轎前，已祇數丈遠近了，蘭珍如不是手有火把，喝這一聲，縱不被他衝倒，後面的人，也必受傷無疑，野豬跑得正急，忽見人影火光飛落，大喝一聲，方一吃驚，蘭珍手中一枝火把，已自發出，手發又準，正打在豬眼上，跟着將身往左側澗崖邊上一閃，那豬在當地，屢傷人畜，橫行多日，從未吃過半點虧，見有人阻路，勢才一收，便吃火打中，燒傷眼角，立時暴怒兇野之性大發，躲火時，頭本向左，一見仇人，近在咫尺，如何肯容，張開血盆大口，狂吼一聲，把頭一低，便橫衝過去，準備將仇人穿胸挑起，得而甘心，那野豬這條路，近日原本跑慣，當時也是急急攻心，拚命尋仇，竟忘了下面山崖絕澗，蘭珍胸有成竹，見他潑風也似撞來，祇輕輕拔地往上一縱，便即越身而過，那豬是個積年老物，頗爲兇狡，一下撞空，望見澗底水影，知道上當，身子拚命往後一坐，口裏狺狺怪叫，想把勢子收住，地下沙石，被他利爪擦得吡吡直響，無奈去勢太猛，心想退縮身子，仍自朝前滑去，本就收不住勢，蘭珍更恐他去得不快，縱起時，用足平生之力，照準豬屁股上，一個倒脚踢去，回手又加上一鞭，那豬前半截，已自懸空，後半身在崗邊掛住，差一點沒被翻騰回來，平空吃這一脚一鞭，如何禁受，一聲慘嗥，遙聞撲通



一聲，業已墮落澗底，後面人等，本已驚慌萬分，亂做一堆，起初，同行諸人，都代蘭珍捏着一把冷汗，轎夫們那知蘭珍本領，放下轎挑，未及逃走，就這一兩句話的功夫，野猪已墮落深澗，澗水甚深，料無生理，當時把蘭珍視若天人，紛紛驚讚，正打算走，隱隱又聽野猪嗥叫之聲，由谷中遠遠傳來，空谷傳音，分外淒厲，聽去似乎還不止一個，蘭珍知此獸猛惡難鬥，適才全憑智取，谷中地理不熟，又在黑夜之間，如有幾隻，同時來犯，獨保多人，實無把握，迴顧來路。祇是一條二里來長的岡脊，兩面澗溝，別無途徑可退，再者吼聲已近，就退也來不及，心甚驚惶，深悔不該擇此地方，卦象虛驚，竟指的是野猪，並非是金賊黨羽，本可避免的事，轉鬧得陰錯陽差，自行投到，巡來應點，方自愁思，轎夫們因聽王升等家人，稱揚蘭珍，本領如何高大，區區野猪，不值一鬥等狂話，反到放了寬心，內中一個多嘴的挑夫，巴不得多歇一會，聞得豬吼，忙走近前說道，又有一大兩小三隻野猪來了，蘭珍便問這裏雖是山中，地方偏僻，到處都有人烟，那來這多野猪，挑夫答道，這還是去年從金華北山裏，跑出來的，滿金華蘭溪山裏亂跑，不在一處，大小兩對，傷了不少人和豬狗，身上連火槍都打不進，官出重賞，白死了好些獵戶，一隻也未拿到，剛才死的，是隻最兇惡的母猪，還有三隻公的，小豬都有牛大，必是聽見這隻豬吼尋來，你有這大本事，還不趕進石衙堂去，將他打死，明早我帶你到衙門領賞，也好分點喜

錢，要不石街堂地方的狹仄不到一丈，我們一樣是不敢進去，他再要追上來，你有本事打他，我們怎好，蘭姑因事已迫近，聽了頭兩句，便無心再聽他嘮叨，剛想令衆人，丟了挑轎，就左側崗崖下，覓地隱伏，自己仍迎上前去，隨機應變，除害開路，側耳一聽，野豬吼聲越厲，數却較少，彷彿祇有一隻，仍在原地，與什東西惡鬥，並未追來，心頗納悶，估量相隔尚遠，意欲入谷一探，便命衆人速拾柴枝，尋找伏處，前邊升上一堆大火，自己能除他更妙，不能，率性誘他出來，引向遠處，他見路旁有火，必不敢往伏處去，衆人俟其走過，再行起身，自會隨後追來，決無一失，無須耽心，話才說完，猛聽谷中一聲極淒厲的慘嗥過去，豬似受了重傷身死，不再聽有聲息，如有比這東西還利害的猛獸，應有別的吼叫之聲，如是獵人，又沒聽火槍聲響，何人有此本領：力除三個惡物，好生奇怪，料他不死，也必重傷，爲備萬一，仍命衆人，將火升起，覓好地方，先不藏伏，以免舜民夫妻，上下艱勞，靜俟發聲爲號，看着衆人準備停留，取出兵刃暗器，持了一個火把，朝谷中奔走，相隔谷口，尙有不足半里之遙，蘭珍施展輕身功夫，疾行如飛，快要趕到，微雲淡月之下，谷口內倏地射出一條黑影，來去勢子都快，谷逕由左灣來，口却直對長岡，裏面危崖夾峙，新從隔岸山角升起來的雲遮月，照不進去，甚是陰黑，加以來人步履輕不聞聲，蘭珍由明入暗，手中持火，不近前更難發現，兩下幾乎撞上，幸是來人在谷中一轉灣，

剛要出口，便見對面火光人影，知快撞上，忙卽先行收勢，往側一偏，略緩須臾，蘭珍身法靈便，僅吃了一驚，算是雙雙在谷口外站定，兩肩相錯，距離也祇二尺左近，彼此再快一點，便非撞個滿懷不可了，蘭珍見來人，是個短裝少年，英氣勃勃，火光看去，一張臉却和鍋底般黑，方欲發問，少年已首先開口問道，這位姊姊可是姓蘇，和我虞家舜民表哥，一道來的麼，蘭珍聞言，忙應說是，問他如何知道，少年已望見前面火光轎子，忙答道，野豬三隻，全數殺死，我們見了他們再說罷，隨卽舉手喊請，向前跑去，蘭珍祇得跟在後面，這時忽然雲破月來，清光大吐，舜民等遙見蘭珍，同一少年，忽然跑出，近前一看，并不認識，仍是少年先開口問道，那位是虞家表哥，小弟麴，舜民見那少年音如洪鐘，面容又是漆黑，猛然想起一事，答道，你是二歲上被人拐去的小九表弟麼，周鼎笑道，是的，表哥到還記得，我因走時年紀不過五歲，今春回家，聽爹爹嘗說，我小時候，表哥看見我過，這多年來，屢次周濟我家，送錢送米，才得知道，見面仍是不認識，這位呢，舜民給葦村·虞妻蘭珍等，一一引見之後，便問他適聽谷中野豬怪吼，甚是利害，你單身一人，又沒帶什麼器械，是如何過來的，周鼎笑道，野豬都給我一位在谷中初次見面，新交的異人，合力打死了，天已不早，想必大家還未吃夜飯，既承光降寒家，已有人前往送信，準備酒飯，請諸位上轎，到了寒舍，再行細說吧，適見這位姊姊，好身法本領，到家還要

多請教呢，說時，蘭珍因名分未定，新親初見，未便插言，正想周鼎新交異人是誰，聽周鼎贊他本領，意欲遜謝兩句，一回臉，瞥見來路遠處，密林之中，有一點火光穿行，略爲掩映，便卽不見，似因月光已上，將他熄滅，暗忖暮夜荒山，林中蛇獸甚多，又有野猪之警，怎會有人持火宵行，不禁心中一動，因和周鼎客氣，大家又忙着起身，轎頭挑夫們，更驚佩二人的本領，一鄉之害已除，都惦着那三隻死野猪，想德惠二人報官，分點花紅賞號，七張八嘴，議論紛紛，舜民因當地官府，是乃兄門生，怎好出頭報官領賞，卽便周鼎因爲家寒，想得此賞，自己也可補贈給他，何必使書香舊族弟子，爲了區區賞號，屈膝風塵俗吏之前，正想法處置，周鼎已對衆笑道，你們不要瞎吵，這賞錢我們不貪，猪肉又羶又老，也不願要，這條澗，通到三里以外，便成伏流，曲折入江，頭一隻野猪，明早必在石板溪一帶浮起，還有三隻，俱在石街堂裏，我們最討厭到衙門裏去，祇要想套說詞。說這四隻野猪，都是你們弄死的，不把今晚的事說出，祇管拿去領賞好了，蘭珍舜民，齊聲贊好，衆人萬想不到，客人會如此慷慨，俱都喜出望外，稱謝不置，周鼎便催起身，到家再教他們的話，以便報官時，好對答一樣，轎夫們一路又說又笑，前呼後應，精神抖擻，飛步往谷中趕去，入谷行約半里，果見三隻野猪，分別倒伏草叢之中，衆人停步觀看，月光之下，兩面危崖交覆，到處怪石嶙峋，雜草叢生，野蕨高及人肩，密佈左右，祇中間有

尺許人行小徑，地面雖比前半截要寬得多，形勢却是陰惡異常，三隻野猪，一隻比牛還大一些，負偶僵伏巖凹之內，頭腦已被擊碎，陷一茶杯大洞，腦漿迸裂，兀自目閃兇光，生氣虎虎，作出屈身橫立，低頭前竄之勢，兩隻較小，也有牛一般大，一西一北，橫躺地上，一隻傷在腰腹之間，似被什麼東西，振裂了一個碗大的洞，吐腸盤曲輪困，拖出了老長一大條，腥血粘凝，淋漓滿地，一隻相隔最遠，頭頸拗轉，身朝上仰，地上無血，看不出傷在何處，這三隻猛獸，俱是赤睛怒瞪，血脣上掀，獠牙高翹，拱鼻聳捲，利齒森列，身上黑毛如針，又明又亮，兩旁密蔭茂草，一二十丈以內，幾於全部踏平蹂扁，想見鬥時情景，異常猛烈。兇威凜凜，令人望而心悸，周鼎笑道，這畜生真個利害，我連打了十好幾下重的，竟和沒事一樣，反到格外兇惡起來，費了無數心思氣力，才打死了一隻，如非那異人相助，那隻母的，再要一齊遇上，這東西遍身松香，刀砍不進，受傷不怕，吃不消是小，弄巧還要受他害哩，明早他們報官，真得好好教他一番說話，否則像這等傷法，稍明白一點的人，便看出是能手所爲，多好獵戶，都打不了，豈是他們這十多個粗人，所能全數除淨的，舜民道，這個無妨，當地府縣，俱是家兄門生，官聲也還不差，年節俱派人到永康送禮通候，我走時寫封信去，便不會有麻煩了，轎夫們本就患得患失，怕官不信，聞言知道十拿九穩，益發歡聲雷動，踴躍爭先，正行之間，地下黑影一閃，似有一隻大鳥由谷頂

空中飛過，一會出谷，又經過兩處山徑荒村，地忽平坦，到處都是野塘水窪，明月清輝，紅蓼白葦，都成一色，因風起伏，宛如層波，時有野香清馨逗鼻，舜民昔年曾經來此，祇由金華起身，路迥不同，見這一片蓼窪葦塘，知離紅蓼村不遠，耳聽虫聲滿山，亂如零雨，方覺山居清趣，周鼎指着前面紅蓼深處，隱隱一叢茅舍，說聲到了，當先往前馳去，衆人跟在後面，循徑一轉，現出數頃水田，已入村路，遙見前面茅屋內，老少二人，中途遇見周鼎一同走來，老遠便搖手歡呼，舜民知周子渭，親率諸子，趕來迎接，忙命停轎，與葦村一同下去相見，果是子渭同了長子周銘，次子周彝，趕來迎接，雙方敘禮之後，命女轎先抬了走，衆人一同步行入村，蘭珍仍然緊壓後隊，不足半里的途程，說說笑笑，一會走到，那小村只有二十多戶人家，前面雖有不少小村落，但都零落散置，四外大片蘆葦草樹掩蔽，深在山中，來路又那般險阻，所以越顯荒寒僻遠了，周子渭起初住在城裏，中年後久困青氈，憤而避此，攜家入山，守着祖遺的一點瘠微墓田，躬耕課子，所居在村口第一家，茅舍竹籬，門臨流水，屋旁屋後，各有隙地數方，雜蒔着花卉果蔬，清影森簇，頗饒幽趣，主人揖客入門，進到書房以內，紙窗素壁，竹牀木几，到也整潔，不似尋常窮家，零亂糟敝之象。虞妻轎快先到，女主人早率子媳，接了進去，得知尚有一挾女同來，重又迎出，迎入內室，雖然寒士，屋舍無多，客來出於意外，仗着事先有入趕來通知，于渭除

老妻外，還有四子三媳，俱是持家能手，慣於操作，周妻更恐客帶人多。家中人手不夠，一面吩咐子媳，收拾屋子，淘米殺雞，挑蔬剪韭，準備飲食，又去隣家，請了兩個幫手，人客到時，早都齊備，佈置井井有條不亂，竟比旅舍還要周到，舜民等大出意外，坐定以後，吩咐王升，開發轎子挑夫，衆下人隨同服役，並將帶來食物，與送主人的幾樣禮物，由女人送交女主人，互贊主人之賢不置，于涓祇得那異人送信，說一大概，還不知底細，笑道，這些俗套，我們不要說他，今日你們來此荒村，固然喜出望外，舜民前些年，不是沒有來過，爲何不繞走雷公墩大路，却走這夾谷小徑呢，由蘭溪到此，這條路雖要近上一小半，但是路却上山通谷，高高低低，難走已極，加以近來山裏，出了四隻野豬，利害無比，人畜不知傷害多少，小九屢次想爲地方上除害，一直沒有得手，上月反丟了兩條小豬，你們初來不知，這般轎夫，怎的可惡，也不說一聲，這幸是有人除害，要在夾谷中遇上，豈不是大家都活不成麼，舜民道，這到難怪他們，於是把俠女同行，自己圖近，作主抄路，以及蘭珍先殺母豬，又遇周鼎之事說了，周鼎在旁侍立，跟着補敘前事，略說他自五歲上，隨了長兄周銘，閒行村外，周銘忽然腹痛，往草裏無人之處登野坑，將周鼎放在附近大石上坐定，起初兩下都望得見，周鼎從小淘氣，結實多力，才滿一歲，便能滿處亂跑，生具異相，面和手足，其黑如漆，自頸以下，全身細白如玉，父兄都極喜愛，這日本

鬪着乃兄，同出撲蝶，一見久蹲不起，便不耐煩，適有一蝶飛過，知乃兄怕他性野，不令遠離，假說次兄周彝走過，要跟了去，說也真巧，周銘因他常自獨出，將村中童伴抓傷，本來不許，一抬頭正趕周彝，抗了鋤頭走過，相隔祇在十來丈遠近，又當便急之時，祇點了一下頭，沒打招呼，周鼎知已答應，慌不迭，歡送跑去，春夏之交，草深樹密，周彝並沒看見他兄弟兩人，等周銘解罷起身，才想起周彝是往田裏，相隔尙遠，連日農事正忙，田中盡是水泥，周鼎趕去，必要下田胡鬧，自己專心讀書，不理田業，雖說父命，坐享已是不安，如何能任他跑去，分心作梗，連忙趕去一問，那有他的影子，周氏全家老少，天性純厚，這一急非同小可，連同田裏的老三周肇，一齊丟下鋤頭，分頭尋找一會，父母鄉隣，也得了信，搜遍全村，那有半點踪跡，尋到第三天，全家正在惶急悔恨之際，早起開門忽接一信，大意說周鼎已被一異人路過，愛他天資帶去，他年學成即歸，不必妄找，並未署名，周家先還當是有人存心安慰，來此一封無名信，嗣一推詳，周鼎既非夭折之相，時又承平，山中連個野獸都無有，便被蛇咬死，多少總有點遺跡可尋，再者正當農忙之際，地雖荒僻，人影相望，小孩子不會走遠，或許是真被異人攜去，于渭又惡見官，跟着尋幾日，吩咐不要聲張，祇說被人拐去，也就罷了，周氏弟兄，爲尋幼弟，暗中不知費了多少心力，終無下落，一晃十多年，蘭溪山中，不知從何處跑來四隻野豬，出沒無常，鄉人個



個談虎色變。惟恐遇上，當年又是春夏之交，周銘在隣村富人家教館，因祝父壽回家，行至中途，忽遇兩隻野豬，周銘忘命奔逃，兩豬緊隨身後，相隔丈許，所經又是兩邊高崖大樹，無可繞避，方自危急萬分，猛覺腰間微痛，身子被什東西抓住，凌空而起，驚亂慌駭中，瞥見那兩隻牛般大的野豬，獠牙上聳，低了個頭，身子起伏亂拱，疾逾奔馬，由脚底下直竄過去，身落崖上，耳聽人聲相喚，回頭一看，身後站定一個黑面少年，正與幼弟一般模樣，方知脫險。一問果是，驚喜交集，大出望外，周鼎也是路行經此，上崖摘果，看見惡獸追人，無意中救了乃兄一條性命，甚是高興，二豬跑完勢子，不見人影，又怒吼狂奔而回，正趕另一野豬，從斜刺裏崖坡上，追下一匹叫驢來，當先一豬，竄上去，獠牙挑處，豁刺一聲，驢便腹破腸流，血如泉湧，連身飛舞而起，甩出老遠，死於就地，三豬想已餓極，爭搶上落，爪牙齊施，軋軋有聲，連肉帶骨，一齊嚼入肚內，各瞪着血紅兇睛，四外一望，抖一抖身上烏光黑亮的長毛，又飛也似朝東路山溝裏跑去，依了周鼎，當時就要下崖除他，周銘力說利害，再三攔阻，又勸他先回家中拜壽，見了父母兄嫂再說，這才一同回去，拜見父兄之後，說起小時失走之事，才知那日追蝶，連追越過了幾處田岸，也未撲到，忽然追到溪邊，小孩心急，顧上不顧下，一脚踏在虛草上面，墜入溪中，溪水又深，越用力越上不來，連吃了好幾口水，正在昏迷駭急，忽覺被人撈起，略

停了停，將他背朝上，橫抱疾走，先時心裏明白，祇說不出話，還當是兄長家人尋來，抱他回去，後來水全控出，神智較清，開目視物，見那人所穿草鞋異樣，翻臉朝上一看，乃是一個不認識的瘦長老頭，粗布衣服，裝束和家中畫兒上的老人相似。周鼎心靈，見老頭面容清秀，善氣迎人，並不疑心他是拐子害怕，反因那人救了自己，笑喊了一聲老伯伯，老頭見他醒轉說話，含笑將他抱直，邊走邊問道，我救了你的命，你跟我去學本事好麼，周鼎便問學什本事，讀書不讀，老頭說，書自然要讀，我還教你打拳，和許許多多的玩藝呢，周鼎最是好武，聞言大喜，忽又想起爹娘兄嫂，恐家裏人惦記，要老頭回家和大人說明再去，老頭道，那就學不成了，最好你先和我同去，明後日我辦完手邊的事，再向你父母明說，這一去至少十年八年，才能許你回家，弄巧年數還多，你如想家，不願學成一個有大本事的人，我此刻尚有要緊約會，已然爲你担攔，恐誤時候，不能再往回走，只好明早送你回家了，周鼎心切學武，又想家人，只是心裏盤算，不知走那條道好，老頭也不再問，周鼎見他走路特別，上身不動，脚底却是快極，兩旁山石林木，飛一般往後倒去，心想沒見他跑，已走得這快，想必有些本事，不知力量如何，便拿出和兄長撒潑本領，猛的一掙，周鼎生具神力，往日在家中，發了兒童皮氣，誰也抱持不住，這一掙，又是驟出不意，如換常人，抱的人不脫手，也必一同跌倒，老者竟行所無事，並沒覺他怎

樣用力抱持。依舊好好的，抱着走，看都不朝他看，周鼎連掙數次，用盡氣力，臉紅頸脹，通無絲毫用處，不由起了佩服之心，脫口說道，老伯伯好大力氣，老頭理也未理，似這樣走了個把時辰，老頭說是到了前面山深處，少時要和幾個人打架，我把你先找個地方藏好，他們雖然人多，但我決能贏他，你如看得見時，不可出聲，也不要害怕，周鼎聽說打架，甚是高興，要隨了同去，不願藏起，離開老頭，老頭笑道，你這小官，真個頑皮，打架凶爭，有什好玩，藏起的好，周鼎執意不肯，老頭停步，想了想說道，你定要同去也可，祇不許亂動亂跑，他們雖不致傷你，總是站在一旁，安靜些好，免我動手分心，周鼎應了，老頭又復前行，山勢益發幽深，峭壁危峯，到處都是最險處，連個樵徑都無有，老頭抱着周鼎，不時竄崖越澗，隻手上下攀援，起落如飛，悄無聲息，又走有頓飯光景，越過一條闊澗，對岸是一高岡，到了岡頂，老頭說前面便是打場，將周鼎放落，携手同站大樹後面，探頭外視，周鼎見岡下，是一片野地，碧草如茵，甚是平坦，約有數十畝寬，十畝來長，左邊孤峯秀聳，高拔入雲，半腰上盡是些盤根老松，龍蛇飛舞，亭亭若蓋，右邊橫岡斷處，地勢低下，澗水到此，折爲清溪，溪旁滿是合抱桃柳，花時已過，清影落溪，柔條迎風，綠陰障日，間以肥桃半熟，朱實纍纍，黃鶯細燕，穿梭往來於柳陰之下，鳴聲如轉箏簧，好聽已極，正對面一座高崖，偏右一面，有一所樓房，上下

兩層，共祇五間，做一排倚崖而建，石牆板門，形式直和畫圖相似，樓角上炊烟一線，隨風裊裊，散滅不停，門外設有一個兵器架子，另插着幾根長竹，樓旁一方沒草的地，豎着百十根木椿，祇是不見一個人影，周鼎心急，幾番想問，都被老頭止住，過不一會，左邊峯腰松林內，忽然飛起幾隻烏鴉，跟着林梢一陣亂動，縱落兩人，一在中年，文生裝束，一個約有二十來往年紀，腰掛一口長劍，落地往四外看了一眼。一同緩步，往樓前走去，神態甚是安詳，快達樓前，樓內也走出一個短衣漢子，見了二人，把手一拱，大聲對少年道，好朋友，果不失信，這位便是令師蕭隱君，同來赴約會的麼，少年冷笑答道，家師往遊黃山未歸，這位是我好友狄遁，新從新疆北天山動身，漫遊江南，嫌那旅舍嘈雜，知我有個別業在此，意欲借住些日，我已答應了他，煩告令師，說房主人已然回家，並還約有貴客下榻，請他即日搬場，如缺少房租錢，我還可幫助他幾個，言還未了，那漢子顏色條地一變，仰天哈哈笑道，世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你不過拿幾根破竹子，搭這麼一個茅草蓬，這山又不是你的，趙師兄好心好意，和你相商，你自不識趣走掉，事隔一年，我們連洞裏帶這所樓房，費了不少心血，莫不成還讓給你，你以前口出狂言，自稱蕭隱君的徒弟，江湖上一些年，到的確有這麼一個姓蕭的，我們沒見過，很想見識見識，誰知你祇是空口說白話，上月同了一個草包到來，被我師父趕走，是你訂約，今日你師父必來拜訪，

如今又同了一個姓狄的來，這位狄朋友，我耳朵很生，沒聽說過，看他這麼斯文，莫非武場不行，又改文場麼，實告訴你，就算我師徒佔了你的窩子，也要憑真實本領，見個高下，單說風涼話，有什麼用處，趁早回去，姓蕭的尙在人世，便同了來，如若老死，或是不敢出頭撐門面，姓申的，從此休來自找無趣，申姓少年聞言大怒，幾番想要答話，俱被狄遁止住，一任那漢子冷嘲熱諷，始終微笑立聽，毫不在意，直等那漢子，氣勢汹汹，把話說完，才文文靜靜的笑道，在下狄遁，原是新疆土著，因慕江南風景人物，來此閒遊，得與申朋友訂交，借住不借，到沒什麼，不過令師威名渴望已久，難得有此相見機會，敝省雖是荒寒邊野地方，對於來客，不問生熟，多有三分敬意，就有什大不了事，也都揖客升堂，盡其地主之誼，先禮後兵，江南文明之邦，似乎不應有此，朋友這等聲音顏色，難道貴處鄉風如此，還是令師獨門傳授呢，那漢子益發怒極，大喝道，我們不管什麼香風臭風，這裏規矩，因為草包太多，來人須在門前一百零八根罡煞樁上，和我們戶中人，見個高下，才配入門求見呢，你既這樣說，這個申林，我已和他遞過手，是我師兄馬駒手下敗軍之將，無須比了，你想見我師父不難，你快把長衣服脫掉，勝得了我曹豹，不用說話，便引你進去如何，狄遁斜視了木樁一眼，冷笑道，這麼百十根朽木樁子，還經得人在上面跳動麼，曹豹怒道，朽木樁子，這都是本山頂堅實的棗木白松，外用三道鐵箍，大半截釘在

地底，你連拔也拔他不起呢，快脫衣服，請吧。狄遁笑道，這麼結實，我倒看他不透，我那裏滿處堅冰，這種小孩玩意，還是初次見識，想不到在此反老還童，又作兒戲，就這樣陪你玩玩罷了，長衣服脫他則甚，主人房子已給你師父佔去，少時你師父肯還房子還好，不然，傷了風，連個養病的地方都沒有，多糟。曹豹因師徒屢佔上風，過於輕視來人，祇認做耍貧嘴，越聽越怒，更不多言，喊一聲好，首先縱上樁去，孤鶴展翅，擺開一個式子，連聲道請，狄遁笑嘻嘻說道，你先莫忙，這個玩意，閣下想必練了多年，不然，那有這麼中看的架子，我是初次開眼，見你這大個子，站在這一點細木棍上，風都吹不動，顯得那麼結實，實實有點懸心，我和你素昧平生，無仇無恨，何苦叫我千萬里路，跑來栽這筋斗，莫如你下來，讓我先上去，走一回試試，我要看出不行，就甘拜下風，省得受傷丟醜，你暫且耐着氣，委屈一會如何，申林聞言，直忍不住要笑，曹豹不知狄遁說的是反話，當作內怯，祇得負氣，縱下喝道，你這人怎這樣陰陽怪氣，告訴你說，姓曹的從小就隨名師習武，眼裏頭好手見得多，什麼場面都見過，文武軟硬，一概不吃，你這一套江湖口沒處使去，既這樣說，就讓你先走上一回我看，不過你要是連姓申的都不如，祇會幾手毛拳，存心來撥老虎，撞木鐘，你就認頭服輸，我也定叫你帶點記號回去，那時休要怪我手狠，狄遁聞言，仍裝笑臉，似央告非央告的答道，我一個異鄉人，你又何必這麼狠呢，實

告訴你，我不過從小在北天山冰雪裏，和大金二金，兩個老狒狒，一同長大，他教了我幾手猴拳，原沒什麼本領，你打傷我這樣一個無名小輩，於令師徒面上，有什麼光彩呢，曹豹見他面有畏色，越當是詐人朦事，長衣不脫，故示神奇，實則並無本領，怒喝道，廢話少說，再挨一會，我師父功課做完出來，你這頓打，就挨不成了，狄遁喜道，我聽說你師徒有好幾個，專講倚多爲勝，來了這多時，却祇見你這個樣的，一人在此，還當我申朋友，過甚其詞，再不就是又往別處佔人窩子去了呢，照此說來，你家還有大人，反正不見不散，那我就率性等你的師父師兄們出來，再和他當面講理吧，曹豹聽他語帶譏嘲，不禁大怒道，沒告訴你，我師父不見無名小輩，要見，得先到樁上走走嗎，你不敢交手，情有可原，不該出口傷人，今天非教訓你一頓不可，隨說隨奔過來，揚手就打，狄遁慌不迭的後退，雙手連搖說道，我是油嘴滑舌，說慣了的，你莫見怪，我這就上去，還不行嗎，隨說隨向樁前倒退，曹豹見他這樣胆怯告饒，到也不好下手，祇得停步，惡狠狠戟指喝道，你上你上，剛喝兩句，忽聽申林在旁說道，這廝如此不知進退，狄老英雄，就讓他開開眼界吧，曹豹吃狄遁一陣鬼混，怒發心浮，全沒注意申林在側，這時聽他發話，猛想起申林武功，自己尚非敵手，他既約人同來，怎麼膿包，也不會比他還弱，這廝莫非真是一個西北成名人物，心在遲疑，狄遁已退離木樁，僅有三尺，那木樁有一人來高，疏疏密密，埋在

地下，休說初次登場，便是曹豹等，久慣在樁上練習的人，也須看清落脚之處上去，狄遁竟專顧前面是的，惟恐曹豹追來打他，並沒覺查身後，還有木樁在彼，依舊倒退過去，眼看再退一步，便要背撞樁上，狄遁仍裝着無奈之狀，往對面岡上望了一望，說道：曹朋友，都是你逼我的，要不怎會在老前輩面前獻醜呢，曹豹未及答話，狄遁條地身形往上一拔，一個長箭穿雲之式，離地丈許，倒退着往樁上縱落，好似往後倒縱，沒有準頭，落處恰當中央空虛之處，隱身無法着力，縱得又不甚高，無法挽救，勢非落在樁空裏面不可，曹豹方自心快，猛聽狄遁喊道，錯了，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左脚往前一邁，彷彿腳踏實地，凌空一步跨過，踏在樁上，右脚却不老實，登了兩下，身子搖搖欲倒，連晃幾晃，方才站穩，那式子恰似一個斜寫的大字，釘在樁上，衣袂祇管迎着山風亂飄，人却紋絲不動，曹豹雖然性情粗野，原得過高明人傳授，先見他一縱，身子筆也似直，已看出他武功精奇，不是庸流，自己恕非敵手，正盼他一時大意，踏空墜落，不料人已容容易易，凌空跨到樁上，履虛若實，分明氣功已臻絕頂，不禁大吃一驚，把先時囂張矜誇之氣，去掉大半。狄遁站的是中央兩根主樁之一，粗約尺許，兩根樹立，相隔丈許，算是兩個太極圖眼，原備雙方交手前，對立接談之用，餘者樁身也有碗口粗細，可是樁頂數寸鐵包之處，才祇兩寸方圓，平銳不等，狄遁站不兩句話的功夫，忽然說聲不好，身子往右一偏，也沒



見有什麼身法動作，毫不用力，右腳橫右一落，又跨到第二樁上，左腳翹起，身子微斜，依舊一個人字，釘在樁上，過不一會，忽又自言自語道，這玩意立不住人，我還是跑一遍下去，見他家大人吧，隨說式子一收，上身不動，挨次往樁上走去，那些木樁，最近的也有五六尺遠近，狄遁既不前縱，也不橫躍，更不施展拳法身手，看去直和尋常行路一般，看不出怎麼大步跨遠，祇將雙腳微抬，便由這樁到了那樁，脚步從容，不快不慢，先走裏圈，由內而外，頃刻走遍全樁，縱下說道，曹朋友，你饒了我吧，這些根本棍子，沒什好玩，快將你家大人請出吧，曹豹雖已服他氣功，因未見他別的出奇之處，尚不知來人有絕大來歷本領，還以為會輕功者，硬功重力，多不能以並精，有心強爭體面，又恐吃他不倒，貽羞門戶，師父見怪，如就此回去通報，請人出來，又覺來人語多譏嘲，拉不下臉來，剛想拿話找場，忽聽身後有人喝道，老六，申朋友又約了高朋貴友來找場麼，聲隨人到，又跑來一個壯漢，曹豹見是四師兄俞正，正好解圍，忙答道，今日你們跟師父後洞用功，我正值班，遇見這位狄朋友，據申朋友說，是從新疆北天山請來的，說得一嘴好懈怠話，腳底輕功很好，想是個黑道上的朋友，執意要見師父，我因申朋友屢次約來的人，都言過其實，恐師父說我大驚小怪，按照往日訪友規矩，請他上樁過手之後，再去通稟，他又害怕，說不會這個，要先上去走一遭再過手，適才他上去走了一遍，又說不行，仍非見師父

不可，正要和他理論，你就來了，俞正本領，比曹豹較高，人却比他還要莽撞，聞言一看，狄道人甚斯文，含笑而立，聽了曹豹那番話，並不發怒，便接口道，朋友，我們這裏規矩如此，我師父從不輕見外人，聽說你輕功很好，兄弟也學過兩天軟硬功夫，領教一下，怎麼樣，狄道見來人又是一個無知狂妄之輩，不禁哈哈笑道，聽說你師父，是個有名有姓的人物，怎麼見不得人呢，那百十根小木棍，太不結實，如不是我，早站斷了，如何能在上面動手呢，不信我就試試，你先上去，祇站得隱，我隨後就到如何，俞正那知狄道，適才鬧了玄虛，聞言大怒，喝道，你這廝說話，怎麼如此可惡，這粗樁子，還不結實，這不過拿他當場子的，又不是兵器，難頭要他和鋼鐵一樣麼，閒話少說，快快隨我上去，要我就平地上，對付你了，隨說，一個墊步，便往主樁上縱去，曹豹恨來客挖苦嘴，心裏只管想借話回敬幾句，暗中却在留神，一聽來人屢說木樁太不結實，不能站人，方覺可氣，俞正已然縱起，身落主樁，快要沾落，口剛喊得一個來字，猛然脚底一軟，恰似踏在浮沙虛雪上面，知道不好，想要騰身縱起，已自無及，尺許粗一根主樁，忽然坍塌，驟出意外，縱未縱起，木屑紛飛中，人已墜落，連竄下兩步，才穩住身形，差一點沒有跌倒，羞憤之極，未暇尋思，脚一點地，跟着又往樁上縱去，這次勢子更猛，縱的是根有鐵包頭的樁子，雖不似紙木製成的主樁，這般摧枯拉朽，散成一堆木屑，可是樁早經狄道用金剛大力

法踏折，人一上去，立即中斷，吶吶叭拉，一片響過，俞正再也收不住勢，二次墜落下來，墜時身往下歪，恰巧近旁有樁，百忙中想用用手去扶，不料根根如此，應手立折，連斷了三根，人又幾乎栽倒，耳聽狄遁，哈哈大笑道，你師弟叫草包，你也和他一樣，我說不結實，你偏不信，現在怎樣，難爲你師父這份傳授，還不快請你家大人出來，真個要逼我做那以大壓小，上門欺人的事，叫老前輩見笑麼，俞正本就滿臉通紅，聞言益發羞惱成怒，一聲怒喝，方要發作，樓門內又走出幾個人來，曹豹見勢不佳，忙回報信，迎個正着，低聲說了幾句，意似說今日來了扎手，內中一個似是爲首之人，條地變色喝道，你兩個真不懂事，那有這樣待客之理，還不快走回去，非給師父坍台麼，曹豹諾諾連聲，向樓門內跑去，俞正也停了手，紅着一張臉說道，你這厮暗中鬧鬼，不是英雄好漢，我大師兄他們來了，少時自有你的好處，狄遁已聽出來人自知遇見勁敵，示意曹豹與乃師送信求援，聞言哈哈大笑道，你放心，我不見你家大人，任你打我，也不還手的，說時，明見那夥人走來，却偏過頭去，向着峯巒溪流，與申林比肩閒立，指點烟嵐，閒話雲樹，狀若未見，甚是安閒，俞正已從樁中縱出，見狄申二人目中無人之狀，恨得咬牙，正要答話，後來那夥人，已自趕到，爲首一個中年人，見狀知非易與，忙朝俞正，遞了個眼色，示意衆人止步，獨自向前笑向申林道，申兄久違了，記得上次分手，曾說今日必來，家師日有定課，因申

兄兩次駕臨，都是早上，今日候至過午未來，祇當申兄偶然忘却，午後牽了愚弟數人，同往後洞做工課，不料申兄信人，竟未失約，今日曹師弟應門，他爲人魯莽，必多失禮之處，望勿見怪，令師今日怎的不肯賞光，這位兄台，尊姓大名，野地不是款客之道，煩勞申兄引見，同往樓中一敘何如，申林知來人，是對頭神拳祖師錢應泰，最心愛的大弟子尤嘉，爲人奸狡，笑裏藏刀，自己爲了奪回舊業，兩次邀人，俱敗在他師徒手裏，別人口中，多有譏嘲，獨他假意客禮相待，來接去送，笑臉窮人，最是難堪，事前已和狄遁說過，當他又在假做過場，便喚道，狄老英雄，這位便是錢朋友門下高足尤嘉，話未說完，狄遁已側臉笑道，老弟，先前不是對他們說過，叫他家大人出來，我大老遠到此，祇爲借你的光，瞻仰這位江南名手，是怎樣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事完還要去至天台訪友，似這樣來了一個，又換一個的，難道他家大人，就永不出來見人麼，說完，依舊負手看山，更不答理，把對面諸人，全僵在那裏，尤嘉心中有氣，因乃師一會就出，還未發作，同來諸人，早沉不住氣，聞言微一怔神之間，全都氣往上撞。俞正首先搶步上前，戟指怒喝道，姓狄的，休得目中無人，憑你也配見我師父。來來來，一個對一個，勝得我們，自會請出我師父，與你相見，衆人也跟着隨聲附和，磨拳擦掌，搶到狄申二人面前，尤嘉尙欲暫緩一時，好在叫人，祇一會功夫，不如等師父快到時，有了把握，再行動手，正想發話，交代

幾句，略緩僵局，內中一個綽號辣手神鷗馬連的，陰毒險狠，更勝尤嘉，學的又是一身小巧棉軟的功夫，兩隻利爪，用五行砂練過三年，下起手來，又狠又快，專講乘隙暗算，傷人致命要害之處。當日一上場，便和尤嘉一樣，料定來者不善，衆人祇管亂叫陣，他祇隨同湊近，眯著兩隻兔眼，兇光內蘊，覷定狄遁，一言不發，等俞正等話完，剛要搶着上場，倏地身形往前一矮，口中輕應一個好字，話到人到，一個草上驚蛇之勢，兩手往前一伸，便朝狄遁腰間穴道抓去，兩下相隔，僅祇數尺。馬連這一手，練就多年，乘敵無備，身往前倒，又近了些，同時脚尖抓地，用力一踹，勢子真比箭射還疾，加以眼尖手快，雙爪並用，十步以內，從沒脫過空，稱得起是百發百中，更利害是啞口，從不出聲招呼，照例抓到敵人身上，才行發話，距離這近，原無不中不理。在場諸人，因乃師常說馬連，手太陰毒，將來必貽後悔，屢加語誡，誰也沒聽到他發動這快。心裏一喜，多半以爲敵人，不死必傷，萬逃不過，忽聽馬連大喝，看我，底下利害二字未喊出口，緊跟着嚶呀一聲慘叫，人從狄遁身前，斜着撞退回來，倒於就地，兩手鮮血淋漓，人已暈死過去，狄遁依然神色自如，笑嘻嘻沒事人一般，站出原處，動也未動，衆人立時一陣大亂，除尤嘉外，俱都憤怒如雷吶喊齊上，申林見他人多，方欲上前，狄遁喝道，申老弟，你又不聽話麼，快些躲開，申林依言，縱過一旁，狄遁跟着揚袖而起，也不和人對手，也不縱躍，祇是左閃右

避，像穿花蝴蝶一般，迴翔反復，往來如梭，口裏仍接口遙向申林笑道，我原說他家大人不出來，不和他們動手，偏生這孩子，性子太急，又怪我風景看出了神，懶了一懶，打算讓他估點便宜算了，想不到這裏的人，也是這樣脆弱，我不還手，都禁不起，大人見面，怎好意思呢，衆人聞言，益發暴怒，有的竟將身旁暗器取出，覷定狄遁打去，誰知狄遁，竟似渾身長有眼睛，閃躲從容，也不見得過分敏速，和走馬燈一般，一任衆人四面圍住，拳腳交加，暗器亂發，一下也未沾到他的身上，有時對面夾攻，吃他輕輕閃過，自己人還幾乎受了誤傷，狄遁笑道，我和你們玩玩罷了，你們見我讓你，還要動鐵傢伙，東西雖小，比你們却結實得多，莫要不知進退，一不留神，傷了自己，不好看呢，說時，衆人見他始終沒往起縱，意欲用暗器，四方集中，一齊上手，互相一遞眼色，各擎鏢弩在手，虛幌一招，揚手齊發，忽聽狄遁哈哈笑道，你家大人出來了，我懶得和你們玩了，聲隨人起，平地一縱十多丈高遠，向樓前飛去，聽到末句，笑聲已由衆人頭上飛渡，同時樓門內也有一人，口中大喝徒弟們快些住手，我來了，跟着飛身縱出，一來一去，差不多都是一般高遠，就在衆人聞聲愕顧之間，主客二人，已然會到一齊，敍起話來，衆人見師父出來，胆氣頓壯，忙一窩風似趕去，這時馬連，業已緩醒過來，雖還強忍咬牙，沒是出聲喊痛，但那一雙陰毒狠辣，久慣暗中傷人的雙手，一隻已是齊腕節骨折斷，青筋墳起，腫高

寸許，另手除拇指外，四指反翻拗折，竟連筋肉一齊斷裂，成了一個禿掌，僅剩點微皮，掛在上面，鮮血淋漓，即便醫好了傷，也成廢物，尤嘉終是內行，一看這傷，便知來人內功超羣，平生未見，今日之事，凶多吉少，就乃師親身臨敵，也未必佔得上風，始終沒有上前，剛將馬連救醒，恰好乃師縱出，恐衆人胡亂說話，少時越發不好下台，忙抱了傷人趕去，身還未到，來客雙方，已自動手，猛然心中一動，想起樓洞內，存有許多財貨，和緊要物事，少時師父勝了還好，敗了如何回取，念頭一轉，正遇曹豹，聽衆人亂喊馬連受了重傷，不顧看打，迎前慰看，尤嘉便朝他使個眼色，令其同回，取金創藥，給馬連醫傷，曹豹素來怕他，祇得隨往樓上跑去，匆匆給馬連上了止血定痛的傷藥，忙着往內洞去收拾細軟財物，見馬連仍是眼含痛淚，咬牙切齒，並不隨行，尤嘉暗笑他太沒骨頭，平日佔慣上風，一旦負傷，便挺不住，方要轉身，忽聽馬連長嘆一聲道，師兄慢走，尤嘉因事情說緊就緊，已然爲他耽擱些時，加以師兄弟情感又惡，實無心聽他再說閒話，忙答道師父命我二人，往後洞辦一件要事，師弟有話，少時再說吧，說完，便往裏走，馬連厲聲叫道，我死在眼前，你二人尙記着我以前的過節麼，說時情急，用力太猛，身子晃了兩晃，幾乎暈倒。尤嘉猛想起馬連來時，全是自己半扶半抱，好似一點力氣都沒有，他一身功夫，近年又從異人學會採捕之術，雖近女人，并未洩精，何致如此膿包，聞言好生驚訝，隨口問

道，你受傷雖重，何致如此，師兄弟好好的，誰又跟你有什麼過節，我實奉師命有事，一會就出來，給你上二次藥，說這傷心喪氣的話則甚，馬連猶笑道，真人不說假話，你明見對頭利害，不是想備後場，便是想趁火打劫，老頭子出時，你還沒和他見面說話，有什麼事要你去辦，你休看那厮利害，老頭子的真功夫，你枉隨他多年，也祇是得皮面，我也是前年起，替他置了外家，靠內線的牌頭，才得清楚，今日雖不定能取勝，至少也和那厮，支持個一天半日，那會隨便給人做翻，祇管放十二分的心，我們近年雖然面和心不和，總算多年師兄弟一場，我此時內傷，比外傷還重十倍，也是自己不好，先算計人，中了老頭子的鬼計，平日又傷人太多，行爲太狠，才有這場結果，否則就把我兩臂砍斷，也不會暈死過去，你當老頭子拳綽號，容易得來的麼，尤嘉先仍不耐，及聽說內腑已傷，又稱讚乃師的本領，自己相隨多年，祇是皮相，才想起馬連，昔年對人，表面上最是恭順謙和，自從前年起，改了態度，言行狂傲，目無同流，最怪是他和師父，時常借故出遊，行前往背人私語，如有要事，回來也是先後脚，好似師徒二人，並走一條道路，歸來並所獲，却又不似有所營謀，可是馬連藝業大進，師父也人前背後，不住誥誡數說，大有厭惡之意，出進仍那麼密切，其中必有原因，便答道，你這都是氣話，我往後洞，果如你所言，是防備萬一，並不知你受了內傷，有什麼愚兄無不照辦，祇莫多心好了，馬連方收了猶容，苦笑道，我



本江西綠林中人，十年前，爲一鏢客所傷，我知他是老頭子師姪，千里來投，用盡不少心機，看出老頭子私心太重，上等功夫，絕不傳人，簡直無法下手，五年前，我忽發善心，偶然用三百兩銀子，救了一家老少性命，還代他報了大仇，這人姓賈，老夫妻帶着兩個年青女兒，都有一身好功夫，自在官府手中逃出，因一向生活用度，都由我一人供給，感激非常，其實我却是忽動凡心，看中他那女兒姿色，恐他不好說話，下的苦磨功夫，日子一多，水到渠成，沒兩年老夫妻，先後身死，死時硬要將長女嫁我，我還假作了一陣，才行答應，潦草在天目山中成禮，從未對人說過，婚後甚是恩愛，尙有小姨未嫁，色比乃姊略差一些，這日我和內人三姑說起，學藝艱難，舊仇未報，許多恨事，他給我想了一條美人計，說他長兄流亡多年，生死莫卜，他父原想兩女招婿，接續香烟，非令嫁人不可，既有此事，何不叫小姨四姑，嫁我師父，同牀共枕，日子一久，總可套出真情，我知老頭子，生平不近女色，事原無效，但日前他曾說他是世代單傳，如今年逾半百，名成利就，膝前並無子息，想不到爲了武功，反斷祖宗香烟，言下頗有悔意，此計能行，也說不定，不妨試試，恰好那年老頭子往西天目去訪友，便命他姊妹，假作往廟裏進香，我找了一般小毛賊劫道，老頭子雖是多年獨脚大盜，可是不值當的，決不下手，又愛打個抱不平，遇見這類毛賊祇要見難就退，也不輕易傷他一下，遇上果然伸手將毛賊嚇退，姊妹二人，裝着嚇

破了胆，要他護送回去，路上獻進慇懃，到家又百般款待，老頭子見他兩個弱女，僻處深山，心中奇怪，一盤問，才知大的一個，有武功極好的丈夫，附近人家，都有耳聞，不敢欺負，姊妹廝守，又不出門，這次爲給死父母之冥福，才遭此事，丈夫歸來，定必登門叨謝等語，老頭子生平沒和女人長談過，見二女貌美性柔，又極能幹，談吐又好，一問丈夫是我，甚是歡喜，起初不過偶一動念，還不好意思，挾惠爲壻，經不起我百般慫恿，才活了心，老頭子偌大年紀破戒，不好意思對他老家中的姪兒，婚時，祇由我夫妻贊禮佈置，婚後仍令和我同住，上前年說帶我往北五省訪友，一去多半年，便爲了此事，我令四姑，將他絆住，假着山居怕遇強暴，要老頭子教他武功，一味裝駭賣獸，不時枕邊討教，老頭子臨老得少妻，爲美色所惑，想他速成，不惜把獨門絕招，加意傳授，有問必答，祇再四叮囑，不令告我夫妻，最後一次，用酒將他灌醉，更連生平不傳之祕，一齊說出。我這裏大功告成，方在加緊背人勤習，不知怎的，被他看破，他憐愛四姑，並未發作，對我更是不動聲色，最後向四姑說，他還精採補之術，學會了，不特男女都有奇趣，於內功更有大益，可以事半功倍，四姑略爲一學，果然，又去告知內人，四老頭子連日頗疑他代我行詐教時百般叮嚀，切勿洩露，心中內愧，又是牀第間事，本不教對我說，內人怎肯瞞我，依舊和盤托出，我正因所學進境太難，他越看重，我越要學，誰知他心陰計毒，惟恐我本領

與他並肩，仍由四姑代傳，却又不肯教完，隔些日學會一點，我夫妻祇知照法行事，最後有一次，竟破了我的真氣，因虧耗太過，至今不能復原，情知上當，已自悔無及，枉學會他許多絕招，論本領雖比你們，稍高一籌，和他比，却終身沒個指望，就這樣，我去年春天，還往江西把仇人殺掉，雪了大恨，但內功真力，已不能貫滿全身，祇能傷人，不能受傷，適才見那對頭扎手，本想出其不意，用重辣手，致他死命，加以貪功心勝，防他眼快躲過，雙手齊用，內藏變化，同時抓上，固然是死，就一手抓到，也難活命，我手已快沾身，他還未躲，以爲敵人萬難逃生，不料他那氣功，竟如此超羣，我用的力越猛，吃的虧越大，手抓到他身上，祇覺微微一軟，便似有萬斤潛力，其堅如鋼，反震出來，當時祇聽啞吶一兩聲，心腹墮的一震，指掌骨節齊斷。奇痛澈骨，心中荒亂，知道不好，連忙倒地熬着大痛，妄想把氣緩勻，那裏能夠，同時臟腑已受極重震傷，至多還能活到明日午前，你看我說這一席話，通體是汗，中氣已塌，接不上來，這藥祇暫爲定痛止血，那能望好呢，此去西天目，尚有兩日途程，我一走長路，死得更快，我夫妻甚是恩愛，去年新生一個男孩，我死之後，不論你們被人趕走也未，務望持我一物爲記，交與內人，等我兒一交三歲，便由他姊妹，同求老頭子，收到門下，從小練起，等有了根底，再遍訪能人爲師，學會驚人本領，去至北天山，找這姓狄的仇人報仇，再說今天的事，老頭子表面上忠

厚，內裏奸滑取巧，陰毒險狠，更勝於我，他如真打不過人家，讓了地方，必有一些交代的話，他妻已然有孕，所藏財寶，決不捨棄，不是事前運往西天目，也有一個後手，你操心算是多餘，最好祇取你二人自己的銀錢衣物，少管他事爲妙，不信，你就試試，我這人溝死溝埋，路死路葬，老頭子佔得上風，自是幸事，否則聽天由命，祇把拜託你二位的話辦到，別的就不用管了，尤曹二人聞悉，乃師許多陰事，把近兩年一切的疑團打破，心想師父爲人，如此陰刁，枉虔心隨他多年，所得仍是平常，曹豹還不怎樣，尤嘉已自生心內叛，不由稍變前念，更想假作防復，渾水撈魚應道，師弟放心，你說的話，我必照辦，但是今日大敵當前，勝負難知，總是多留點心的好，拚着師父見怪，也須往後洞料理一下，你且在此少停，我和曹師弟，去去就來，說罷，回了曹豹走去，馬連見他目光亂轉，知道離間之計已成，望着二人背影，猶笑了兩聲，又看了看兩隻斷手，把心一橫，咬牙切齒，猛伸四肢，奮力一振，便自氣絕身死不提，尤曹二人趕入後洞，將乃師錢應泰，平日藏貯財寶的石庫，打開一看，僅有數百兩散碎銀子，此外空無所有，才知馬連所料不差，方欲走出，一眼瞥見石壁上，滿是大小裂紋，內中一個，像隻人手，裂口比較光平，猛然觸機，忙命曹豹，到隔室取塊布來，包這幾百銀子，曹豹心粗，立即走出尤嘉將身藏弩箭，取了一枝，用箭尖插入石隙，輕輕一撥，果是活口，試再一挑起，掌大一塊頭石，應手而落，

內陷一個小洞，看出人工所爲，越猜此中有物，伸手入內一探，洞深約有二尺，大約尺半，祇摸着一圓東西，順手取出一看，乃是一個三寸方圓的紅木小盒，分兩頗輕，封閉嚴緊，製作尤爲精巧，不及開看，連忙揣入懷裏，剛將石塊安好，曹豹驚慌着走來說道，馬師兄死了，正趕兪師兄回來，說師父和那廝打了好一會，適才那廝，却吃了師父一下重的，看去還能支持，手法已慢，早晚恐怕還是師父佔上風呢，尤嘉聞言，心中一驚，便問曹豹，對兪正說什也未，曹豹道，我因聽師父要贏，恐少時招怪，祇說你在洞裏找藥呢，師父東西，想已運往外家，這點點銀子，要他何用，兪師兄就要進來，還不快走出去，尤嘉心中一慌，也忘了放下懷中之物，忙即一同走出，將庫門照舊推好，忽然想起盜寶之事，打算二次入內，將小盒放回原處，兪正匆匆進來，喊道，人都死了，要藥何用，還不去，在此則甚，尤嘉知他嘴壞，不敢當面放回，祇得耽憂走出，到了前屋，見馬連筆直僵臥，瞪眼咬牙，死狀猶厲，正商量如何處置，忽聽錢應泰在門外喝道，我已甘拜下風，此地暫借他們住上三年兩載，所有我們置辦的衣物用具，已託來人代爲保存，省得帶走累贅，誰在裏面，都給我出來，一同上路，尤嘉聞言，驚喜交集，忙答道，馬師弟多虧狄朋友今日給他送了終了，錢應泰大喝道，別的東西，好託朋友保管照料，莫非死人，也留在這裏麼，你們不會把他用被裹起擱出來，說這閒話則甚，三人知道大勢已去，師父必是吃了

大虧，被逼無奈，出此下策，那敢多留，自找無趣，好在平日除錢應泰外，餘人俱住外樓，沒多耽擱，一人用被包裹，餘二人便去各房內，搜了些散碎銀子，由尤嘉抱了馬連尸首，一同走出，一看場上，除申林狄遁外，還多着一個老頭，一們四五歲光景的小孩，也不知是敵是友，錢應泰正和新來老頭說話，四外指點，外表彷彿行所無事，若不介意，實則面容慘白，在在顯出神態勉強，極不自然，尤嘉當然不願示弱，首先搶步上前說道，徒弟們謹遵師命，底下想說幾句將來找後場的門面話，未及出口，錢應泰已接口指着老頭，對三人說道，這位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老英雄陶元耀，上前見過禮來，三人見禮通名之後，錢應泰便向陶狄二人拱手說道，今日多承二兄相讓，但這蝸居雖小，頗費小弟一番心力，內中零碎東西甚多，暫時不及攜帶，好在向人借房，自有俗例，怎交怎還，務望二兄與房客代小弟好好保存，異日歸來，原物見賜，便足感盛情了，狄遁笑嘻嘻道，地主原本姓申，足下却說是添蓋佈置，費却不少心力，適才也曾言明，請你拆去，仍還姓申的原樣，足下又嫌麻煩，陶老英雄，我不知道，小弟遊罷江南，便要北歸，足下再來，又不說個準年月日時，那能在此久候，我看房是申姓所租，我却是居間人，有道是無中不成約，小弟家住北天山，上雲頂，如不嫌遠，到了足下索房之時，枉駕一遊，先尋我這中人，由我相陪足下到此，令申姓交房，免得陶老前輩，世外之人，爲此無謂之事勞神，你道如何，

錢應泰明知這兩人，那個也奈何不了，開脫一個最利害的，異日報仇，或較容易，聞言正合心意，冷笑一聲答道：「今日若非陶老英雄光降，足下這個居間人，作得成否，尙難說呢，並非姓錢的怕事，既然足下願意獨任其難，至多三二年的光景，我必親往北天山拜訪便了，後會有期，行再相見，我師徒走了，說罷，帶了一干徒黨，揚長而去，這事遠因，也由馬連用美人計而起，錢泰老來娶妻，甚是寵愛，因嫌故居，離西天目較遠，欲在西天目附近山中，尋一風景清幽之所，建一別業，以便常與少妻相見，以娛晚年，派衆門徒，四外尋找，久無合意之所，這日尤曹二人，又出相地，無心中找到這所崖洞，地名千松岩，申林奉乃師蕭隱君之命，就崖洞外，蓋了幾間草廬，奉母隱居，如若在家，見面言明，也可無事，偏生申林同了老母，往朝普陀，一去月餘未歸，因所居四外山高水險，人跡不到，又無什值錢重要物件，僅將一些零星用具，放入洞中，用石封閉而去，尤曹二人見那裏山青水秀，風物佳美，忙喊乃師來看，先還不知主人深淺，未肯造次，後命門徒連守多日，不見人回，又發現洞內，藏有不少破舊書籍，以爲是個隱居山中讀書的寒士，定是出門謀幹功名，所以不見回轉，去過幾次，越看越中意，又經門人慫恿，決計遷入，滿擬主人回來，好歹俱有法應付，誰知剛把雜物歸置，打掃清潔，率了十幾個親信門徒，遷移過去，住了幾天，正商量起蓋屋宇，申林母子，忽然回轉，遙觀有異，獨往一探，見洞被多

人佔據，草廬已然撤毀，又驚又怒，當時恐驚老母，沒有則聲，竟自暫回，將母送到三友家暫住，重往理論，本就一肚子沒好氣，頭一個遇到的，又是曹豹，幾句話一說疆，動起手來，好漢終打不過人多，何況俱是能手，末了爲尤嘉所敗，尙幸道出乃師名號，未遭毒手，却也受辱而去，錢應泰因兩下已然破臉，無法好說，又聽說是江南大俠蕭隱君的門下，先頗耽心，後來申林兩次尋師未遇，約來的人，還未和正主交手，便自打敗，這次又說必請帥父前來，錢應泰見他無什驚人本領，誤以爲是假借名頭，便沒在意，當日又值三六九傳授門人武功之期，祇曹豹一人，循例值門，餘者俱在後洞，互相過手練習，恰值申林遍尋蕭隱君不見，無意中路遇乃師生平唯一畏友，新疆北天山飛俠狄梁之姪狄遁，聞悉此事，大是不平，立同申林來到千松岩寒花嶂找場，索回故居，正遇曹豹，狄遁幼從狄梁父子多年，已具劍俠本領，不屑與他計較，祇略顯了點身手，用內家氣功踏碎罡煞樁，原想對方知難而退，引出正主，善讓了事，誰知兪馬等人。不知進退，馬連更是陰毒，妄想辣手傷人，狄遁早看出他不是善類，又見對一個素昧平生的人，下此毒手，平日積惡可知，有心除他，不動聲色，便就來勢略用真力，將他兩手指掌骨撞斷，臟腑震傷而死，錢應泰後洞聞報，說有人踏碎木樁，知來勁敵，心中大驚，連忙趕出，見衆門徒圍住一人，追逐亂轉，暗器連珠般亂發，却是沾身不得，喊聲不好，忙從場中縱起時，狄遁也自見他走出



一看步法，知是正主，也縱起身去，兩下對面，狄遁說了姓名來意，因馬連這一暗算，把他師徒，至看作了大惡匪徒，改了初意，話頗挖苦，似說他不該倚多爲勝，仗勢欺人，錢應泰早望見馬連受了重傷，知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但還沒想到狄遁，與天山飛俠狄梁父子是一家，冷笑一聲答道，我當初到此，原因空無居人，又是兩間破草蓬，連候月餘，荒山之內，有什地主，不見人來，就此建房遷居，姓申的回來，如若好言相商，誰讓都可，他偏要恃強動手，才給我門下趕走，三番兩次，約人來此，並說他是蕭隱君的徒弟，同來的人，却是廢物，爲想見蕭隱君一面，手下留情，每次均讓他全手全脚回去，不料今日又約你來，未見主人，先用重手，傷我門下，這雖怪我門下，學藝不精，但足下爲人助拳，不按江湖上的規矩義氣行事，也難和你再講情理，不是姓錢的誇口，休說足素昧生平，從未聽人提過，便是姓申的，把他師父，和天下成名英雄到此，祇要勝得我過，立時情甘奉讓，家都不回，轉身就走，否則我祇好請你，和姓申的委屈些時，等姓蕭的親來，再說了，狄遁冷笑道，我到此也曾按客禮求見三次，你那些徒弟蠻不講理，一見面便想用毒手傷人，我恐他們挨不了打，偷偷打人，便宜總是佔慣了的，我正看山，來不及躲，心想讓他打一下吧，不料佔便宜也沒學到家，恨不得一下把人抓個腹破腸流，雙手並用，連吃奶的力氣，通運到兩隻手上，自己發力太猛，頭重腳輕，虧我沒躲，要是躲時，他這

連身飛起，一頭猛衝，怕不撞在那座小山上面，鬧個腦漿迸裂，才怪，我因見你徒弟，如此脆弱，不但不能還手，連挨都挨不得，後來他們一擁齊上，以多爲勝，他們又不住手的，把箭亂丟，全沒一點準頭，那些玩藝，分兩狠輕，打中我不要緊，誤傷了他們自己人，不是玩的，嚇得我連躲都得看準地方，以免再碰倒一個，或是磕傷那裏，本家大人出來，不好意思，直害得我提心弔胆，鬧了一身雞皮疙瘩，好容易盼到你這本家大人出家，正要說理，讓你管教管教這羣孩子，怎到說我動手傷人，問問他們，幾見我還過手來，你沒見我適才和捉迷藏一般，被他圍住亂躲麼，錢應泰羞惱成怒，再也聽不下去，搶口喝道，姓狄的，你爲人一拳，閒話少話，今日之事，勝者爲高，我不能壞我這裏規矩，讓你三拳，請吧，說時衆門徒已從場上趕到，錢應泰見申林，仍立遠處，正負手緩緩走來，態甚暇逸，不由遷怒，向衆徒，使了一個眼色，意似休放他走，衆徒會意，有兩個便要迎上前去，狄遁見錢應泰，強忍怒氣，臉脹通紅，雙手往下一垂，並不展架式，二目神光足滿，注定自己全身，連聲道請，衆徒目射兇光，怒視自己，恨不得生吞下去，便點他道，事由我借姓申的房而起，事已到我身上，與他無干，他是你敗軍之將，祇把我打倒，他跑不了，無庸足下這般丟眉做眼，引人發笑，錢應泰心事被他道破，忙喝衆徒道，你們不許亂動，早晚聽不了他，狄朋友請吧，狄遁哈哈一笑，仍是長衣閒立，並不打將上去，祇用手朝錢

應泰，離身三尺，虛拍了三下，說道，三招已承讓過，請吧，錢應泰見狀，疑他用的百步打空真力，恐是勁敵，雖未閃躲，暗中却用真力，虛迎上去一試，並無所覺，知是逞強，不願實受讓拳的話，一聽說請，早已蓄勢相待，道聲得罪，反左手走裏圈，迎面一幌，縮回護腰右手，同時連續橫推出去，雙脚大丁字步，右脚前探，身一却隨左脚，往後一坐，兩下相隔，反到遠了半尺，狄遁見他開場，祇擺一尋常架式，知他重視自己，先發虛招，以退爲進，表面上彷彿主不佔客，看去尋常，暗中却藏有三環套月的解數，敵人稍爲外行，冒昧進招，這一解三二二十四招，招招精奇。休想逃得毒手，乃南宋八大祕傳之一，當年名震天山南北的老少年神醫馬玄子最精於此，以前在叔父家中相遇，曾經細說，深悉他的微妙，否則就憑自己這一身氣功，縱不致吃他的虧，如不知細底，應付起來，手脚稍慢，豈不叫旁觀的人笑話，存心嘔氣，當時也不叫破，仍裝不知。施展家學嫡傳，兩腿交叉，往下一蹲，成一反八字步，雙手反掌交叉，喊一聲開，往外用力一分，亮掌向敵，上面大開大敞，底下脚步，却被長衣擋住，形似一個短頭的十字，釘在地上。錢應泰滿擬他必進攻，立可變招換式，施展生平絕技，致他死命，見他也祇亮了一個架式，雖沒看透是什家數，但那兩手分時，呼的一聲，風響，直似有千百斤力量，形態又是那麼淵停嶽峙，穩若泰山，知遇勁敵，非同小可，祇得喊道，朋友請進招吧，狄遁仍故意嘔他道，我生平祇會

挨打，不會先伸手打人，我又千萬里路跑來，沒的又道我上門欺你，錢應泰無法，祇得把前式改守爲攻，移形換步，表面仍用常招，左脚前探，右手收回，同時左手一擋掌，朝狄遁胸前橫斫出去，這一下敵人無論多乏，也決不會打上，但他暗中却藏有許多變化，祇等敵人用手一架，立即收回，將那三環套月一解二十四絕招，施展出來，所以發時，祇用了一二成力，誰知掌發出去，狄遁既不招架，也不躲閃，錢應泰因狄遁一來，便將百零八根罡煞樁，踏成粉碎，隨用氣功，撞傷馬連，早料是個硬功夫高手，見他不躲不架，竟如無覺，疑又存心賣弄，暗笑你單憑這點苦練的硬功，便想班門弄斧，我須不比馬連，今日且教你帶點傷走，說時遲，那時快，念頭似電一般轉過，早把全身真力，運到左手五指上，等掌近敵身，不過寸許，猛喝一聲着，改斫爲戳，左手當中中指，用了七成勁，往外一甩，照準胸口氣穴要害之處戳去，勢絕迅急，錢應泰雙手用五行砂，苦練過多年，所戳又是要害，越是硬功好的人，越禁不起，這一下如被戳上，不死必帶重傷，破了真氣，哮喘數年而亡，旁觀人十九以爲狄遁驕敵自傲，此時雙手平分，門戶大開，萬來不及收回招架，必中無疑，方張着大口，準備喊好，誰知狄遁靜如泰山，動如掣電，錢應泰快，他比錢應泰更快，錢應泰眼看三指戳中，猛見狄遁，身子不動，胸前往裏一凹，指夫一虛，連衣服也未沾上，剛暗道一聲不好，就這剛看見敵人胸往裏陷，一瞬息間，狄遁雙掌，已然同

七

時發動，右手由側裏，帶着風聲，朝錢應泰左肘，橫推過來，跟着左脚向前，蹲身上步，左手葉底藏花，便朝脇下點到，招並不奇，可是身法靈妙，運用神速，真沒法躲，幸是錢應泰，久經大敵，功夫純熟，步法穩練，真力能發能收，當時急於收功，上面雖運用全力，發出去時，却留了三成力量在腕上，一戳不中，更不再進，見敵人掌朝左肘推來，躲既不及，力又上重下輕，如被推中，祇往側一歪，右手不及施爲，左半身全交給了敵人，非敗不可，忙把氣往下一沉，先將身子站穩，就勢收回左掌，反肘往外撞去，同時右掌分花拂柳，往上一撥，恰將狄遁左手這一招架過，未被打中，可是左肘吃狄遁這一推，身已微往右晃，撞處似重物猛擊了一下，隱隱發麻，不禁驚了一身冷汗，那敢絲毫怠慢，手已交上，忙把三環套月中，圓，轉，柔，屈，勾，搭，磨，推，撞，打，切，戳，斫，削，點，拿，剪，破，迎，送，灣，環，動，盪，二十四字解法，一招緊一招，施展出來，狄遁見他適才上當，未吃大虧，知非易與，因有名手在側窺伺，安心炫露，又想觀查敵人深淺，先是一味仗着身法靈活，手疾眼快，祇禦不攻，和他周旋，不遇良機，決不進招，不料錢應泰武功已到上乘地步，盛名之下，驟遇強敵，一見情勢不妙，逐步留意，把看家本領全施出來，狄遁成竹在胸，以爲對方掌法，早所熟練，按招應付，綽綽有餘，數十照面過去，見無變動，未免稍爲大意，錢應泰先也以爲他不懂自己這一套神奇掌法，加意施爲，

以冀必勝，時候一久，留神細看敵人，竟似個中能手，益發戒懼，故意打完一套又一套，看出狄遁想懈怠自己，多耗精力，祇守不攻，虛應故事，出其不意，猛一變招，賣個破綻，暗用一個最神奇的絕招，居然打了狄遁一掌，狄遁幸仗內外功精純，見勢不佳，這一掌雖以躲過，率性賣他一下，人並未傷，却將狄遁招惱，故作吃虧，手法略緩，暗中却將煉就內家勁氣，運用停妥，然後喝道，錢朋友你這三環套月，二四掌法，我已領教兩三遍了，適才又讓你一掌，客禮盡到，還不物歸原主麼，錢應泰適才那一掌甚是狠辣，如換常人背骨早已碎裂，敵人祇身形略晃，便即回手招架，打中時反震之力甚強，後來雖略緩，步法身法，一絲未亂，而且敵人始終敷衍招架，深淺莫測，料定自己已落下乘，格外驚心留意，聞言知狄遁要轉守爲攻，大顯身手，如若反相讓，少時戰敗，反更不好落台，耐着憤怒答道，足下本領高強，錢某自非對手，讓房不值一說，但是足下客氣太過，老是相讓，現在靜等領教高明，使我師徒，一開眼界，立時就走，你我何必多費手脚，就請大顯奇能絕技，早了此事如何，狄遁笑答道，既如此說，足見高明，我祇好獻醜了，說時恰值一招接過，條地長嘯一聲，憑空一個獨鶴沖霄，縱起七八丈高下，在空中一個轉側，雙手平分，頭下脚上，餓鷹擒兔之勢，箭一般往下落來，武家如非避人殺手，最忌全身懸空，無法着力變動，何況又在大敵當前，雙方交手吃緊之際，無故縱起，又縱得那高，變成敵

靜我動，全身皆在人算計之中，按理不等落地站穩，準吃大虧，衆門徒看了，方自駭笑，以爲必敗，錢應泰却真識貨，一聽敵人，說聲獻醜，便知不比尋常，果然身隨人起，直上高空，一看來勢，正是狄氏門中五禽七獸的身法，知道這武功，非內功精純，到了劍俠地步，不能煉成，學成之後，身輕飛鳥，力逾猛獸，單這開頭一招，就藏有好多神奇解數，敵人認做破綻，進攻越速，越易上當，乃天山飛俠狄梁，當年在北天山，苦煉內功，每日體會當地靈禽猛獸，飛馳動鬥之形而得，外姓徒弟，祇傳了兩人，一名韋耀，久在新疆保鏢，一名韓岷，會到過南方，與己相熟，曾說過此中微妙，他和韋耀，祇得傳十之二三，生平已少見敵手，見狄遁一施展，這才想起，來人姓狄，又自新疆到來，定是天山狄梁子姪無疑，不禁大驚，知再不見機，還手必敗，數十年盛名，立時付於流水，那敢迎禦，心氣一寒，忙即飛身往側縱退，口中大喝，朋友且慢，我有話說，說時遲，那時快，狄遁已自空中飛落，離地不過三丈高下，見錢應泰避開，知被看出利害怯敵，安心要他現眼，裝未聽見，就着下落之勢，潛運氣功，一換身法，往側一偏，兩腿一屈一伸，一個雁落平沙之勢，就空中改變方向，朝側面錢應泰縱處飛落，衣袖飄飄，身法靈奇，直和飛鳥翔落一般無二，衆門徒方始看出利害，錢應泰脚才沾地，狄遁已自追到臨頭，雙手一拳，施展辣手，往下便抓，錢應泰見對方不聽招呼，仍是追來，衆目之下，其勢不能再躲，眼看危

急，祇得咬緊牙關，身子往後一仰，背心着地，手足雙拳，準備拿出看家防身本領，用十六式救命八輪，先支持過去，再行認輸，以免受傷，更不好看，剛往後一倒，百忙中忽然一條灰色影子，由岡坡那一面飛來，其疾如箭，轉瞬到達，恰與狄遁雙雙落，錢應泰目力敏銳，看出又來一人，竟與狄遁來勢不相上下，朋輩中並無一人，有此本領，料是敵黨，知難倖免，一時情急，方欲喝罵，忽聽兩聲哈哈，眼睛一花，兩個敵人，似已撞上，各把雙手一舞，拍拍兩響，兩條人影，已隨笑聲飛落兩旁，各抖一抖衣袖，從容緩步走來，同喊朋友請起，錢應泰驟出不意，心神一愕，竟忘起立，仍躺地上，作勢相待，聽人一喚不禁羞了個面紅過耳，縱起注視，後來的是一個老頭，同時岡上，有一小孩往下飛跑，還未到，也不知是敵是友，方欲詢問，申林已自趕來，跪在老頭面前行禮，口稱師父，知道不好，老頭先發話道，錢朋友，小徒無知，不該出門日久，不託人照門戶，致有今日之事，聽說足下要老朽親來。始允交還，他兩次黃山俱未尋到，不料狄世兄萬里壯游，無心相遇，同來領教，老朽也得信趕到，適才之事，俱都親見，幾位高足，也委實有些失禮之處，事由兩誤，難怪一人，如今勝負未分，尊意如何，錢應泰定神，想了想答道，蕭老英雄大名，久仰多年，本欲借題見面領教，才有今日之事，但是適才已和狄朋友說明在先，勝者為強，這勝負未分的話，祇可騙那小孩，在下已非狄朋友對手，當然奉讓，那還有



什話說，狄遁插口笑道，足下此言，足見高明，但申老弟寒素舊居，僅有茅屋三間，現被足下，將他修治一新，始行相讓，受了已覺有愧，何況裏面，還有賢師徒不少財貨衣物，作何處置，自來房客讓房。原無當時就搬之理，雖說房主催房，已好幾次，不能怨他魯莽，但多的已被挨過，也不忙在一時。莫如由我與申老弟商量，令他暫緩三日遷入，以便賢師徒從容遷移，免得忙迫，遺什珍貴之物，我們担待不起，錢應泰聽他仍是語含譏刺，不由氣往上撞，猶笑答道，狄朋友，閒話少說，我當時也曾說過，我如不勝，領了徒弟，當時就走，祇爲蕭老英雄初見，少不得寒暄幾句，丈夫一言，如白染皂，你當姓錢的，也是一個小人麼，說走就走。決不回頭，至於我師徒那些零碎東西，暫時何用拿走，自然連房子，一齊交付你們，有勞暫時代爲保管，還是那句話，勝者爲強，今天既然交付，異日自會來取，如無此力，我姓錢的，永不出世，說到末句，便往樓門前跑去，喝令衆徒，速出偕行，這時周鼎，已從崗坡上跑到。蕭隱君見狄錢二人，口舌相爭，方欲攔勸，錢應泰已至樓前，知他無法下台，想了想不再言語，一會錢應泰將徒衆喚出，作別自去，行時側目舊居，似有愁容，蕭狄申三人，隨帶周鼎，同去樓內，申林見舊居煥然一新，洞中陳設佈置，尤極精美，便向蕭隱君，恭身請道，弟子寒士，怎住得這地方，意欲請示師父，將他遺物封存一處，拆去洞內外裝修樓房，仍還原樣不知可否，狄遁笑道，兄弟太迂了，他這

俱是不義居積，我等受了無愧，何況你上有老母，無以為養，依我之見，他師徒目中無人，安心在此長住，洞中必然藏有財貨，我們可將他搜出，用作老母甘旨之需，有餘則用以濟貧行善，祇要志一心專，何在此區區外物之誘呢，老前輩以為如何，蕭隱君也說道，現時別無善地可居，暫時祇好如此，到不必拘執之小節，可乘今天還早，速將令堂接回，我還有事呢，申林應了，又去張羅茶水，狄遁道，這裏的事，你不必管，天已不早，你先接老太太去吧，我看那廝走時神情，必有要緊東西，不及帶走，本人吃我拿話僵住，或者無此厚臉，難保不令門下孽徒，來此滋事，我和老前輩，還須細細搜他一番呢，申林領命自去，蕭隱君隨令周鼎，向狄遁見禮，並問他還想回家不，周鼎在崗上，先見狄遁本領，已是十分歆羨，又覺蕭隱君的本領，比狄遁還大，能從岡上一縱，便到天空，和鳥相似，亟欲從學，那裏還肯回去，拉着蕭隱君的手，直說我願學本事，不回去了，明早給我爹爹送個信去吧，蕭隱君點頭笑道，那個自然，但我住在黃山始信峯絕頂，天風高寒，你此時還禁受不得，你且隨適才走的申師兄，暫住這裏，先跟他學上兩年，等筋骨熬練得有點根底，再隨我住一齊，我稍有閒空，必來看望，就便傳授你二人的學業，祇要好好用功，必有成就，周鼎福至心靈，說什麼也要相隨同往黃山，不願離開，狄鼎笑道，此子天分骨格，均非尋常，既有這等志氣，我送他一丸靈藥，足禦風寒，老前輩率性成全到底，就帶他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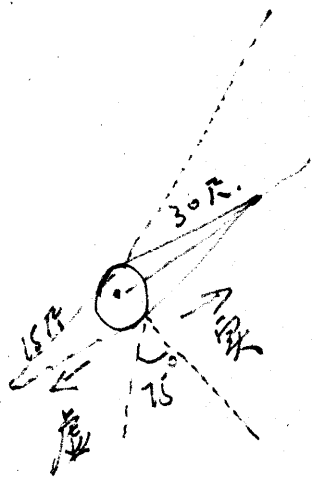
吧，說罷，遞了一粒丹藥過去，教周鼎行了拜師之禮，改稱師父，跪領教益，蕭隱君摩着周鼎的頭說道，你年太輕，有許多話，都不到說的時候，黃山頂上太冷，本禁不住，偏你機緣遇合太巧，既得我爲師，又得了狄家三陽換骨丹，真是幾生修到，此丹由我收存，到了黃山再服，我們還有事辦，可起至那旁坐定，後早隨我同行便了，周鼎諾諾起去，蕭隱君隨向狄遁道，我日前聞得人言，錢應秦得了一件異寶奇珍，你適說他走時神情可疑，今晚定有人來，所料確是，我們且去內洞一看，說罷，二人同往後洞，搜尋了一會，僅發現那座石庫，和所餘數百兩散碎銀子，別無所得，就現成飲食，弄了些，正往外走，周鼎初次拜師，頗知敬畏，因師父未令同入，仍坐原處，等了一會無聊，起身閒暖，無心中走經門側，一眼看到溪旁柳陰中，似有兩人影一晃，忽動靈機，仍裝未見走過，暗中伏身門側，往外偷覷，果見兩人藏在柳樹後面，正往樓側掩來，頗似錢應秦的門下，恐被警覺，忙往後洞送信，才進洞門，便蕭狄二人走出，匆匆一說，狄遁聞報，首先飛步往外跑去，到了門外，不見有人，縱往崖頂高處，四外查看，祇見斜陽在山，暮靄蒼茫，林鳥啁啾，崖花自落，仰視天空，正有一行白雁飛過，銀羽翩翩，映着斜日迴光，分外明潔，崖角飛泉兀自湯湯發發，下注不已，空山晚景，到甚幽靜，却不見一點人影，照那地勢，和自己目力，絕無遺漏，崖前一片廣場小溪，離對面高崗頗遠，溪旁林木，行列不密，來人又是沿

溪向岸側繞來，與對岡背道而馳，自己一得信就縱出，即便他事前警覺逃避，也來不及，所經之處，離樓側石崖已近，無可藏伏，一覽無遺，料是小孩眼花，蕭隱君也跟蹤走出，見狄遁人在崖上，也沒做理會。攜了周鼎，逕直向發現來人之處走去，目不旁視，甚是從容，狄遁見那一帶俱是沿溪平地，僅有三四丈大小一塊石頭，像是人工鑿成的假山，通體碧油油，滿佈苔蘚，上下種着數十株小松，形雖玲瓏，却是一塊整石，並無洞穴，出時因那山石，正當奸細來路，首先注目，並無所見，看隱君師徒，業已行抵石前，注目地上，掀髯微笑，似有所獲，心剛一動，隱君已在點手相招，忙縱下去，未等張口問訊，隱君指着山石來路一角，悄聲說道，來人已經入洞，照他這等性急，或已到了內洞，人還決不止兩個，但他所行之路，必多曲折，趕去定來得及，石庫內近左壁處有一石筍，極好藏身之所，你可先趕進去，開了庫門，藏身石筍後面，靜以觀變，我略做點手脚就來，狄遁朝隱君指處一看，苔蘚上面，留有幾個人手指印，印旁微有半圈縫隙，爲碧苔擠滿，非近前諦視，決看不出，苔也新剝落了一些，恍然大悟，一點頭，回身往樓內，如飛跑去，隱君隨就溪旁碧柳折了一枝，在石前地皮上，畫了幾十下，周鼎聽說奸細，已然深入，奸生狐疑幾番想問，俱被隱君止住，直等畫完，帶了周鼎，走回樓內，才說道，那假山乃以前人自關的一條地道，人已由此進去，我用柳枝畫的是奇門遁甲，這些事，將來自會明白，如

今來人歸路已斷，由我們捉，跑不掉了，可隨我去看活把戲吧，一邊說一邊走，一會到了裏面，推開石庫進去，狄遁仍藏石後，奸細尚未到來，重關好庫門，一同伏身石後相待，約有刻許功夫，周鼎年幼，已覺不耐，忽聽石壁內，隱隱有人，敲了一響，隨又不聞聲息，過不一會，又響兩聲，似這樣響過三次。別無動靜，耳聽隱君悄聲說道，你人小，石笋右側有裂孔，你蹲身下去，便看見了，好細一會就由石壁上跳出，不要則聲，將他驚走，就沒好戲看了，周鼎大喜，忙蹲身下去一找，石壁上果有指許寬一條裂口，可看外面，伏孔一看，壁內又起響聲，比前稍大，停一會，右側石壁上，忽有一塊一尺方圓的石頭，無故離壁自裂，往外懸出，並不下墜，兩晃又縮回去，合上不動，開合之聲甚微，看去依舊嚴絲合縫，壁上本有無數冰紋，有的紋縫，比此還粗，如非當時留神注視，必被混過，不易找出，端的細密已極，這次等得時候較久，約有盞茶功夫，那塊裂石條地凸出石片甚薄，好似石後有柄，懸空掄了兩轉，便往壁裏縮進，壁上立現一個大洞，跟着突出半截人身，細一看竟是一把刀，裹着兩件衣服，刀頭上挑着一頂小氈帽，並非真人，出出進進，晃了三次，收了回去，這才由洞內跳落下一個人來，看去年紀約在二旬以外，並未帶着兵器，手裏祇拿着一個數寸長的鋼鈎，落地往四外掃了一眼，便往左壁奔去，身法甚是靈巧，到了壁前，好似找不到地方，連用手中鋼鈎，就壁間現成裂縫，撥了兩處，大小裂縫

，俱無動靜，最後才得尋到，鈎啓處拳大一塊石頭，應手而起，壁間又現了一小穴，來人忙將石和鋼鈎，併入左手，右手伸入穴內，掏摸了一陣，縮將出來，面上頓現失望之色，怔了一怔，奔回原縱落處，伸手朝裏一招，跟着便有一人探頭出來，悄聲問道，你找到地方了麼，先一人愁容答道，地方找到，東西丟了，這可怎好，後一人聞言，面容驟變，驚道，都是你貪功討好，師父皮氣古怪，今日又在怒火頭上，他已一口斷定，藏寶地方隱秘，即便敵人在此，住上三年兩載，如若不知細底，也沒那巧發現的事，真拿我三個當心腹人，自己又不便來，才行說出，這東西他愛如性命，來時那麼千叮萬囑的，如不給他盜回，難免疑心是你吞沒，我和尤師兄沒有下去，還不怎樣，你却如何交代，先一人冷笑道，這老不死的，事事私心，我們跟他多年，休說真功夫，不會得到傳授，平時連真話通沒幾句，這裏搬來，並不算久，竟會被她安有一條地道，如非今日用上，誰也當他是座假山，誰知道下面有路可通洞後呢，並且岔道有好幾條，弄巧還有別的把戲，都說不定，多年師生，按說情如父子，既然庫中藏有這樣異寶奇珍，就該早說，我們如早知此事，適見情勢緊急，比時雙方話未說僵，主人仍是我們，不大點東西，隨便着二人入庫，就拿走了，偏要這樣鬼鬼祟祟，自己拿人當賊，才出這事，怨着誰來，後一人道，閒話無用，東西不在，想已被對頭事前取走，你看可有什痕跡麼，先一人答道，那有什麼痕跡，後一人道，

照師父說他發現原先這裏，是前朝大盜窟宅，洞壁內除地道外，有許多空洞時，看出房主人，雖在此地久居，一無所知，連這石庫，都未開過，對頭今日新來，至多發現石庫，這些洞穴，大大小小，有好幾十處，又有滿壁裂紋，虛虛實實，魚目混珠，藏寶之處，更是兩層，外人就是尋到，也當是個實心的，況在倉卒之中，決難發現，如今他多年積聚，和庫中所得之物，早已運走，祇這件寶貝，不捨交人，他放心大胆，坦然就走，也由於此，那兩對頭，把他小孩一樣看待，定然敢作敢當，取了決定不賴，如已取去，到也罷了，聽你所說，並未取去，這却怎好？先一人憤道，反正於心無愧，管他呢，回去實話實說好了，你且躲開，待我上來好走，狄遁聞言，方欲縱出擒拿，吃隱君一手捂着周鼎的嘴，另一手將他拉住，不令出聲行動，後一人聞言，並未讓開，出聲却是更低，悄道，這東西丟得奇怪，日裏師父敗前，我進樓看小馬，正遇曹師弟走出，說尤師兄在裏面，給馬師弟取傷藥，說完，便慌慌張張，往裏跑，這時小馬已死，他二人怎會不知，况他傷處，藥已敷滿，外屋藥未用完，還往內裏取藥則甚，師父命他同來，原是互相監察，誰都知道，他却說這類事，人不宜多。<sup>4</sup>願在入口巡風相候，地道隱祕，何用巡風，這時我把前後一想，頗似早知寶物已失，有心避嫌，讓我二人，搯這一口黑鍋神氣，你人心直口快，性情太暴，出去見了他，先不要說，曹師弟人易哄，先見他套問明了虛實，再去稟告師父，免他抵賴，



你看如何，先一人聞言，暴跳道，這定是他做的無疑了，怪不得他路上屢次和大家說，早知如此，還不如先到後洞，打開庫門，作個準備，省得便宜外人，原來却是自己鬧鬼，言還未了，後一人忙低喝道，金老弟，這是什麼地方，你還當是自家的麼，快走吧，對頭利害，莫被驚覺，討了苦吃，又給師父丟人，說罷，縮回壁內，前一人也跟蹤跳入，壁上沙吮兩聲，那帶柄的石塊，又從洞內突出，略一轉便合了筭，將壁洞閉上，仍復原樣。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還珠樓主：冷魂峪  
 還珠樓主：峨帽七矮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還珠樓主：黑孩兒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一三五二一十一五二一  
 一 十 十五 五 一 一 三 三 一 六 三 二 一 十 一 五 二 一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武俠長篇

雲海爭奇記 第一集

基本定價金圓

著作出版者 還珠樓主  
 正氣書局  
 正氣書局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〇六三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CHIBCO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紐約特約所 KIN KWOK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翻  
印  
必  
究

定價

還珠樓主著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版  
權  
所  
有

109/8-30